愧生丛录

（民国）李详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愧生丛录

(民国)李详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愧生丛录/李详著.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

ISBN 7 - 80643 - 274 - 4

Ⅰ.愧… Ⅱ.李… Ⅲ.随笔 - 中国 - 民国 - 选集 Ⅳ.Z4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042 号

愧生丛录

编著者	(民国)李详 著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刷者	盐城市印刷厂 邮编:224001
开本	大 32
印张	4.25
字数	105 千字
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80643 - 274 - 4/Z·20
定价	6.8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李详(1859—1931年),字审言,一字慎言,中年后号百药生,字窳生,又更为愧生,自署䶮叟,清代江苏兴化人。曾任江苏通志局协纂、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等。李详以骈文知名当世,而考据、金石、目录无所不通,生平著述多笺注之学,以及札记等,为扬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文选学著述五种》、《楚辞翼注》、《文心雕龙补注》、《世说新语笺释》、《颜氏家训补注》、《汪容甫文笺》、《笺注杂存四种》、《学制斋文集》、《愧生丛录》、《药裹慵谈》等20余种,多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李审言文集》中。

《愧生丛录》6卷,是一部札记体裁的论学著作。略仿王应麟《困学纪闻》、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之例,以考订经史、辨章学术为旨归。或考释诗文,或笺校词语,或辨正史实,或月旦人物,或述评典籍。如卷一第47条"仿宋本《河岳英灵集》,秀水高叔迟行笃写样付镌,中多讹夺。如'神女智琼',误作'琼智'。'刘慎虚惜其不陨天年,至碎国宝',今作'不陨天碎国宝',脱去'年'、'至'二字……"既揭示刻本情况,又勘正讹误。再如卷二第16条"钱(大昕)学之博,非戴(震)君所及,少詹且甘之……是钱大过人处"。品评人物,多独到之见。又如卷一第85条,记《扬州画舫录》初印本之情况,得《江都县续志》之印证,可考见《扬州画舫录》之版刻源流矣。至如全书以《文选》印证诗文,考释词语典故,阐述文学思想,触处可见,此不赘述。要之,本书胜义叠见,有益学林。

全稿陆续写定，光绪戊申年(1900)曾于金陵刊行二卷，即家刻二卷本；部分条目曾刊登于《国粹学报》；后续有增订，李详晚年自订为《愧生丛录》四卷《续录》一卷，《续录》部分在民国25年(1936)由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刊登于《制言》杂志，并印成单行本。李详哲嗣李稚甫教授，据清稿编订为6卷，收入《李审言文集》中。兹据《李审言文集》本重新排印，以应学界之需。



目　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自　　序

余于乙未丙申之间，得病几殆，日率懒卧，因以瘑生自号。名其文曰《瘑集》，诗曰《瘑作》，笔记曰《瘑记》，讫于病已，未改此号。今昔呻吟之中，不废观书，虽至饔飧告匮，此志未辍。每日夕篝镫，瞪目属思，若有所之。孺人握针管为儿辈补纫衣履，偎坐其侧，辄以他语乱之。一夕，拥被卧矣，持《世说新语》就镫观之，得《假谲篇》王文度弟阿智事，有"方知兴公之诈"语，顿悟汪容甫《自序》中"受诈兴公"出此。亟披衣起，欲录之。孺人掣余足曰："冷，请俟明日。"余不可。孺人又笑曰："痴。"余曰："痴则甘之。"曾十七八年事耳，家幸粗立，而孺人于去年四月死矣！丧此良耦，居常邑邑，遂改瘑生为愧生，以余生于世，视孺人为有愧也。然余痴尚存，如孺人之明慧，又安在邪？拉杂写此，以抒余恸，其书之差达，固不计也。宣统元年李详记于冶城寓庐。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卷　一

1. 吾乡任子田先生《字林考逸》，江郑堂《汉学师承记》谓丁小雅曾著此书，稿本存子田处，子田窃其书而署其名。小雅因作书遍告诸人，云云。案：小雅游京师，与子田交最熟。《考逸》后附小雅之说，姓氏粲然。子田辑《考逸》时，广阅群籍，遂得从容撰集《小学钩沈》，其势自然，亦何藉于小雅，而为郭象盗庄之举？无论当时诸老绝无此说，即小雅逝后，许周生所作《丁教授传》，亦以《字林考逸》列入小雅为人校定刊行书内。不知郑堂当日厚诬两君何意？余疑有爱憎之见也。

2. 钱少詹大昕《通鉴胡注辨正》："'后梁开平元年，名其所居为宫殿，妻为皇后。'注：'茂贞自为岐王，而妻称皇后，妻之贵逾于其夫矣！'案：皇后当作王后，盖取战国及诸侯王妻称后之例。注非是。"详案：苏文忠《凤翔八观·李氏园》诗："空使后世人，闻名颈犹缩。"自注："俗犹呼皇后园，盖茂贞谓其妻也。"据此知《通鉴》不误。

3. 《易林·豫之旅》云："文山蹲鸱，肥腯多脂。"案：《易林》后汉人撰，托名焦赣者，伪也。此自是用《史记·货殖传》语，既以蹲鸱状芋，故亦以"肥腯多脂"所以状蹲鸱者状之。今芋无大小，其涎如脂，是其状。王氏念孙《广雅疏证》云："芋虽大，不得有脂，《易林》所云，又是指鸟而言。"此拘于成说矣！

4. 昌黎先生《送王秀才序》，谓阮籍、陶潜"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此最为两君知己，"是非"二字，尤见其隐。

5.《汉书·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孟坚此言,蜀承文翁之教,王、杨文章,师法相如而已,非亲为之师也。《蜀志·秦宓传》:"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案:宓言虽有所自,然误读班志,以相如为教授之师。常璩《华阳国志》云:"文翁为郡守,遣隽士张叔文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蜀学比于齐鲁。"其《蜀都士女赞》云:"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我实西鲁。"自注:"张宽字叔文,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璩书多从承祚《国志》,而此独不取《宓传》归之相如,盖以相如游梁已久,必不及诣博士受业也。相如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病免游梁。《文翁传》:"景帝末为蜀郡守。"《地理志》言景武间为蜀郡守,则相如宦游在外,为文翁驱使所不及,可信也。

6.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琵琶仙词序》云:"《吴都赋》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惟吴兴为然。"余往见此语,甚以为疑。盖太仲之赋,已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不应再用复句。及阅顾千里《思适斋集》云:"此唐李庾《西都赋》语,吴山尊学士亦曾持此以难彼者。"为之豁然竟日。

7. 周王褒《与周宏让书》:"视阴愒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案:《左传·昭公元年》:"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刘琨《答卢谌书》:"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兴,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宏让答书云:"方当视阴数箭,排愁破涕。"亦以赵、刘自况,与王来书相副。又,褒答书云:"河

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案：潘岳《西征赋》"眷巩洛而掩涕，思缠绵于坟茔。"李善注："《河南郡图》：'潘岳父冢，巩县西南三十五里。'王粲《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子渊身羁异姓，思归不得，故其言如此，注家惜未揭出。

8. 李申耆《养一斋集》，江阴新刻本。其《小乔墓》诗云："铜雀倾来歌舞歇，左骐誉姐阿谁知。"案：《文选·繁钦〈与魏文帝笺〉》："左騏史妠，謇姐名倡。"善注："文帝令社夔与左騏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瑟。其史妠、謇姐，盖亦当时乐人。"申耆所用本此，而刻者讹为"骐"、"誉"。

9. 孙颐谷先生《读书脞录》云："张萱《疑耀》引许氏《说文》：'画嫘，舜妹。嫘或作婐。'案：《说文·女部》无'嫘'字，其'婐'字注云：'女侍曰婐。'《攴部》'敤'字注则云：'舜女弟名敤首'，并无'画嫘，舜妹'，不知张氏何所据而为此说？"详案：罗泌《路史》，有虞氏纪子苹注："世传瞽叟与弟象，每欲杀舜，其妹敤首每为之解。许《说文》云：'或作画婐。'"张氏之言殆出于此。

10.《文心雕龙·知音篇》："古来知音，多贱今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案：《抱朴子·广譬篇》："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恒情也；信耳而遗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彦和之言，与之相似。

11. 李义山诗，有效李长吉，拟沈下贤。《韩翃舍人即事》、《杜工部蜀中离席》诸题，皆拟体也。

12.《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观我生赋》云:"王凝坐而对寇,白诩拱以临兵。"殿本考证云:"案,此用顾荣事。诩,当作羽。"详案:《后汉书·独行·向栩传》:"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此之推所谓"拱以临兵"也。传写讹作"白诩"耳。后见卢抱经《观我生赋补注》,引钱辛楣说,"白诩"当作"向栩"。附记于此,以示与钱偶合。

13. 韩退之诗,好翻用成语。如:"猿鸣钟动不知曙。"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西行》诗:"猿鸣诚知曙。""谁云少年别,流涕各沾衣。"沈约《别范安成》诗:"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春气漫诞最可悲"宋玉《九辩》:"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是也。又,"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亦翻用旧说。

14.《南史·吉士瞻传》:"少有志气,征士吴苞见其姿容,劝以经学,因颂鲍照诗云:'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案:此江淹《杂体·拟鲍照》之作。淹所拟陶公诗,今亦在陶集。盖当时淹实托之诸人,迨淹集流传,始归之淹,或两存之也。淹《拟休上人》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唐人亦用为休上人诗。考见王楙《野客丛书》。

15. 朱笥河先生请选择《永乐大典》古书,刊布于世。当时清廷命馆臣从中编辑,凡为书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此议,康熙时徐健庵司寇已发之。徐序高澹人所刻《编珠》云:"皇史宬《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失散。往者尝语詹事,值皇上稽古右文,千古罕遘。当请命儒臣,重加讨论,以其秘本刊录颁布,用表扬前哲之遗坠于万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幸他日勿忘此言也。"

16. 桂未谷《说文解字义证》附录云:"《梁书·孔子祛传》:'高

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袪检阅群书，以为义证。'馥为《说文》之学，亦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案：段懋堂《札朴序》，谓桂有《说文正义》六十卷。段闻于李氏，李与未谷同官于滇南者，未谷后卒于滇。或其晚定之本改今名与？未谷《札朴》，亦名《老苍札朴》。见焦里堂《道听录》。

17. 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庾信《哀江南赋》："班超生而望反，温序死而思归。"效其句法。

18. 杜牧《李甘诗》："俨雅千官容。"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俨雅跽而相对。"此"俨雅"两字所出。又《自贻诗》："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此用晋郭泰机《答傅咸诗》"皎皎白素丝，织为寒女衣。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语。冯鹭庭注引《晋书・李含传》："乞朝廷以时博议，无令腾得妄弄刀尺。"此甚误也。

19. 司马相如《子虚赋》："媻姗勃窣，上乎金堤。"韦昭曰："媻姗勃窣，匍匐上下也。"详案：《说文・黑部》："黳姗，下色也。"形容最工。许君所见《子虚赋》，"媻"当作"黳"，惜李崇贤未及引此。

20.《庄子・刻意篇》起数排语，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效之。

21. 宋刻《梅花喜神谱》，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赋》载之。黄氏之书展转数手，售于杨至堂河帅。余友文登于彤侯之先德，官南清河日，为之平章，其人以是书及宋版《苏老泉集》相赠，传至彤侯，复转售于潘伯寅尚书，彤侯亲为余言。此谱海内无二本也。

22.《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徼外出金刚石,石属而似金,可以刻玉。外国人带之云辟恶气。"案:今西洋人颇重此,知其由来已久。

23. 洪景卢《容斋续笔》言:"洪庆善注《楚词·东君篇》:'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虡。'引《仪礼·乡饮酒》章'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为比,云:'箫钟者,取二乐声之相应者互奏之。'既锓版,置于坟庵,一蜀客过而见之,曰:'一本箫作捒,《广韵》训为击也。盖是击钟,正与縆瑟对耳。'庆善谢而亟改之。"案:今本洪氏《楚词补注》所引,与容斋之说小异。"一本箫作捒"亦未载入。容斋此言庆善向彼自言,则当时必改补可知。近世流传者,盖庆善初行之本也。

24.《说文·谷部》:"䜴,望山谷䜴䜴青也。"《人部》:"㑻,微㑻受屈也。"皆本宋玉、相如之赋为说,而不具其名。宋玉《高唐赋》:"仰视山颠,肃何千千。"司马相如《子虚赋》:"徼𠭥受诎。"许君所见,特异文耳。

25.《史通·曲笔篇》:"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两事,浦氏《通释》未注。纪文达《史通削繁》评本,始举《洛阳伽蓝记》、《魏书·毛修之传》证之。此事文达颇矜心得,于所著笔记言之,《如是我闻》。于《四库全书总目》言之。《洛阳伽蓝记》、《史通通释》两书提要。孙颐谷《读书脞录》,亦考及此。纪、孙之书先后并出,宜无相袭。但孙已见总目,《脞录》"叶韵不始于吴棫"条下,有"近读《四库全书总目》",云云。姑让纪先可矣。

26. 彭羡门《南浶集》三卷,旧椠本,向为丹徒谢湘谷先生庭兰见赠之物。今检视之,湘谷下世已十年矣。羡门诗以《南浶集》为最,

渔洋先生极称羡门《登滕王阁》:“依然极浦生秋水,终古寒潮送夕阳。”今在第一卷内。前有丹霞今释序,后有陈恭尹跋。此集《四库》著录,附《松桂堂集》下。盖别自为集,早已刊行,故不缀入全集。《汉书·扬雄传》:“横江湘以南浝。”颜师古注:“浝,往也。”羡门名集以此。

27. 桂未谷《札朴》,言往客都门,与周君书昌同游学肆,见善本皆在高阁,又别列布散本于门外木板上,谓之书摊,皆俗书。周君戏言著述不慎,但恐落此辈书摊上也。详谓:书贾皆徇时好鬻书,置高阁者未必非俗书。落书摊者,亦有精本,能从书摊而物色之,故无害其为书摊本也。

28. 偶观李申耆《骈体文钞》,释得数事,汇记于下。温子升《寒陵山寺碑》:“壮士凛以争先”,“兵接刃于斯场,车错毂于此地”。三用《楚词·国殇》语。班固《窦车骑北伐颂》:“民仪响慕”,用《尚书》今文诰。鲍照《河清颂》:“无辱风举之使,灵怪不召而自彰。”陆机《演连珠》:“金碧之岩,必辱风举之使。”谓汉使王褒求金马碧鸡也,隶事甚僻。梁简文帝《大法颂》:“推沟之念,有如不足。纳隍之心,无忘宿寤。”案:“推沟”、“纳隍”一也。张衡《东京赋》:“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纳之于隍。”李善注即引《孟子》言伊尹事。

29.《庄子·齐物论》:“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案:柳子厚《河间传》,似从此变化而出。

30. 汉张敞小学传子吉,以及外孙杜林。《说文》每引杜林说,又引张彻说。钱少詹《十驾斋养新录》谓汉人不当以武帝讳为名,疑是张敞,极为有见。

31. 刘禹锡《柳子厚集序》:“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与姜西溟、章实斋之言不合。如云“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则至论也。

32. 报赛、赛祷之“赛”,古只作“塞”。见《韩非子》卷十四《外储说》,言秦塞祷事。《汉书·广陵厉王传》“杀牛塞祷”,亦作“塞”。

33. 王荆公《寄蔡天启》诗:“东京一祭酒,收拾偶予惬。”此指许叔重《说文》,许官太尉南阁祭酒。此诗上有“秦愚初改罪,新眊仍易叠”。皆见《说文》。李雁湖注,谓退之作《石鼓歌》,在东都濯冠沐浴,告祭酒云云,非是。

34. 刘孝威《谢东宫赉藕启》:“子为灵散,得自庄篇。”案:司马彪《庄子注》:《庄子·徐无鬼》释文引。“芡与藕子合为散,服之延年。”古人引用书注,并以本书名之,故云“得自庄篇”。

35.《史通·列传篇》:“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案:欧阳公《五代史·杂传序》录王凝妻李氏,即此义。

36. 劳季言《读书杂志·论王逸〈正部论〉》:“一作《王逸子》,一作王叔师《正部》。”详案:一作《王子灵符》,见《山海经》郭注。一作《王逸论》,见《通鉴》胡注引。

37. 谢灵运《还旧园作》:“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隋韦世康云:“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语正出谢诗。

38. 洪稚存《卷施阁文集·孙太孺人征诗启》:“湔上寡妇之

仆,涕一尺而偷窥;南阳不义之奴,缝两囊而潜运。”此序孺人藏金,为仆窃去。以王褒《僮约》对《后汉书·彭宠传》,甚工。

39. 阮云台先生《揅经室二集》有《江郑堂〈通鉴训纂〉序》,谓“郑堂于《通鉴》,读之尤审。就己意所下者,钞成《资治通鉴训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书而互证之。引览甚博,审决甚精”。详案:温公所采诸书,今多未见。若成此业,固亦甚难,郑堂焉能致此?恐云台先生过誉也。

40. 赵岐《三辅决录序》《后汉书》岐传章怀注引。云:“近从建武以来,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书,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谓之《决录》矣。”详案:邠卿近征三辅公卿世胄,其焰方张。高士强梁,难加区别。虽云《决录》,而犹托之黄发之士,梦言是否,亦见《决录序》。则以时多畏忌,不敢遽出故也。

41.《后汉书·李固传》:“槃旋偃仰,从容冶步。”谓行步姚冶,如顾影自怜之比。《通鉴》引作“治步”,胡三省注:“治步,犹修饰容仪,行步中规矩。”若此自是庄容,何为胡粉饰貌搔首弄姿也?胡沿其误解之,非是。

42. 郎瑛《七修类稿·诗文类》:“刘越石《扶风歌》:‘在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孝武不见明。’李骞期,陵耶?字耶?官耶?”案:越石此歌载《文选》第二十八卷内。李善注:“陵降匈奴已见。”谓已见《别赋》注。《周易》曰:“归妹愆期。”王肃曰:“愆,过也。愆与骞,古字通。”本自分明,仁宝殆未见善注。朱竹垞诗,以李愆期为人名,亦承郎氏之误。

43.《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淳于髡,齐人也,告其邻,突

将失火，使曲突徙其薪，邻人弗从，后竟失火。言者不为功，救火者焦头烂额为上客。”案：《汉书·霍光传》有“人为徐生上书”云云，乃髡之旧事也。

44. 钱东生先生《文献征存录》，摭取王渔洋、袁子才、江郑堂三家之书最多。有太伤简略者，有经王菽原窜改者。

45.《汉书·艺文志》有“别栩阳赋五篇”。庾信《哀江南赋》：“栩阳亭有离别之赋。”此读为离别之别。钱大昭《汉书辨疑》云：“志中此处俱载姓名，窃意姓别，名栩阳耳。《广韵·十七薛》‘别’字云：‘离也。又姓，《何氏姓苑》云：扬州人，皮列切。’”钱说甚确。盐城有此姓，来问所由，余据此作《别氏说》赠之。

46. 孙渊如先生《续古文苑·袁宏〈东征赋〉》下案语云：“以《世说新语·文学篇》及刘孝标注引宏《东征赋》，考其事皆非宏赋初本所有，故不复录入。”案：《续古文苑·东征赋》，采自《艺文类聚》，本非完篇。《世说》所引，乃宏仿左思《魏都赋》“军容弗犯”以下四段句法。虽非初本，其后必已成篇，录之未为不可。

47. 仿宋本《河岳英灵集》，秀水高叔迟行笃写样付镌，中多讹夺。如“神女智琼”，误作“琼智”。“刘慎虚惜其不陨天年，至碎国宝”，今作“不陨天碎国宝”，脱去“年”、“至”二字。李颀诗：“朝吟左氏娲女篇”，“娲”当作“娇”。凡此皆勘正者也。

48.《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提学浙江时，以五百金购山阴张岱稿而署今名，见《四库提要》其后《总论》一篇，乃陆丽京所作，谷每篇酬以十金，见《读书脞录》。

49. 王渔洋《居易录》述黄虞部言："徐司寇健庵归吴修《一统志》，借内府书有元岳璘所修《一统志》残本，尚存二十馀大册，计全书不下千卷。"详案：《潜邱札记》云："日纂志于洞庭，徐司寇出书库中《大元一统志》十数本，皆蜀中地。计尚有九百八十馀本。"黄称于阮亭先生即此书。

50. 杜子美《渼陂西台诗》，取裁于谢康乐。朱长儒注既引谢诗证之矣。其《寄狄明府博济》一首，又取谢玄晖《始出尚书省诗》，余复以玄晖诗证之云："长兄白眉复天启。"谢："文明固天启。""浊河终不污清济。"谢："浊河秽清济。""汉官威仪重昭洗。"谢："还睹司隶章，复见东都礼。"又，"微生谅昭洗"。"谁谓荼苦甘如荠"。谢："餐荼更如荠。""身使门户多旌棨"。谢："载笔陪旌棨。""秋风萧萧露泥泥"。谢："零落多泥泥。""皎之横流出清泚"。谢："寒流自清泚。"公自谓"熟精《文选》理"，于此二诗见之。

51. 《东观汉记·逢萌传》："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乃首载齑臼，哭于市曰：'辛乎！辛乎！'"故蔡邕《题曹娥碑》有"齑臼"字，杨修解为"受辛"。范书萌传："萌知莽将败，乃首戴瓦盆哭于市曰：'新乎！新乎！'"章怀注："王莽为新都侯，及篡号新室，故哭之。"详案：章怀殊不晓事，萌戴齑臼呼新，人或不觉；若戴瓦盆呼新，有不被吏逮捕者乎？《东观汉记》，唐初具在，章怀依文为解，不知取证何也？

52. 阎百诗《潜邱札记》，论《通鉴纲目》所载乐毅不敢谋赵事，出《三国志·魏武帝纪》。案：亦见《后汉书·邓禹传》，章怀注引与《魏武帝纪》小异，云事见《史记》，检今《史记·乐毅传》无此语，不知章怀何据？

53. 余尝疑《后汉书·崔骃传》叙崔篆事甚悉，颇类崔氏子孙

自叙先世，蔚宗采以入传。读《史通·正史篇》，言汉元嘉元年，令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乃知篆传为寔所撰，故叙其家世独详。蔚宗之修后汉，遂裁出以入骃传。又考骃传，叙篆仕莽，回护甚至。《孔僖传》："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据此则骃传言篆不得已仕莽者，非骃自序，史臣固不得如此曲笔也。

54. 昌黎先生《送区宏南归诗》："野有象犀水贝玑，分散百宝人士稀。"柳子厚《送诗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两公诗文同一波澜，不知谁为先后，相摹拟如此？二公以诗文互饷，不遗在远。柳在南方，见韩《毛颖传》，韩早见柳赠元协律诗，俱见本集。余所云摹拟，非妄测也。

55. 《鲒埼亭集·外编》，《春明行箧当书记》，疑当字不典，援邝湛若《前当票序》、《后当票序》为证。详案：毛斧季《汲古阁秘本书目》，"朱性甫手书《铁网珊瑚》十四本"，斧季自记其下云："病中无资觅参，止当银二十四两，买参四两，得以病愈，至今犹未赎也。"此"当书"确证，谢山惜未见之也。

56. 《荀子·礼篇》杨倞注："非礼义之节文，孝子之真情，将有作为以邀名求利，若演门也。"嘉善谢氏校本云："演门，未详。"案：《庄子·外物篇》："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陆德明释文："演门，宋城门名。"

57. 冯道《长乐老自叙》云："余自燕亡归河东，事庄宗、明宗、

愍帝、清泰帝、晋高祖、少帝，汉高、今上。三世赠至师傅，阶自将仕郎至开府仪同三司，职自幽州巡官至武胜军节度使，官自大理评事至兼中书令，正官自中书舍人至戎太傅、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齐国公。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其不足者，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此文见《容斋三笔》引范质《五代通录》。今读之，犹为齿龄。宋人不轻诋冯道，或有自说。

58. 乾嘉以来诸儒著书，或言某人学，或言笺。此两义本于何休之《公羊》、郑君之《毛诗》。《后汉书·何休卫宏传》章怀注，两引《博物志》云："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已'。""郑注《毛诗》曰笺。或云毛公尝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为敬云。"

59. 山东济南府之大明湖，见于《水经注·济水篇》，云："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水。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偃仰，目对鱼鸟，极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者也。"详案：每读此注，即为神往。昔六合李侍郎敬，有《读〈水经注〉忆洞庭》诗，窃欲援例为诗，惜无阮亭能张我辈耳！

60. 宋樊汝霖言："韩公《秋怀诗》十一首，《文选》体也。唐人最重《文选》学，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文选》弗论也。独于《李邴墓志》曰：'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而公诗如'自许连城价'，'傍砌看红药'，'眼穿常讶双鱼断'，皆取诸《文选》。故此诗往往有其体。"案：退之最精选理，樊氏仅举其凡，未备。余有《韩诗证选》一书，别见。

61．陶靖节《读山海经》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昭明取此诗入《文选》，李善注："周王传，即《穆天子传》。"案：靖节此诗题云《读山海经》，十三首。诸诗皆咏山经，不及《穆天子传》，末篇复用《管子》书中语，殊不知其意。

62．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诗："那知坚都相草草"，王琦注引曾益云："谓孟坚两都。"案：《国语·楚语》："使富都那竖赞焉。"韦昭注："富，富于容貌。都，闲也。那，美也。竖，未冠者也。"长吉所用本此。而"竖"误为"坚"，若如曾云，与"相"字无涉。

63．《三国志·吴书·潘濬传》裴注引《江表传》："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案：《太平御览》卷四百十六。引桓谭《新论》："谚云：侏儒观一节而长短可知。"

64．《蜀志·陈震传》："诸葛亮与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书曰：'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案：《太平御览》四百九十六。引《江表传》曰："诸葛亮表都护李严少为郡职吏，用近深刻，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孝起，陈震字。李严，字正方。

65．朱竹垞《静志居诗话》，本为《明诗综》作。故诗话散入诸人姓氏下，而未有专书。馀姚卢抱经、乌程周郑堂，皆有辑本，未刊。阮文达《竹垞小志》"静志居"下注云："《明诗综》有《静志居诗话》。"知阮文达亦未见有刻本也。后见姚氏刻本，前有曾宾谷序。

66．王西庄《十七史商榷》云："有某氏藏书最称奥博，自夸其家藏开元本《史记》。又集诸《史记》共成一书，名《百衲史记》。惜其未有学识，枉见如许奇秘古本，竟不能有所发明，以开后人。"案：某

氏者，钱遵王也。事见《读书敏求记》。

67.《后汉书·皇甫规传》："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又《三国志·诸葛武侯传》注："敕军中不得妄出庵幔。"案：庵，若今军营之帐篷，见于两史最先。皆取庵蔼蔽覆之意。若稽之于古，则唯用阴暗两字。

68.《大学衍义补》云："舟之大者，非风不行，而行必以帆。帆之制，非箬叶非竹篾则布为之，以火箭射之，无不焚者。然则如之何而可？杨幺之舟，以轮激水，虽无风亦可行。巧思者能师其意，仿而制之，则虽无风亦可行矣。"详案：今之轮船，足慰琼山所望。然以尔时致想及此，竟有验也。

69. 韩公《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州家申名使家抑。"案：《通鉴》二百四十九。胡注："唐人谓诸道节度及观察为使家，诸州为州家。"

70. 李义山诗："兰亭宴罢方回去。"又，"何因携庾信，同去哭徐陵。"此两事，皆于古无征。

71.《诗·定之方中》毛传："山川能说。"正义引《郑志》："张逸问：'传曰：山川能说。何谓？'答曰：'两读，或云说者，说其形势。或云述者，述其故事。'"案：马援聚米为山谷，说其形势也。范云读秦望山碑，述其故事也。

72. 陈振孙《书录解题·别史类》："王皞《唐馀录史》二十卷，宝元二年上。是时惟有薛居正五代旧史，欧阳修书未出。此书有纪，有传，有志，又博采诸家小说，放裴松之《三国志注》附注其下。盖五

代别史也。”详案：此书若存，彭文勤与刘金门《新五代史注》，可不作矣。

73. 黄忠端公道周“东坡《墨妙亭诗》断碑砚”，纵横各三寸，馀存十六字。凡四行：一曰“吴越胜事”，一曰“书来乞诗”，一曰“尾书溪藤”，一曰“视昔过眼”。其背为砚，有缺处，用石末填补。旁有道周小印及竹垞老人八分书铭十二字。据仪征张石樵先生《味真阁集》，此砚为曾宾客赠詹石琴孝廉物。

74. 段懋堂《说文》“伪”字注：“经传多假为为伪，如《诗》‘人之为言’，即伪言。《古文尚书》‘南伪’，《史记》作‘南为’。盖字涉于作为则曰伪。荀卿曰：‘桀纣，性也；尧舜，伪也。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又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卿之意，谓尧舜不能无待于人为耳。玉裁昔为谢侍郎墉作《荀卿补注》，曾言之。”详案：嘉善谢氏校本《荀子》，前列参订姓氏有段氏名，而于《性恶篇》不载此说。惟嘉定钱詹事大昕跋，申明此义，不及懋堂之畅。

75. 刘子政《列女传》，贞淫并列，垂为炯戒，犹女之列传云尔。范蔚宗《后汉书·列女传序》言：“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故文姬失节之妇，以才见书。唐修《晋书》，尚沿此例。至宋人始划清界限，特立一说，非古人本意。

76.《庄子·山木篇》：“独不见腾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横蔓其枝而王长其间。”王，司马彪注本作“往长”，谓两枝相去长远也。司马相如《上林赋》：“元猿素雌，蜼玃飞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栖息哀鸣，翩幡互经。捷垂条掉希间。”左思《蜀都赋》：“猿父哀吟，犴

子长啸，狖鼯猓然，腾趠飞超，争县接垂，竞游远枝。”语全摹相如。注家犹未能举以相证，知相如之出于《庄子》又鲜矣！

77. 阮文达《揅经室集·文言说》：“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道，使人易诵易记；而唯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论，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又：“言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自注：“《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文达此论，能窥文章之源。当时汪容甫、凌仲子、江郑堂皆持此义。

78. 《史通·序传篇》：“屈原《离骚经》，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载之于传，不其愧乎！”详案：班固《汉书》，司马迁、扬雄传后，皆有“迁之自序云尔”，“雄之自序云尔”。独相如传无之，疑相如有别本自序，不传于世。隋刘炫言：“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相如果为此语，光伯何得与马、郑并称，且云“传芳来叶”耶？知几之言，未可深信。马融自序亦未见。

79. 严铁桥辑《全三国文》：“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原注：“梅鼎祚《文纪》引《南中志》。案：今本《华阳国志》卷四汉嘉郡属县全阙。梅氏所见乃足本也，今无从覆检。”详案：司马彪《续汉书·地理志》：“犍为属国，朱提山出银、铜。”刘昭注引《南中志》。诸葛亮书有此语，即梅氏所采者。足本《华阳国志》，梅氏似未得见。

80. 汪容甫《述学·贾谊新书序》:"《过秦》三篇,本书题下无'论'字。《吴志·阚泽传》始目为论。"阚泽孟慈原刻本作"阚棱",淮南书局刻本仍之,今据《吴志》校改。案:《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五引魏文帝《典论》云:"余观贾谊《过秦论》"云云,则不始于泽。然其后徐广、邹诞生皆目为篇。

81. 《困学纪闻·评诗类》:"雁湖注荆公诗于《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间乐在相知心。'则引范元长之语,以致其讥。"详案:李注引范仲云云,翁注已引。赵与时《宾退录》:"临江徐思叔得之,亦尝病荆公此语,谓有卫律李陵之风。"论更严正。

82. 沈钦韩《惠氏左传补注后序》,谓:"惠氏读书之法,诸子百家皆可为经传佐证,训故尔雅,有高诱、杨倞之风。学者抱空文而心源若眢井,观于此则知所以救贫之方矣。"此数语道尽惠氏著书宗旨。乾隆诸老能自名者,皆依惠氏为准也。

83. 温庭筠《寄分司元庶子兼呈元处士诗》:"水木凝辉属谢家。"曾益注:"谢灵运诗:'山水含清辉。'"案:谢混《游西池诗》"水木湛清华",当用此。灵运诗言"山水",非"水木"也。又,集外诗《寒食节日寄楚望》第二首:"家乏两千万。"顾嗣立曰:"未详。"案:《世说新语·雅量篇》庾子嵩答太傅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两千万指此。

84. 赵彦卫《云麓漫钞》:"宋景文修《唐书》,稿用表纸朱界,贴界以墨笔书旧文,傍以朱笔改之。尝见所修《韩退之传》,稿末云'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涂之,改云'景星凤皇',复涂之,仍书'泰山北斗'字。"案:此见古人审定文字之难。与王荆公自改其诗"春风已绿江南岸",改"绿"为"到",又改"到"为"绿",正同。

85. 李艾塘《扬州画舫录》初印本，较今本前多芸台相国一序。题词初印本止于蒋莘，今有罗士珏至熊之勋，皆后续入。原书无图，今图补于目录之下，痕迹尚见。相国序云："或有以杨衒之、孟元老之书拟之者。元谓杨、孟追述往事，此录则目睹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琐事俗谈者，元谓《长安志》叙及坊市宅第，《平江纪事》兼及仙鬼诙谐俗谚，此史家与小说家之所以相通也。且艾塘为此垂三十年，考察于志乘碑版，咨询于故老通人，采访于舟人市贾。其裁制在雅俗之间，洵为深合古书体例者。"详谓，相国之文，每道着人痒处，此序是也。

86.《宋史·洪适传》："金既寻盟，首为贺生辰使。金遣同签书枢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于皓，相与甚欢，得其要领以归。"案：《隶释·三公山碑跋》云："先公太师，以使事为北方所留。绍兴癸亥年，政地王次翁使燕，先公隔垣墙与中人语，为觇者所得。赖副使留守高吉祥之力，脱缧绁而归。予之出疆也，高之子嗣先相延劳，以先世之故，并辔殊从容。"云云。读之知适传言嗣先父司空有德于皓，因此事。

卷　二

1. 刘伯通先生《通义堂集·曾公克服金陵记》集《全唐文》，与俞理初《癸巳存稿·阮宫保六十寿序》集香山文，同一机杼。俞文有"正月二十日"语，刘文有"宣宗皇帝、文宗皇帝"，皆天然凑合。

2. 虞山钱氏《震川先生小传》："当时王弇州踵何、李之后，主盟文坛，奔走四海。熙甫独树牙颊，相揞拄不下；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弇州闻之曰：'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岁赞熙甫画像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明史·文苑·有光传》采此语。"今按熙甫言妄庸者，见其文集卷二《项思尧文集序》："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又云："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与？"

3.《南史·豫章王综传》："在魏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以申其志，当时莫不悲之。"案：《洛阳伽蓝记》："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上有二层楼，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词》三首传于世。"据此知综所听者，建阳里之钟也。

4. 陶通明卒年，《梁书》、《南史》及梁简文、邵陵王所撰碑铭，俱云卒于大同三年丙辰。《梁书》、《南史》云年八十五，二萧之文言

八十一，互有不同。《南史》本传，言宏景以孝建三年丙申岁夏至日生，递推至梁大同二年丙辰，年正八十有一。又通明辞奉朝请，在永明十年，《梁书》、《南史》同。时年三十有七，据邵陵王碑文。岁在壬申，再推至大同二年丙辰，亦八十有一。《梁书》、《南史》并误。

5.《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鄂州江夏县，丁固宅。母作大被以招贤，故学为时高。"云云。案："丁固"当作"孟宗"，见《吴书》孙皓建衡三年注引《吴录》及《楚国先贤传》。

6. 萨都剌《雁门集》，有《虾助》七律一首。据其小序，即海蜇也。以水母目虾，故名。

7.《洛阳伽蓝记》载杨元慎责陈庆之言："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隰蛰，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馀汉罪，杂以华言；复闽楚杂音，不可变改。"案：以上诸言皆翦截左思《魏都赋》语，而如出己意。读者只谓杨仓卒诘难，词采葩流，不及摹古。苟知其所出，则可晓然于涉猎文章，有资于应对不少矣。

8. 靖节先生诗，冲夷平淡，似若无预于世。然观其"精卫"、"刑天"之咏，《述酒》、《荆卿》之作，颇抱韩亡之愤。至虑涉猜忌，因曰："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以酒自晦如此。故易代之后，独保元吉。颜延之诔，仍以有晋征士称之。世推元嘉之政，即此亦可见其文字之纠，不苛细碎也。拜经楼本《汤注陶诗》，前有小像，张芑堂征君谓得靖节真面目。其姿概沈毅，信非甘心枯槁者。事会不偶，遂匿影守拙，不复出交当世。使朝野皆目为隐沦一流。而罗弋无所篡取，知足避机，贞不绝俗，刚不干时。靖节其有焉！

9.《列子·仲尼篇》张湛注:"世或谓相嘲调为舞弄。"今人亦有此语,改"舞"为"侮"。

10. 癸巳秋闱至江宁,游莫愁湖。登曾公阁,读其像赞,有云"文场伏波,臼辰夙夕"者。表侄杨曾纶问所出,余云,一见山谷《荆江亭诗》,次见《说文解字·晨部》。

11. 两广有黄皮果,用蜜渍之,可以饷远。余多识粤人,颇知其状。孙文定《南游记》所说粤西物产有此名。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黄皮子如小枣。"是也。

12. 张石洲《潜邱年谱题词》云:"稿草粗具,汉阳刘茮云学正见之,为之修改十馀条。"详闻之汪仲伊先生云:"昔程尚斋桓生督鹾湖北,茮云之子某为鹾局司事,负官钱,出茮云藏书贬值亟售。余友见有《潜邱札记》,茮云题识几满,因谓尚斋:'此书曷以还其后人?俟得好事者传刻之。'尚斋许诺,书仍归刘氏。"余语汪:"当时何不移写其副?"曰:"后虽悔之,已无及矣。"读《石洲集》及余所闻证之,知茮云于阎氏之学甚深,惜乎其不得见也。

13. 陶公《命子诗》:"厉夜生子,遽而求火。既见其生,实欲其可。"及于"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又用康成《戒子益恩书》以自绝。至《责子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忧思无计,但以杯中物消之,可谓至痛。老杜乃责陶公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然则杜于宗武、宗文,断断教之何为者?吾观杜陵言陶未能达道,杜正于道有未达也。

14.《通鉴》:"景云二年,至忠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萧君。'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案:潘岳《西征

赋》:“非所望于萧傅。”《秋声赋》:“善乎,宋玉之言。”璟以潘语戏萧,萧亦以潘语相答。《新唐书·萧至忠传》作“萧傅”,宋景文尚知所出,温公误改为“君”。阎百诗《困学纪闻笺》曾言之。若宋玉之改宋生,便于称道,未有他异,亦如混鸡犬改作混奴婢也。唐人熟精《文选》,所在皆是。余举其俱用潘语,尤觉词令之善。

15. 唐武后《述圣记》:“喋喋齐萌。”此用张衡《东京赋》“惵惵黔首”语,而误“惵”为“喋”。《广韵》:“惵,思惧貌。”钱少詹《金石文跋尾》云:“喋即喋字,改世为云,亦以避太宗讳故也。”详案:喋为利口,惵为思惧,两意不同。少詹似不知语出张衡。

16. 戴东原先生穷走京师,因钱少詹游扬之言,其名始著。而戴云:“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钱学之博,非戴君所及,少詹且甘之。为作《戴先生传》,附于潜邱、定宇、慎修诸先生后,是钱大过人处。

17.《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详案:《魏志·杨俊传》裴注引《魏略·王象传》:“受诏撰《皇览》,数岁成。合四十馀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馀万字。”夫《皇览》之有《冢墓记》,特其中之一部,或部中之一篇耳。如小司马言,似《皇览》专记冢墓矣,殆不尔也。

18. 王秋史苹《二十四泉草堂集》十二卷,原刻本前,有王士祯、田雯、高兆、张芳四序。渔洋称其“乱泉声里谁通屐,黄叶林中自著书”。因呼为“王黄叶”。集中《读南海集》第三首云:“可笑王黄叶,孤怀二十年。得名自公始,失路复谁怜?”《读〈池北偶谈〉》云:“才名零落王黄叶,孤负尚书二十年。”《题渔洋诗话卷尾》第二首:“老有心情似牧之,江湖载酒复何时。人间也自呼黄叶,却少崔华七字

诗。"案：华字不雕，太仓人。渔洋官江南日，分校秋闱所得士。华有"黄叶声多酒不辞"句，为渔洋激赏，其《论诗绝句》内："江南肠断何人句，只有崔郎七字诗。"谓华也。秋史后卒成进士，渔洋门下遂有两黄叶矣。

19. 刘申受先生道光丙戌分校礼闱，见邻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经策奥博。曰："此必仁和龚君自珍、邵阳魏君源也。"亟劝力荐不售。集中有《题浙江湖南遗卷诗》，其言龚云："红霞喷薄作星火，元气蓊郁辉朝暾。"言魏云："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精神。"龚、魏喜言常州庄氏之学，以得接申受也。《刘礼部集》前有魏序。

20. 孔巽轩检讨骈体文三卷，余最所服膺，不以容甫、渊如、次仲之言而重者也。孔文隶事深隐，与渊如、容甫略同，每其镕铸数书而成一偶句。余每诵其文，稍涉不悉，未敢臆度，则蓄胸中以为症聚，或积数载而始豁然。近时闽中某氏注巽轩文，略得四五，惜未存疑，故间有误处。如《书周长生画像赞》："河济顽民，且锡将军之葬。"某氏蔓引数百言，曾无一形似语。余昔取韩非《外储说》："伯夷将军，葬于首阳山之下。"谓能得"将军"出处，尚有"河济"二字，未了于怀。偶阅《大戴礼·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齐死于沟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矣。夫二子者居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巽轩此书补注云："首阳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河济所出。故云河济之间。"始恍然巽轩隶事之工，无可假借。而余年过巽轩，阅十年才通其义，可谓愧死。尝与周左麾太守共研此联出典，曾诒书告之，而左麾今则死矣！

21. 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华阳奔命。"昆山徐氏注引陆氏云："西魏都关中，在华山之阳。"详案：胡朏明先生注此赋云：见《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引。"华阳在今雒南县，武王归马处。"子山自江陵

奉元帝命使于周，取道商洛入武关，此华山之南，正其所必经。若作太华山阳，失之甚矣。朏明馆徐氏洞庭山书局最久，此注却胜陆氏，徐章仲兄弟不知何以未采？

22. 宋于庭《铁琴铜剑楼书目序》，称顾涧蘋为人校刻之书，举鄱阳胡氏《文选》、《资治通鉴》，阳城张氏《礼记郑注》，阳湖孙氏《说文解字》、《唐律疏义》，全椒吴氏《韩非子》；最后吴门汪氏《单疏仪礼》。据李申耆先生顾君墓志，知于庭所举尚有遗。如张氏之《盐铁论》，孙氏之《古文苑》，吴氏之《晏子》，秦氏之《扬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宋俱失载。又据《思适斋集》，如《列女传》、《焦氏易林》、《抱朴子内篇》、《华阳国志》、《李元宾集》、《黄帝本行经》、《轩辕黄帝传》、《宋名臣言行录》、吴元恭本《尔雅》，皆为涧蘋校刊之书。合之宋、李所言，涧蘋校行之书，亦大略可睹矣。

23. 戴东原《屈原赋注》，卢抱经谓："微言奥旨，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案：戴于《九歌·湘君篇》"薜荔拍兮蕙绸"。王逸注："拍，搏壁也。"戴据刘熙《释名》，"搏壁，以席搏着壁也。"此证最确。惟于《天问》、《远游》，将人神玮怪，及《陵阳子明经》服气之说，亦率尔汰去。不知《楚辞》之在两汉皆有师授，叔师校上之本非敢妄作。东原一概抹杀，并其所诠实事而亦去之，以申己说，是本显者反晦矣。抱经之言，未为定论。

24. 诸葛武侯躬耕南阳，陶靖节"依依在耦耕"。君子之治生，须有所资，乃不营非礼之富贵。邱中子嗟处卑贱，而有功阪田。苑特甘隐居，而不悔畎亩之乐。胜于尘埃奔走多矣！

25. 陈忠裕子龙《自定年谱》："崇祯十二年己卯，读书南园，编《农政全书》。故相徐文定公，负经世之学，首欲明农。裒古今田里

沟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至于蔬果鱼牧之利，以荒政终焉。有草稿数十卷，藏于家。予从其孙得之。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粲然备矣。大中丞张公、郡伯方公为梓之。后五载，其家上书进御，先帝褒叹故辅甚至，与以一官，颁其书于郡国。”详案：《四库总目·农家类存目》：“别本《农政全书》四十六卷，徐光启撰，陈子龙删补。”即此书。提要云：“今原书有刊板。而此本乃出传钞。”是张、方二公刊本，乾隆时已不传矣！

26. 翁覃溪《复初斋诗集·金石录十卷印歌寄赠阮云台制府》：“我藏赵录写本耳，幸有苏集珍丹铅。淮东仓司施顾注，傅秸更在赵录前。奇哉漫堂宝残泐，惜也邵补功微愆。钦州冯家有全帙，廿载借诺心拳拳。乞公借从穗城刻，十倍开府绵津贤。”详案：钦州冯家，冯鱼山敏昌也。渔山为覃溪入室弟子，颇怪覃溪之力乃不能属渔山影写，存此副本。而《孳经室集》亦未见有刻此书缘起，盖两失之。宋刻施、顾注全帙，怡府藏书，闻有两部，与鱼山共有三本。漫堂藏本，今在荆州沙市邓氏；怡府、渔山之本，不可问矣。常熟毛氏尚有一本，藏翁松禅协揆家。

27. 《吕氏春秋·高义篇》：“比于宾萌。”《吕子校补》云：“称客民为宾萌，颇新。”详案：俞荫甫先生侨寓苏州，以此二字名其文集。余兴化人，客居盐城，田宅皆在焉。昔与刘楚芗明府书云：“谬托宾萌。”亦用《吕览》语。萌，即氓字。管子书、司马相如赋多作萌。

28. 张石洲先生卒于道光己酉八月。据何愿船《月斋文集序》。以石洲《显妣王宜人行述》及兄《补庵行述》考之，石洲当生于嘉庆十一年丙寅，下距道光己酉凡四十四年。归安陆存斋《三读疑年录》，谓石洲卒于道光三十年庚戌，非也。

29.《后汉书·郅恽传》附郑敬，章怀注引《谢承书》云："敬闲居不修人伦，新迁都尉逼为功曹。"详案：据《水经注·汝水篇》引《汝南先贤传》："都尉，乃高懿也。"

30. 陶公《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终反班生庐。"汤文清注："班赋：'求幽贞之所庐。'"案：此韩公《复志赋》语。《文选》卷二十六陶公此诗，李善注引班固《幽通赋》："里上人之所庐"，是也。汤引"韩"作"班"，误。

31. 王文简公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状》："毕尚书总督湖广，招来文学之士，先生往就之。为撰《黄鹤楼铭》，歙程孝廉方正瑶田书石，嘉定钱州判坫篆额，时人以为三绝。"案：阮氏《小琅嬛叙录》《述学》本，铭题之左，有列衔云："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湖广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镇洋毕沅撰。原任嘉定县儒学教谕歙程瑶田书。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丞、候补直隶州州判嘉定钱坫篆额。"三皆提行平列，录此见阮刻旧式。

32. 朱长儒注《李义山集》四册。卷上首第一行题云："献县纪晓岚先生评本。"癸未清和月临。下有"九□此一字不辨。散吏"白文印。《锦瑟》题目下，有"涵真阁读本"五字，下有"兆定私印"、白文。"铁蟾"朱文。两印。各诗上下，皆细录纪评，密脊杂厕，较世刻纪评为多。山阳段君朝端持此视余，余曰："此太原申铁蟾手录本也。"考纪文达《如是我闻》云："申铁蟾，名兆定，阳曲人。以庚辰举人官知县。主余家最久。"按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庚辰其前三年也。又《滦阳续录》云："太原申铁蟾，好以香奁体写不遇之感。尝谒某公，未见，戏为无题诗云：'垩粉围墙罨画楼，隔窗闻拨细箜篌。分无信使通青鸟，枉遣游人驻紫骝。月姊定应随顾兔，星娥可止待牵牛？垂杨疏处雕栊近，只恨珠帘不上钩。'"详案：铁蟾浸淫于义山者深，故此诗

酷肖义山“月姊曾闻嫁彩蟾”一首。

33.《南齐书·刘琎传》:“应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案:潘岳《西征赋》“饔人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靃靃霏霏。”琎用其语。

34. 李义山《判春》诗:“珠玉终相类,同名作夜光。”案:《文选·西都赋》李善注:“经典不载夜光本末,故说者参差。”《西京赋》云:“流悬黎之夜光。”《吴都赋》:“隋侯于是鄙其夜光。”邹阳云“夜光之璧”。刘琨云“夜光之珠”。然则夜光为通称,不系之于珠璧也,此义山“同名”所本。

35.《戴东原文集·董愚亭诗序》:“张揖注《上林赋》‘掩群雅’,则曰:‘《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揖据二雅篇数之存者,而篇之为人,岂非以诵其诗篇,而可想见其为人与?”案:以篇为人之说,本阎百诗《困学纪闻笺》。

36. 章实斋《文史通义》,尊郑渔仲而抑马贵与,人多河汉其言。然其称《通考》云:“就《通典》多分其门类,取便检阅;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于折衷;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详谓,此正贵与长处,实斋深致不满者,孰知其为知己之言也?

37. 俞理初《癸巳类稿》《存稿》两书,原名《米盐录》,见叶润臣《桥西杂记》。道光癸巳,理初会试不中第。通州王菽原礼部,醵金为刻《类稿》十五卷。其后张石洲穆又取理初未刻之稿,刊入《连筠簃丛书》,即《存稿》也。两稿皆以“癸巳”署名,以始于癸巳写录之故。菽原得理初卷,荐而未售。时歙曹文正振镛主会试,仪征阮文达副之。文正深抑理初等为迂诞之学,捆束诸卷,不付文达一观。文

达后知之，惟有太息而已，菽原有诗四首赋此事，中有云："如是我闻真识曲，最难人说旧知名。"又，"冥鸿已分翔寥廓，莫雨萧萧识此心。"其为理初惜者深矣！

38.《唐广州张曲江碑》："虞机密发，投杼生疑。百犬吠声，众狙皆怒。"此四语，凡隶四事：一，《尚书·盘庚》及赵至《与嵇茂齐书》；二，《战国策·秦策》；三，《三国志·魏书·卫觊传》注；四，《庄子·齐物论》。近世空疏之士，至文须附会处，阁笔冥思，无事可喻，直以"为众所疾，谤言日起"了之，然则古之为文章者，宜废此譬一体，而由六经以下，未尝绝焉。抑直致之不如婉曲邪？

39.《魏志·国渊传》："时有投书诽谤者，其书多引《二京赋》。"又《高堂隆传》："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意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案："西京"者，《西京赋》也，"柏梁既灾"下，皆赋语。国渊谓"《二京赋》，博物之书"，可知汉魏士人习诵者多，于渊、隆两传见之。

40.《汉书·扬雄传》后载《法言》十三篇序目，继以班固赞曰："雄之自序云尔。"盖谓此序目亦雄自序原文。雄之自序，本仿史公而作，史公《自序》入《史记》诸篇序目，故雄亦效之。颜师古不察，乃谓《法言》目之前为雄自序，非也。赞又云："《法言》大行。"案：孟坚《汉书》所采《法言》，如《王贡两龚传序论》，郑子贞、严君平二人引雄著书言，"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至"不亦宝乎"，此《法言·问神》、《问明》两篇中语。《东方朔传赞》引扬雄以为"言不纯师"至"其滑稽之雄乎"，见《渊骞篇》。又孟坚《东都赋》："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此全用《渊骞篇》语。所谓"《法言》大行"者以此。且有见之于东汉碑版者。《郎中郑固碑》："大男孟子，有杨乌之才，苗

而不毓。”《问神篇》:“奇而不苗者,其吾家之童乌乎?”《隶释·夏堪碑》:“睎骥颜。”《学行篇》:“睎骥之马,亦骥之乘。睎颜之人,亦颜之徒。”皆《法言》也。

41. 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论吴任臣《十国春秋》云:“志伊自言,采薛氏《旧五代史》,恐实未见,虚列此目。”详案:《南雷文定》附录载志伊与书云:“拙著《十国春秋》,专俟薛居正《五代史》,略为校雠,遂尔卒业。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沧兄之便,希慨寄敝斋,一月为期,仍从沧兄处璧上,断不敢浮沉片纸只字。切祷!切祷!”案,南雷自定其文,既附吴札于后,必经借与吴者。谢山又云:“吴任臣向之借未肯。”此特以意度耳。任臣既借得此书,岂可谓之虚列其目?西庄从乾隆时不见薛史,遂多悬揣之语。

42.《水经注·河水篇》:“所谓巨灵赑屃,首冠灵山者也。”案:“巨灵赑屃”,见《西京赋》。左思《吴都赋》:“巨鳌赑屃,首冠灵山。”善长引“巨灵赑屃,厥迹犹存”。而误引《吴都》,又改鳌为灵。当由熟于张、左之赋,而互引不觉也。

43. 邵二云先生《南都事略》,唐端甫曾见有活字本。见《复堂日记》。而唐以外无有称者。王益吾先生言,马端敏督两江日,有人持此稿以献,将付局刊行,会端敏遽卒未果,稿亦不知为何人所得。今闻藏洪琴西先生后人所,不知得一出否?

44.《文选·汉高祖功臣颂》李善注引《汉书》:“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陈平曰:‘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信闻天子出,必郊迎。此特万世之事也。’”胡氏《考异》云:“‘万世’,当作‘一力士’三字。”详案:《癸巳存稿·孙学道小传》,载其友人亦尝以此注质之。学道曰:“‘万世’乃‘万士’之伪,‘万士’乃‘一力士’之伪。”此较《考异》明

甚。时《考异》未出也。

45.《庄子·庚桑楚》:"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陆德明音义:"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著戴者,谓著冠,世世处楚朝,为众人所戴仰也。著封者,谓世世处封邑,而光著久也。"王厚斋《困学纪闻》疑甲氏即屈氏。谓汉兴徙楚昭、屈、景于长陵,以强干弱枝。三姓至汉初犹盛。案:屈氏兴于楚,在昭景之先,功绩较著。若原之忧国湛身,有光洪族,不应阙漏。厚斋之言,殊为可信。

46. 高文恪士奇所刻隋杜公瞻《编珠》,自昭德晁氏、直斋陈氏,皆未著录。故《四库提要》颇具疑词。余检核杜氏自注所引,皆无异书。疑是后人伪撰,文恪盖为朱竹垞所惑也。朱竹垞《曝书亭集·杜氏〈编珠〉补序》言:"是书余获自中簿手钞以归,詹事钱唐高君按其目补之。"

47.《后汉书·姜肱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灵帝手笔下诏曰:'肱抗凌云之志,养浩然之气。'"用班固语。班固《答宾戏》:"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

48. 李太白《古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谓自建安以后,绮丽不足珍也。或谓太白并建安抹杀之,误矣。韩公《荐士》诗:"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推重建安亦至。所恨两君,漫于陶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仅云"陶潜避俗翁"也。朱子最重太白《古风》。

49. 刘知几《史通》,体拟《文心雕龙》,虽摛辞稍远涉齐梁,《文心雕龙》作于齐代,告成于梁朝。其博辨纵横,间以骈偶,隶事淹雅,不减彦和。又熟精《文选》,或用其成句,或檃括其语。浦氏《通释》有不能尽知其出处者,予略为证之。如:《二体篇》:"悠哉邈矣。"潘岳《西征赋》"邈矣悠哉"。《书志篇》:"强著一书。"杨修《与临淄侯笺》。"筇竹传

节，�酱流味。”左思《吴都赋》。“筛”，左作“邛”；“竹”作“枝”。《载文篇》：“福不盈眦。”班固《答宾戏》。《因习篇》：“曾无先觉。”沈约《谢灵运传论》。《邑里篇》：“居于晋者，齿便从黄。”嵇康《养生论》：“齿居晋而黄。”《言语篇》：“先生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刘孝标《辨命论》：“左带沸唇，乘间电发。居先王之桑梓，种落繁殖，充牣神州。”《品藻篇》：“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刘孝标《辨命论》。《直书篇》：“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扬雄《解嘲》。刘节去“可为不可为”五字。“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潘岳《西征赋》。《鉴识篇》：“穷达命也。”李康《运命论》。“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陆机《文赋》。“反”，陆作“或”，“嗤”作“吹”。《探赜篇》：“强奏庸音，持为足曲。”陆机《文赋》：“放庸音以足曲”。《书事篇》：“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陆机《豪士赋序》。“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刘孝标《辨命论》：“圣贤且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序传论》：“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张衡《东京赋》。“班门之雄朔野。”班固《幽通赋》：“雄朔野以飏声。”《杂述篇》：“先生桑梓，列圣遗尘。”左思《魏都赋》：“夫魏都者，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疑古篇》：“人风婐划。”左思《魏都赋》：“风俗以韰果为婳。”李善注：“《方言》曰：‘惈，勇也。’果与惈，古字通。《说文》曰：‘婳，静也。’”子元所云，本《魏都赋》，传写数经，字画小异。浦氏指“婐划”为文身，误矣。《史官建置篇》：“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韦昭《博弈论》。“闻”，韦作“称”。皆是也。

50. 元遗山《寄钦用》诗：“坐客无毡客益寒。”案：杜甫《戏赠郑广文诗》：“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施北研注但引《南史·江革传》，不合。又《赠张文卿御史》诗：“会有先生引镜年。”案：《文选·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引镜皆明目。”李善注引谯周《史考》《史考》上当脱“古”字。云：“公孙述窃位于蜀，蜀人任永，乃托目盲。及述诛，永澡盥，引镜自照曰：‘时清则目明也。’”永事附见《后汉书·独行·李业传》，无引镜事，故置彼引此。施氏之注，采金源文集最备，而于故实颇不详悉。叶润臣、钱警石两先生皆言之。

51.《李申耆先生年谱》三卷，附录一卷，排印本，阳湖弟子蒋彤编。中有二事，录以备考，是昔所未闻者。一云："道光癸巳夏五月，始校刊顾氏《日知录》。先是嘉定钱氏大昕，评释《日知录》百数十则，生甫录以示先生。乃谋推其义例，通为笺注，有资实学。嘉定黄潜夫汝诚，肯任剞劂之费。既又得扬州、南屏诸家，皆尝用功于是书者，有可采录，悉收之。山子、生甫分司之，彤亦与校雠焉。"案：今传《日知录集释》，题嘉定黄汝诚名。《年谱》又云："十四年四月刊《日知录》成。生甫又为刊误。"今黄氏集释，亦附有刊误。是先生此书，与吴、毛诸君共撰，借刻于黄氏。此不可不知也。又云："道光二年壬午，先生在扬州，馆鲍氏，颇有园林之胜。为搜集八代全文，上自汉魏，下迄于隋。当嘉庆甲戌乙亥间，扬州盐政阿，校刊《全唐文》，孙观察星衍预其事。旋与弟星衡、严孝廉可均撰集是书，而未竟业。鲍氏意欲缮完进呈，故以属先生。"又："五年乙酉，纂集八代全文，成二部。其一以时代先后相次，一则以类相从。分数十门。心该屡书来，为鲍氏致拳拳。然鲍氏不亲取，竟不致也。"详案：此书倡于渊如先生，俞理初《癸巳存稿》亦著其说，又略及鲍氏事。严氏可均辑本出，其序及凡例皆不著渊如先生倡议原始。谭仲修先生《复堂日记》，谓亲见吴山尊先生日记，谓严氏攘孙之美。幸理初与《年谱》能言其故。近世黄冈王氏毓藻刊严书，颇疑俞说为孤证，盖亦未见此谱。惟谱言纂集二部，一以时代，一以类从，缪蓺风先生曾见类从本。今严氏原辑，乃假王氏以传。虽蒋于《年谱》，容有附会，而倡自渊如先生，则无可疑也。杨先生守敬《晦明轩稿》，跋严氏此书，以山尊之言为诬。案：《孙渊如先生年谱》："先生六十四岁，主讲钟山书院，与严孝廉及弟星衡，撰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俞氏、蒋氏之言不误，杨先生为之左袒，非也。

52. 郗，音绨。本高平望族。《元和姓纂》重编本，郗姓在六脂内。汪龙庄《史姓韵编》误刊晋都郗于十一陌，次郤姓后。乃使鉴、

愔、超祖孙，音姓俱易，殊失检点。

53. 柳子厚《柳州谢上表》："潢污易竭，抑有朝宗之愿。"案：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注未引。

54.《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九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九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案：《索隐》谓桓宽、王充以衍之言为迂怪，至谓衍以匹夫营惑诸侯。不意今日五洲交通，其说竟验。刘昼《邹衍别传》云：《北堂书钞》九十七。"邹子博识，善叙事，有禹益之鸿才。道深东海，名重西山。日月不能乱其辉，金玉无以比之贵。"推挹甚至。所谓禹益鸿才者，抑衍得之亲历，古籍有此说，昼乃据之为传邪？案：《北齐书》、《北史》，并有《刘昼传》。今南海孔氏校刊《书钞》，作"刘画"，疑为"昼"之伪字。《昼传》言"撰《高才不遇传》三篇"。衍与庄周别传，同见《书钞》。此篇疑为《高才不遇传》中人也。

55. 德清戴望子高《谪麟堂遗集》，会稽赵之谦㧑叔刻本。卷首有施补华均父《戴君墓表》，极言子高堙厄失志，摧颓以死。子高之学，受于陈硕甫、宋于庭两先生。又为凌厚堂婿，具有渊源。子高初客福建周季贶星诒官所，后为曾文正公招至冶城书局校书。一时宿彦，俱为之下。往闻丹徒谢湘谷先生言，子高有上曾文正书，最佳。今其集中不载。又云子高甚诋朱子，身撄羸病，殆亦有故。谢先生文稿，有子高评语，行草累累，如绳之相系，今颇忆之。

56. 昔至宝应画川书院，观汪容甫先生所得汉射阳石门画像。此石为刘楚芗先生向汪子喜孙乞回，置宝应学宫。后以乡人言，上

有老子像，不应间厕孔庙，乃设画川书院。地为乔石林先生别墅，中一室祀石林先生，所题扁额，皆赠石林者。汤潜庵云："词宗武库。"于襄勤成龙云："今汲长孺。"左右悬两木榜，左写潘次耕撰石林先生墓志铭，右书朱竹垞表墓之文。皆诸城李方赤璋煜书。时官扬州府。

57. "洴澼絖不龟手之药，鬻其方得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至裂地而封。"《庄子·逍遥游》。"汉质民以洒削而鼎食。"《汉书·货殖传》。郭象云："当其所须则无贱，信哉。"《庄子·徐无鬼》注。

58. 邹叔绩《敦艺斋诗存·五君咏》，咏东野云："东野峭且坚；冈岩九亿尺。旁出无寸寻，仁羿莫能蹠。"案：《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高万仞，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郭璞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艺如羿者，不能登此山冈岭巉岩也。"此事人罕用。

59. 会稽章逢之宗源所著《隋书经籍志考证》，仅有史部。据孙渊如先生《古史考序》，谓逢之辑书满十馀笈，欲售之毕督部，会楚中有兵事而止。卒于嘉庆某年。遗书遂为叶君继雯所得。详案：即汉阳叶氏也。杨惺吾先生谓历城马国翰所辑《玉函山房丛书》，即逢之稿本，未知其审。

60. 韩退之最重李、杜。于其诗见之。曰："李杜文章在。"曰："少陵无人谪仙死。"曰："远追甫白感至诚。"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曰："蜀雄李杜拔。"曰："勃兴得李杜。"今人于同时前辈，称之如此者鲜矣！

61. 古有以一句为一言者。《论语·为政》："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左传·定公四年》："晋赵简子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

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十年传:"驷赤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杜预注:"《扬水》,《诗·唐风》。卒章四言曰:'我闻有命。'"详谓四言言不敢以告人也。亦以句为言。

62. 郝懿行《晋宋书故》:"今世馈送,无论品物雅俗,通辞谓之人事。此言亦有所本。《宋书·谢方明传》:'守宰不明,与夺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恩幸传》:'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溯而上之。'《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五曰去人事。'《何曾传》:'郡守有宰牧少恩,好修人事者。'《裴秀传》:'交关人事,诩之罪耳。'此在魏末晋初,已有此名矣。"详案:《后汉书·贾逵传》:"此子无人事于外。"章怀注:"无人事,谓不广交通。"其义已见后汉,不止魏末晋初也。

63.《庄子·达生篇》:"夫忿滀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案:《太平御览》七百三十九引《庄子》云:"流脉并作,则为惊怖。阳气独上,则为癫病。"疑亦《达生篇》此段佚文。然前人未有言之者。

64. 杜少陵《谒先生庙》诗:"欧血事酸辛。"案:言武侯粮尽势穷,忧恚欧血。本出裴松之注引《魏书》,松之已辨其妄,故《蜀志》不载。少陵云"事酸辛",亦觉其言不实也。

卷　三

1．明吴瑞徵《世说序》："骋剧谈于黄马，纵雄辨于碧鸡。"《广绝交论》。"班生有馀事之谈"，《宾戏》。"扬子有雕虫之叹"，《法言》，亦见曹子建《与杨祖德书》。"又能使俗士颓濯其鄙吝，庸流输写其懊浊。"《七发》。皆见《文选》。余特为注出，知明人尚有爱重《文选》者。

2．尤西堂《明艺文志》，于黄省曾刻《两汉纪》，赵用贤刻管、韩两子，则署为：黄省曾《两汉纪》，赵用贤《管子》《韩子》。《四库提要》讥为："某人所刊，即署某人，恐有明一代之书，版志不胜收矣！"详昔见诸通志、郡志艺文，皆有此病，非经通人一手综理不可。如参一二俗子其间，则相沿为例矣！

3．沈子培先生尝语余云："惜抱集中有《戏赠鄞章生》诗，似为章实斋。不知何以称鄞人？"因诵姚诗云："山泽歌讴自负薪，谁招跌宕入京尘。翘身曳步惊风止，蹙齃魋颜拟圣人。扪虱九流随俯仰，雕龙万古会精神。若教一与貂蝉列，便作当时折槛臣。"余曰："实斋状极陋，见曾宾谷赠章诗。此诗一一与章合。章为朱竹君入室弟子，惜抱与竹君至交，或相遇于椒花吟舫中，故有此赠。考当时鄞人无章姓能称此诗者。鄞与会稽邻郡，惜抱或误记为鄞人欤？"沈曰："然。"

4．徐承宣《茶坪诗钞·七哀诗》，其《副相兴化李公先生》一首，为先木庵总宪公作也。诗云："北盟编名新，东京事谙旧。枣园卧耆儒，著述称上寿。过江上封事，神听忻报酺。原注：谓公尊人映碧

先生。公少趋庭时，遗经手亲授。传闻直庐归，桃核出怀袖。豸冠宪万邦，献纳帝左右。我生背时趋，未落彭宣后。哀情不能抒，继起望三秀。”“北盟”“东京”二语，指映碧《南渡录》、《三垣笔记》言之。

5. 阎潜邱先生少日，集陶贞白、皇甫士安“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为楹帖。钱竹汀先生文集《阎先生传》、江郑堂《汉学师承记》俱言之。贞白事明见传中，《晋书》士安本传无此。曾询缪蓺风、杨惺吾两先生，俱云未知。偶读《世说新语·文学篇》“左思”条，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有之，欣然如解症结。潜邱此语载《困学纪闻笺》“好问则裕”条下。

6. 余往谓刘子玄《史通》，熟精《文选》，取裁最富，已撷其显者著之。今观其《书志篇》有云：“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苟为渔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者哉！”初疑子玄缀此“贫罄”二字，近于雕琢。极思代以他言，则拟之曰：“何虑山童而海竭哉！”语究不工。以竭之于童，不相配合。必曰海涸而已，亦不工。忽忆左思《吴都赋》：“谿壑为之一罄，川渎为之中贫。”嗟乎，此子玄所以用“贫罄”也。古人文字于不经意处，亦必不苟，谓之熟精，非邪？

7. 吴自牧《梦梁录·历代方外》：“僧宗杲，字昙晦。此僧虽林下人而义笃君亲，谈及时事，忧形于色而垂涕。”详案：吾乡洪储继起和尚，在国朝革鼎后，颇似宗杲。

8. 康骈《剧谈录》：“昔邓艾枭鸣，乃军胜之兆。”前见刘聚卿新刻《剧谈录》如此。余谓“邓”是“谢”之讹。后观《学津讨原》本，亦是“邓”字，校书真不易也。

9. 《酉阳杂俎》十六：“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以假角易

之。'"详案:此疑为刘孝标《类苑》中语。

10. 韩公《永贞行》:"君不见太皇谅阍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又《忆昨行》:"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无底幽黄能。"其深怨王伾王叔文如此。在当时伾文之于退之,固未尝必欲陷之死也。公诗如此,乃似幸灾乐祸,非仁人长者之为。唐之北军,为宦者所摄久矣。公乃云"天子自将非他师",此伪言也。叔文之事,自范文正、王伯厚及本朝王西庄为之湔雪,余不复具论。特揭公当日赋诗如此,不无已甚,于其词气间得之。

11. 赵文敏、王弇洲、钱牧斋递藏之宋本《前后汉书》,据桂未谷《札朴》言,为于文襄购进内府,今载《天禄琳琅书目》卷二中,王、钱三跋具在。钱跋言鬻之四明象山。象山名三宾,为牧斋门人。后与牧斋争柳如是,构衅绝交。编校琳琅表进者,有文襄领衔,云谢象山无考,不知即三宾也。

12. 李端叔《姑溪集·与孙肖之手简第六首》:"读渊明诗有味,此境界难入。如东坡笃好之,然所知只是其诗加闲放尔,了无一点气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东坡和陶,余向不以为然。不但句字不似,并押韵亦不似。"端叔此言,余深服其当。

13.《庄子·徐无鬼》:"良位其空。"陆氏释文引司马云:"良,良人,谓巡虚者也。位其空,谓处虚空之间也。"此极似今之巡士,竟夜植立,往来侦伺。余昔为某制府撰寿序时,初设巡警,余以汉碑"街弹之室"隶之,若改易《庄子》此语,尤确。

14. 姚宽《西溪丛语》:“东坡《浊醪有妙理赋》:‘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饮吾友。’仆,谓我也。或以为奴仆,误矣。”案,吾即我也。吾我复成何义,当仍作奴仆解。

15. 于友人架上见有《李二曲集》,乃道光戊子长白完颜恽珠刻本。前有恽序,麟见亭河帅之母夫人也。夫人为常州恽氏,序文慷慨论世,居然有法。集凡二十六卷,后附恽逊庵先生事略,题族孙恽珠编。又附恽寿平事,言随其父客建宁,陈锦破建宁,寿平被虏。锦无子,纳以为子。锦至杭州,逊庵遇寿平于涂,因与僧谛辉怵锦妻:“此子当度为僧,不然将死”,以此得脱。较袁子才所记为详。约略记之如此。

16. 丹阳姜兆熊《公宴诗序》:“鄂西林夫子开藩吴下,三载于兹。今岁春莫,集多士于春风亭,为言:‘自之官未宴一客,今具含桃竹芽,与诸君共赏清味。殆不忘做秀才咬菜根故态也。且世俗几以书生二字作谩人语,然二字意味,外人如何得知,今又何须脱却耶?’”案:此文端轶事也。后为将相,殆犹未忘书生意味。当遵文端语不敢脱却,以存本来面目。

17. 唐元载为宰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见《新唐书·艺文志》。发,晋卿子,附见《文艺·卢纶传》。纶传附见诸人,略载仕履。发括访书籍,是为雅闻,而独遗之,何也?元载亦不可及。

18. 吾乡结亲下聘,谓之“过礼”。《孟浩然集》有《送桓子之郢成礼》诗:“闻君驰彩骑,躞蹀指南荆。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标梅诗已赠,羔雁礼将行。今夜神仙女,应来感梦情。”所言与今下聘结婚,情事俱合。

19.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所记宣和玉杯、定窑鼎两事，奕奕如生。尤物足以移人，积于酿祸，波及数姓，则流传于世，不如速毁之为愈也。巧偷豪夺，快于一时，永宁之藏，冰山之录，独不虑悖出耶？

20. 《孟东野集》有《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诗："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审是，则玉川非束阁不观者。又云："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下免尘土侵，上为云霞居。"末语为震川"文卿云轮囷"所自出。郑子尹珍有"巢经巢"，遂以名集，亦出于此。

21. 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本当云"坠涕"、"危心"，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本李善说。杜少陵《秋兴诗》："香稻啄馀鹦武粒，碧梧栖老凤皇枝。"本当云："鹦武啄馀香稻粒，凤皇栖老碧梧枝。"杜乃颠倒其语，便自不平。

22. 林吉人佶手写三集付刊，《渔洋精华录》、《尧峰文钞》、《午亭文编》也。《精华录》、《尧峰文钞》，早经寓目，后又见《午亭文编》。又《渔洋续集》，为常熟黄子鸿书，体仿宋椠。余二十馀见于扬州书肆，墨色黝然，字画锋棱，直若可揭，至今犹得忆之。

23. 明冯具区梦桢《跋孙觌尚书尺牍》云："阳羡孙老，得东坡弃婢而生尚书，实东坡遗体也。"余昔谢缪蓺风先生惠《鸿庆居士集》诗有云："遗体唐风传杜牧。"谓杜荀鹤亦牧之遗体也，故以为比。

24. 戴凯之《竹谱》，俱四言韵语。名为谱，实赋也。自疏所出，与谢灵运《山居赋》同。其引刘渊林注，校之今《文选·吴都赋》刘注，不无少异云。"夷人以簟竹为矛"，今作"簟竹大如戟，交趾人锐

以为矛”。又云：“筹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辄死。”今作“夷人以为觚，刺兽，中之则必死”。盖传写之本不同。此书四库入谱录内，《提要》疑《百川学海》指凯之为晋人，不知所出。《汉魏丛书》本王谟跋引钟嵘《诗品》，有“宋参军戴凯之”；又《宋书·邓琬传》：“遣戴凯之为南康相，与齐王世子战，败遁走。”官爵事迹，略有可考。又：“此谱当是相南康时所作，故书中所采竹族，多在五岭左右，亦就所闻见言之。”其语甚确。

25. 章实斋《丙辰札记》：“施集谓《施愚山集》。有《周侍郎释系南还》诗，周不知何人。”详案：此周侍郎亮工也。又云：“世传《朱子治家格言》，乃元时朱柏庐所为。”案，柏庐名用纯，国朝昆山人。又云：“余丁酉乡试，墨藜‘回之为人也’句题文，开讲云：‘颜氏之子，才惟殆庶。’此语出于《史通》，乃六朝常调。”案，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已有“照邻殆庶”语。又云：“姑布子卿相赵无恤事，见《赵世家》，司马彪云：‘姑布，姓。子卿，字。不知其何名。”案，《荀子·非相篇》杨倞注：“姑布，姓。子卿，名。”偶读此书数列，为释其疑。

26. 《三国志·荀彧传》裴注引《三辅决录》：“严象，字文则，京兆人。建安五年为孙策庐江太守李术所杀。象同郡赵岐作《三辅决录》，恐时人不尽其意，故隐其书，唯以示象。”案：赵岐建安六年卒，去象之死才一年耳，岐书固已早成。虽岐自序：“其人既亡，行乃可书。”若“同郡赵岐”以下云云，必非《决录》之语。盖挚虞《三辅决录注》也，挚注易混为《决录》正文。即高邮茆氏所辑，亦不能有所别择。

27. 《大唐故公士安令节墓志铭》，进士荥阳郑休文撰。文有云：“班家十纪，初则朔野扬声。”案：班固《幽通赋》：“系高顼之玄胄

兮，雄朔野以飏声。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休文之名不著，其文隶事颇工。其为神龙元年，选学已彰明矣。

28.《史记·田单传》："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案：此皆《孙子》语。前五语出《势篇》，后四语出《九地篇》。殿本《考证》仅知举《九地篇》。《集解》两引魏武帝说，即武帝《孙子注》也。小司马谓"注引魏武，盖亦军令"，此不知魏武有《孙子注》。孙氏星衍所刊《孙子十家注》，前有《孙子叙录》一卷，引《战国策》孙膑说。至《潜夫论》，皆疏所出，或云语出某篇，或云语意本某篇。而此引《势篇》、《九地篇》，略而不及，所谓失之眉睫也。

29. 阎潜邱先生若璩，字百诗。取义应璩之《百一诗》。往尝告之亡友袁君淡生，亦以为然。先生又字瑒次，见张石洲《㐆斋集·沈果堂钞尚书古文疏证跋》。《魏志·王粲传》："应瑒弟璩。"故字瑒次。

30. 阮文达《揅经室续集》："得《复初斋全集》诗，六十六卷。十七集胪列。暮年续一集四卷，李所撷。"文达自注云："公小门生李彦章，又刻其末集四卷。"余昔得七十卷本，标目只作六十六卷，李刻四卷，即附其后。覃溪诗文俱不高，而无事不涉考据，原原本本，动罄其蕴。乡曲小生但能观潜研堂、复初斋、揅经室三家全集，于学问之道，已自得师。由此读书，始有定镜，可照妍媸矣！

31.《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案：《世说新语·文学篇》："王孝伯问其弟睹：'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所称古诗，自晋已然，昭明故仍其旧。

32.《古诗录》十二卷，阳湖张琦翰风撰。凡由汉至隋一百七十一家，一千一百十八首；《乐府歌辞》二百八首；无名氏诗三十六首。翰风此录，欲配其兄皋文《七十家赋钞》。而以比兴说诗，钻味窥蕴，自树一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其前导也。每采祚明之说，而讳其所自。谓："阮籍、左思、郭璞、陶潜、江淹、庾信六君子，声出金石，气成虹霓，情深文明，言近指远，上窥风雅，同符屈宋。"详案：阮籍、陶公，尚矣；子山哀丽，亦自可人；太冲、景纯、文通，犹未足以当此。若推陈思为首，则得矣。

33. 阮云台先生初督学山东，著《小沧浪亭笔谈》，所举诗文即附其后，至浙始成之。在浙督学任，复撰《定香亭笔谈》，为浙抚时始成。二书体格一例，文选楼本，极不易得。溧阳宋氏，前刊《定香亭笔谈》小字本。近苏、浙官书局分刊两书，乃汪郎庵侍郎从臾成之。汪跋《小沧浪笔谈》云："客秋余应刘景干中丞诂经讲席之聘，谈及《定香亭笔谈》，中丞欣然付书局重刊。今吴仲饴世丈来摄苏藩，语及《小沧浪笔谈》，亦即亟授剞劂。半年之中，一刻于杭，一刻于苏，合之双美。以余一言发之，斯可喜也。"

34. 张稷若《蒿庵闲话》，述张如命说："东坡文字，亦有信笔乱写处。如《前赤壁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七月，日在鹑尾。望时，日月俱对，当在娵訾。斗牛二宿在星纪，相去甚远，何缘徘徊其间？坡公于象纬未尝留心，临文乘快，不复深考耳。"详案：不特此也。如"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月明"，当指孟德诗"月明星稀"。如指《陈风·月出》之诗，但《陈风》有"窈纠"，无"窈窕"，若用《关雎》"窈窕"，则于义无取。余意当谓"诵月出之诗，歌窈纠之章"。首举其篇，次举其章。又以避下"月出"，遂改为"明月"，又误"纠"为"窕"。此出余之臆测，曾与吾友王君雷夏言之。

35.《孙渊如先生年谱》，上下两卷。六十岁前为同里张绍南撰。六十岁至六十六岁，江宁王德福续撰。缪蓺风先生将刻是谱，以钞本及写样本属校。原钞亦有误字，改正于后：上卷第七页“嵇文康公璜”，康改恭。下卷一页“得书大惊阻”，阻改沮。十四页“大父再逢乡举”，原钞父上无大字，朱笔添大字。案，此渊如父，非大父也。此谱于渊如事，惜未详备，若以张石洲阎、顾谱例之，其待补者尚夥也。

36. 明俞安期《唐类函》有红字目录。前闻之老辈，而未知出于何书。后见吴槎客《桃谿客话》，始悉其事。此见第三卷内，云：“宜故多盗，案，宜谓宜兴。俞安期辑《唐类函》初成，尝载百十部以出。中道被掠，他物称是，追捕无所获。安期乃复印数百部，以红字目录印书侧鬻之，未几盗书亦出，以无红字，诘之遂首伏。人多其智，好事者争买红字《唐类函》，因之大售。今世犹贵红字《唐类函》，其实与黑字无异也。”原注，周芚兮大令说。

37. 曾见阮文达隶书一联云：“《左传》曰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养者以之。《礼记》曰期颐，《易卦》之颐，口自实，期颐而已。”款署：“道光戊申秋仲八月，颐性老人书于林泉。”案：戊申为道光二十八年，时公年八十五岁，次年即薨。公《左传校勘记》，“能者养之以福”下云：“各本并作‘之以’，惟《汉书·五行志》、《律历志》、《酸枣令刘熊碑》，均作‘以之’。惠栋云：杜注：‘养威仪以致福。’则当如《汉书》所引‘养以之福’，与下‘败以取祸’文正相对。”文达系用旧意。

38. 沈文悫《送杭堇浦归里》诗云：“邻家未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案：《韩非·说林》第二十二：“邻人有子将官，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

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战国策·卫策》：“卫人迎新妇，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此至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鲍彪注：“初为妇而云然，失之蚤也。”时堇浦以考御史妄言放归，文悫隶事之确始此。

39. 黄氏瑞《台州金石录》载《唐赐钱武肃王铁券》，有“悰染齐人”语。案：当作“悰悰”。语本张衡《东京赋》“悰悰黔首”。唐讳“世民”两字，因改“枼”为“亲”，又误“悰”为“染”。“齐人”即“齐民”。

40. 《左氏成二年传》：“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杜预无注。案：《说文·聿部》：“肃，持事振敬也，从聿在㶊上。战战兢兢也。”此为肃字确诂，当谓先轸诸人震肃将军事。叔重传贾侍中之学，此必侍中《左传》旧说。

41. 徐健庵《憺园集》卷三《京口诗》：“两岸青螺看似旧，十年皂帽竟何成？”当指张忠烈煌言从郑延平入江一役。

42. 黄冈万氏《困学纪闻集证》，载其伯父南泉序，有“学者黜是蚩泠符也”。案：当作“诊痴符”，见《颜氏家训》。“蚩泠”二字俱误。倒置尤不易解。

43. 戴东原先生每作文，先诵《史记·魏公子列传》数遍，始下笔。余取传观之，此全用借宾定主法。愈曲愈张，愈繁愈静。传中公子凡一百四十六见，但觉如珠之溜盘，又如落花缤纷，一一坠地。

44. 《宁都三魏集》，四十八本，错字甚多，批点尤蹈明季恶习。叔子文务为尽言，无论知与不知，必铺张门面，以示涉猎者广。按之于理，有“博士书券，不见驴字”之病。若夫揖攘纡馀，表里肃穆，叔

子去此益远。转令人思竹垞、钝翁、西溟不置云。

45. 贵池章永祚《南湖诗集》卷三,《哭朱竹垞夫子》诗:章为竹垞典试江南所得士。"布衣入承明,恣情探甲观。至尊殷倚毗,萋斐来同闬。一弃不复收,著述牛可汗。"余案竹垞第二次斥出南书房,群谓高江村挤之而未有确证。此云"萋斐来同闬",高平湖人,其为江村无疑。

46. 朱椒堂《蕉声馆诗》卷三《咏文后山所藏汉赵婕妤玉印诗序》云:"印径汉虑傂尺一寸三分,凫纽纯白,纽旁有朱文斑半黍,缪篆四字:'婕妤妾赵。'案,《汉书》飞燕、合德皆曾为婕妤,此印难定为谁所佩。第其篆法古浑媚逸,非后人所能作者。矧玉色温润入凝脂,洵奇宝也。又婕字作婕,足校班书。"诗云:"后山雅似文三桥,阁开清闷邻紫桃,紫桃轩中一方印,入手换却青琼瑶。"四语便挈全题。印本严世蕃物,后归李竹懒,竹懒又归后山。迨归龚定庵,始张大其说。定庵负博进斥去,展转归潘德舆。潘游吴,携以自随,吴清卿曾见之。潘后又归陈寿卿。江建霞从汪柳门到广东,仅见藏印之匣,尚不知归寿卿一段故事。见江前尘《梦影录》批注。张石洲亦有咏此诗,见《月斋集》。案,印实奇物,姚衡《寒秀草堂笔记》谓某贾伪作,以给定庵;又李芗客与人书,言定庵用贱值得之,皆非。

47. 吴门缪曰芑,字武子,摹刻宋本《李太白集》,今称缪刻是也。曰芑为雍正癸卯续榜进士。李集祖本,有人献之李文忠,南通州范肯堂馆文忠家,乞得之。今犹藏范氏。

48. 赵岐《孟子章指》:"修行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与道乖,此天下之言性也。"一节《章指》名言,已开王辅嗣风气。又"公行氏有子之丧"。《章指》:"循理而动,不合时人。阿意事贵,胁肩所

尊。是以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末二语，王伯厚《困学纪闻》采之。

49. 陆稼书先生为潭州陈文贞相国所荐，不用师生礼。文贞叹服云：“昔年冯中堂荐魏环极，我曾荐王阮亭、汪纯庵，皆未尝用师生礼，正宜如此。”见稼书年谱。先生时年六十一。文贞为总宪时，科道员缺，上谕九卿各举所知，泽州以先生荐。由灵寿知县行取擢四川道监察御史。

50. 蓺风先生出示宋刻施顾注苏诗四卷，中有第二十六卷，宋牧仲未见。且牧仲刻本绝非景摹，不过康熙时一刻本而已。余语先生：“牧仲门下客如邵青门、冯山公、李百药，尚沿明人改头换面习气。”先生谓“然”。余又曰：“此傅稚书也，今幸见其手迹。稚字汉孺，从施元之于泰州淮东漕司任，用官钱刊此。为人所揭，且连及傅，寒士之穷如此。”先生太息曰：“是、是。”又与先生论李雁湖注王荆公诗，为元人删本。鲍渌饮、严修能皆有宋刻雁湖注不全本。先生曰：“子培正劝我景摹雁湖本，及此苏诗同付石印，非与张菊生合印不可，以渠馆书籍，无人敢翻刻也。”

51. 姜西溟《湛园题跋·题三好图》云：“查林先生以此图属题，余展卷谛视，宛然真面目也。适禹鸿胪来，谓曰：‘此公之貌，所以神似者，以有三好可寻耳。’‘吾胸中一念不起，于物一无所着，君何从得而物色之哉？’禹曰：‘杜诗曰：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评者谓太白风神，千古如见，是杜之善于为李写照也。今清风明月，何处无之？余何为无以得之邪？’相与一笑而别。遂记其语于后。”案：查林为汪蛟门别字。此吾乡慎斋写真妙诀，其胸中固有雅人深致。

52. 吴枚庵《与稽斋丛稿》，原本仅存诗词。据目，连《雨窗怀旧录》共二十卷。先君子升华府君于同治乙丑购自吴门书摊。稿中涂

改，几十之三四，为枚庵亲笔。间有眉批于上，曰西阯者，王鸣盛也；琢堂者，石韫玉也。枚庵与卢抱经、渌饮为校雠之学。诗学王新城。余以此稿，售于叶鞠裳侍讲，冀鞠老谋刻之。顷渠已逝，不知其嗣孙能守否？长州顾醉经《吴门耆旧传》枚庵小传，谓有稿若干卷，不知为二十卷也。

53. 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长楚，近下根，刀切其处，着热灰中，脱可以韬笔管。"案：今之笔套，可名笔韬，声转则为韬矣。

5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注举立言者"史佚、周任、臧文仲"三人。《正义》又推广之云："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扬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案：由《正义》言之，凡诸制作可使后世学习，皆可谓之立言。然孔氏所举者，不过寥寥数人。而历朝文人可供学习者，率亦无多。故立言者，尤贵知所抉择。"贾逵"，宜从段氏玉裁校本作"谊"为是。

55.《高僧传·齐乌衣寺释昙迁传》："范晔被诛，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迁抽货衣物，悉营葬送。孝武闻而叹赏，谓徐爰曰：'卿著《宋书》，勿遗此士。'"据孝武语，蔚宗之狱，是非正谳。惜陈兰甫《申范》，未及引此。

56. 竹垞老人手书《玉带生歌寄宋漫堂中丞》，后题："屠维赤奋若阑秋，小长卢朱彝尊录呈西陂先生教正，时年八十有一。"书共三十五行。案：屠维赤奋若为康熙乙丑，先生即于其年下世。诗集此诗编于旃蒙作噩，盖七十七岁作也。

57. 何义门与弟书："《世说》袁家本子，差误极多。将来校好，有人重刻一本，大是快事。此虽小书，然触处皆是作诗材料，又是宋诗对病之药。"自注云："见严宝成一部，乃袁家初印。有周公瑕跋，说文衡山教其做诗，先看此。"案：义门、衡山论《世说》，分际最清。原本见值白银数十两，余仅见一本，在状元境。系六合徐鼒之父藏本，蓺风先生属余往购，已为他人买去。何又言："江阴夏姓，在庙市用五钱银买了宋版《庄子》，乃项子京旧藏。前日送来看，却将郭璞序，改作王雱，雱字当与雱同。必东京新学盛时，有为此以射利者。序后别一叶，刻景德三年牒，却是真的。参知政事赵者，赵安仁也。冯是冯拯，王是王旦。"案，义门所见《庄子》，前数年见于上海市上。沈子培告余，为无锡丁某购得。余云必丁仲祜也，亟函仲祜，答云未购。蓺风后云为陕西某以八百元取去。郭璞改名王雱尚在。

58. 顾千里为阮文达校书湖上，与臧庸堂不合。杭之搢绅先生如孙颐谷侍御，不知何事与千里忤，千里盛诋之。后与其师段懋堂论"四学"，即从侍御之论发端，师弟至于互削名籍。侍御所著《文选考异》，余见千里批本，即《读画斋丛书》本。钩乙满纸。一则曰："不知《文选》，又不知《系传》，此之谓俗学。"又云："不知《文选》，又不知《后汉》，火枣儿糕，是名俗学。"又云："五臣荒陋，侍御所见略与五臣等耳。"如此凡数十处。侍御选学，不及千里之精。平心论之，既考异，广列诸说，存而不论，未为不可。千里诋之过甚，非也。千里记其后云："甲子十一月，粗阅一过。既鲜精深，亦未闳富。就其所及，仍饶疵颣。悬之国门，讵为不刊乎？涧薲居士记，时在巢湖舟次。"案，甲子为嘉庆九年，时晋江张鞠园祥云官庐州府，千里客其所。

59. 海宁陈仲鱼鳣，有《说文解字正义》。凌次仲《校礼堂诗集》有《喜陈仲鱼过访并题其〈说文解字正义〉》，云："二徐去后久尘埃，

许氏榛芜此再开。体例不嫌同孔贾，通经原自六书来。”案：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原名正义，见段懋堂《札朴序》。仲鱼此书，不知存本所在。

60.《吴梅村诗集》有《京江送远图歌》。据序，图为沈石田送其高祖惟谦赴叙州任作。图成于宏治五年，梅村见于一百七八十年之后。言“劫灰之馀，得诸某氏质库，若有神明拥护”云云。案，潘氏世璜《须静斋过眼录》云：“晤外舅，见沈石田所送吴惟谦叙州之任图。后有文林、祝允明二公送行序，俱楷书。又有都穆、朱存理题诗，石田亦有诗。卷首王烟客题曰‘名迹遗徽’四字。”即此也。梅村见于康熙初年，潘见之于嘉庆乙亥，去梅村一百四十馀年，尚完好如故。不知东南劫后，此图存否，将俟藏弆家问之。

61. 仁和朱氏，刻《结一庐丛书》，内有《刘宾客集》红样本。蓺风属余以旧钞本代校。曾记误，今于残稿中见之，为录于后。卷一、《砥石赋》：“与肌溙而为疠”，“疠”，改为“厉”，古厉赖同字。又：“杰才以奏”，“奏”，依钞本改“凑”；袁淑《乐府诗》：“八方凑才贤。”《楚望赋》：“复人寰之谊卑”，“谊”，改“喧”；鲍照《鹤舞赋》：“归人寰之喧卑”。“抨木开田”，元钞“抨，一作捽”，案，捽字是；《汉书·贡禹传》：“捽屮把土。”《何卜赋》：“豖喙之，毒堇鸡首之贱毛，各于其时，而霸其曹。”“豖”，改“乌”；此用《庄子·徐无鬼》语。《望赋》：“湘水无边章河空”，“章”，依元钞改“漳”。《令狐氏先庙碑》：“密印累累”，“密”，改“蜜”，汉晋有蜜蜡印鉴。“药蹶者，造焉而善驰”，“蹶”，依元钞改“辄”；《穀梁传》：“两足不能过，谓之辄。”此校在乙巳年十一月。

62. 段懋堂与外孙龚自珍札，援万季野戒方灵皋语：“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无用之文。”又云：“勿愿为名士。”定庵学问，大半为名

士气所累，狂悖无伦，范宁所谓“王何之学，浮于桀纣”者。余虽好定庵，不能为之讳也。

63. 黄黎洲《思旧录》，缪荃风臧有移钞戴子高校本。其中《明夷待访录》“明夷”两字，作䷣，象地火，以表其字，盖避国初忌讳。此本最古，前有全谢山序。“神伤于漳水之湄”，初谓用刘公干“窜身清漳滨”，既见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有“明年别公漳水湄”，乃知出此。因题余钞本之上，时在己酉三月。

64. 新化邹叔绩汉勋之兄汉纪，通《左氏传》，能自昧爽至亭午，背诵全传二十万言一过。案：亭午为日中，是仅半日耳。今安得有此人？事见叔绩《追忆赋》自注。

65. 甲辰见水拓《瘗鹤铭》于扬州。为沈树镛所藏。后有丁龙泓题云：“内焦山《瘗鹤铭》一种，嘉禾门人张生芑堂寄献于老夫者，乃嘉禾曹仲经手拓，于焦山下拓得之物。铓锻犹存，风神奕奕，真希世之物也。当千万珍之重之，须细心理会款式，装成梵夹本藏玩之。乙酉三月二十日敬身老人记。”又云：“《瘗鹤铭》，倪云林以为与陶贞白朱杨馆帖同法，定为贞白所书，见《云林外集》附录。当借来再检阅之。原注：包采南处有康熙刻本。敬叟记。”

66. 李申耆先生卒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六月八日，年七十三。宜兴吴仲伦、宝山毛生甫、仁和龚自珍，并卒于是年。诸子皆负东南之望，同时殒丧，人以为异，见申耆年谱。

67. 郑子尹《巢经巢诗后集·书鄂生诗稿》：“羸牛饴草鞭不动。”又：“因君一忆竹垞翁，晚岁斯文归夏重。”自注：“朱查重表兄弟。”案：“饴”，当作“齝”。《尔雅·释兽》：“牛曰齝。”郭注：“食之已

久，复出嚼之。”《说文》亦云：“齝，吐而噍也。”余生长乡村，亲见其状。又自注当作“朱与查夏重表兄弟”。脱“与”“夏”两字，诸刻皆缺。

68. 山谷《送范德孺知庆州》诗：“妙年出补父兄处。”案：《后汉书·朱穆传》疏言：“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此自可引，任注引佛书，非其朔也。

69. 《汉书·叙传》：“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师古曰：“斿每奏校书之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师古曰：“于天子前读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案：《汉书·艺文志》所举校书四人，不数班斿。窃意斿为外戚，通籍禁中。凡向奏进之书，斿得读于上前，盖职兼内外，故得蒙优赏。此事王伯厚《汉艺文志考证》未及。

70. 施愚山闰章《见宋荔裳遗诗凄然有作》：“张堪妻子知谁托，巢卵长抛虎豹丛。”沈归愚选此诗入《国朝诗别裁》，附注云：“张堪卒于官，无托妻孥事，此约略语。”详案：《后汉书·朱晖传》：“同县张堪，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诗用此，但不见堪传耳。

71. 幼闻长老言，泰州牧修州志，聘一异县曹姓监生为总纂，毅然以笔削自任。志成，州人不平，摘其瑕疵，刊成数卷。吹垢索瘢，有曹本不误而指为误者。纠语一则曰曹监生，再则曰曹监生，致不能堪。曹后举甲乙科，州人甚惭之。今案，曹名楙坚，字艮甫，吴县人。道光壬辰进士，官湖北粮道，殉难。见符南樵《正雅集小传》引康伯山诗话，及艮甫修志被辱事。此事本难，即本县人，亦何尝不引嫌取怨。闻《泰州志刊误》尚在，余将求其书阅之。

72. 兄弟之子，犹子也。见《礼经》。后人止称“犹子”。“犹子”一作“如子”。梁湘东王绎于岳阳王詧，“以如子之情，不忍追之”。见《通鉴》百六十二胡注所载《考异》引《太清记》。

73. 杭大宗《道古堂集·庐州刘母寿序》云：“唐李法真为昌黎韩愈乳母。”案：昌黎乳母墓铭作李正真，影宋本同。杭记偶误。

74. 顾亭林《哭陈太仆子龙》诗：“呜呼君盛年，海内半相识。”案：云间蔡澄《鸡窗丛话》：“数十年来，我郡人物当推陈黄门大樽。迹其生平，年十八交同郡夏彝仲、周勒卣、宋子建、尚木、彭燕文、朱宗远。十九交陈眉公、董玄宰、畛城侯豫瞻、武塘钱彦林兄弟。二十交娄江张受先、张天如，吴杨维斗、徐九一、姚孟长、魏仲雪、龚渊、孟文湛。持游京师，与吴鹿友、许霞城、杨伯祥善。会试，出漳浦黄石斋之门。又周旋瞿式耜告密之难。司理绍兴，识刘念台、倪鸿宝。其督运至南，为史阁部可法所重。”以证亭林此诗，益未有详于此者。老友山阳徐宾华先生，向以顾诗笺注属勘，当时惜未见此书。

75. 潘稼堂与兄力田，为异母昆弟。力田母章，故名柽章。稼堂母吴，故名栋吴，弟名祯吴。皆著外家之姓。稼堂与吴汉槎为表兄弟。《遂初集》有《寄怀吴汉槎表兄》诗，又有《汉槎表兄归自塞外次韵志喜》诗。稼堂《梦游草》中，《寿李映碧先生八十》二首，其一：“三桓谏草日星悬，鸠杖于今尚俨然。心似铜仙依汉殿，身如竹简纪尧年。桂姜老去香弥烈，箭括霜馀节更坚。一代完人能有几，未容九老使差肩。”其二：“班彪久矣能成史，范粲终知不下车。北部人文钩党后，东京人物梦华馀。惟应独拜江边榻，公论凭开井底书。”原注：“史局初开，先生被征不应。”案：稼堂亦以郑所南《心史》为真，盖承其师顾亭林说，此诗末语是也。《心史》，海监姚士粦伪撰，阎潜邱闻之于曹秋岳。

76. 杨子勤之子继涑，赠刘生诒诚《椿荫堂存稿》刻本。诗仅十四首，为乾隆时兵部侍郎汉军虔礼宝撰，即子勤之高祖也。后题光绪二十有二年丙申秋九月，汉军杨氏嶓蔚轩刻。案：左思《蜀都赋》："蔚若相如，嶓若君平。"此"嶓蔚"两字所出。不知子勤曾举似其子否？

77. 吴次尾行书诗笺一幅，题为《朗炤堂佳莲诗为大司马范先赋兼呈教正》，《栖山堂集》作《范大司马质公景文盆中生并头莲》。诗云："并蒂芙蓉本自双，集自注："杜句。"即今绝艳信寻常。集作"今看华露护霓裳"。翩跹竞舞仙人掌，窈窕争看集"看"作"承"。玉女妆。岂有春风先草木，若教连理"连理"集作"麟信"。兆芬芳。一时援简知谁胜，好拼如泥集作"拼醉如泥"。司马堂。秋浦后学吴应箕草。"连款共十行。后钤"次尾""吴印应箕"两白文方印。笺高广各尺许。

78. 于宣古愚所观所藏名人尺牍，有孙渊如与邢全山书，商刻《寰宇访碑录》诸事。时邢官长兴。第一通劝其入闱，第二通则贺其得张叔未为解元。又云："吴生杰被荐者，即吴梅梁。"渊如时为诂经精舍山长，梅梁肆业焉，故称吴生。书中中丞，阮文达也。制府师者，即费淳也。

79. 昔题渔洋《古夫于亭杂录》云：纪文达熟于渔洋说部，如程叔才注陈检讨四六，及张萱《疑耀》，《四库提要》皆引本书之说。又《东部事略》，渔洋未见全本，载此书卷三内。阎潜邱亦未见《事略》者。

80. 盬城宋射陵《书法约言》，阮吾山《茶馀客话》卷十七摘录数则，谓颇得古人神髓。后来香泉坛长补之，湘帆辈纷纷论辨，皆不及也。吾友宋继晖文灿，新印活字本，未见《客话》，故不载阮说。

81.《文选·李陵〈答苏武书〉》,刘知几、苏东坡皆疑为齐梁人伪作,又诋为小儿语。余三十年前据江淹《上建平王书》:“此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也。”淹在宋代,已引陵书,可知非齐梁人作。又邱迟《与陈伯之书》“将军勇冠三军”李善注,亦引陵书。邱梁人,尤可证其非伪。

82.门人刘公鲁之泗,持示《宝奎堂馀集》上下两册,不著撰人名氏,首页有“曾为徐紫珊所藏”七字朱文长印。公鲁属余考其人。案:文中有“锡熊”字,此陆耳山副都之集也。前无序目,首《工部侍郎内大臣三和碑文》,末《凤楼遗稿序》。前有进奉文字十数首。其文字不如彭文勤、纪文达两人。又有数篇,于目下旁注“石埭少作”。考王述庵《春融堂集》内有《左副都御史陆君墓志铭》:“祖讳瀛龄,拔贡生。官安徽石埭县教谕。”耳山少随其祖客石埭故也。集有《为军机大臣议覆安徽学政朱筠采访遗书条奏》,又拟《文渊官制条例》,以及《日下旧闻考凡例》,《历代职官表凡例》四篇,议论甚美。集中有山西乡试策问,浙江乡试策问,广东乡试策问。墓志所云“充山西、浙江副考官一,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一”,是也。

83.梁学昌《庭立纪闻》:“或问署名于字下何义?翁曰:‘经史中,或字在名下,或名在字下,元无一定。然《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疏、《襄十年》疏并云,古人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而连言之。遂依其例。’”

84.凌曙《春秋繁露注》,前载尺牍凡四。邓立诚书云:“晓楼二兄足下:弟昨在西园,见吴山尊先生,极赞足下所注《春秋繁露》,且云:‘顷余在江宁见孙渊如先生,询凌君甚悉,惊叹其所注,以为奇士。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况先生固海内之宗匠,当代之经师乎!子归为凌君言之,庶益其进去之志也。’弟彼时闻之,惊喜欲泣。归来

已三更矣，匆匆手书以闻，不及待明日也。”详案：不及待明日，亦如宋人荐蒋堂故事。山尊、立诚，皆堪不朽。

85. 杭大宗《词科掌录·姓氏爵里》：兵部左侍郎杨汝穀，举原任兴化县知县汪芳藻，江南休宁人。驳詹事府詹事觉罗吴拜，举拔贡生李光国，江南兴化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江苏巡抚高其倬，举江南兴化教谕姚焜，江南桐城人。

86. 阎百诗徵君入学后，移籍归太原。其子孙仍居山阳，今其后式微。闻有文学某，侨居海州。徵君祠堂荒废就圮，友人言其门联俗陋，徵君有灵，当复太息。详尝集“国尚师位”、“晋有潜邸”二语，属署于祠门。一谓世宗在潜邸事，一以著其不忘故乡也。

87.《荀子·解蔽篇》：“凤皇秋秋。”杨倞注：“秋秋，犹跄跄，谓舞也。”详案：秋，通啾，谓鸣也。《文选·杨雄〈羽猎赋〉》：“啾啾跄跄。”善注引郭璞《三苍解诂》：“啾啾，众声也。啾，或为秋。”知啾、秋古通。

88. 昌黎先生《送区宏南归诗》：“幽房无人感伊威。”《诗·豳风·东山篇》：“伊威在室。”郑笺：“家无人则然，令人感思。”感字本此。

89. 张皋文《茗柯文编·祭董浔洲文》：“巨刃施手，摩天可扬。宝弃谁怨，和氏有愆。”案：昌黎先生《调张籍诗》：“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曹子建《赠徐幹诗》：“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并张所本。

卷　四

1.《金石萃编》李元靖先生碑后，载汪志伊语云："予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县两广文徐君彬、俞君献，搜寻残碑，督工椎拓。越月来报，言此石见存观中，半属叠床支灶、砌地铺阶，附近居民供在书案者，共二十三片。当运学舍藏贮。"案：俞君即俞理初之父，时官句容教谕。红巾乱后，诸石为遵义赵崧所得，自署其居曰"含光石室"，遂名其集。后仍归之学宫，然残泐益多。崧字伯容，客句容死。余识伯容之子，故知其事。

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书："帅群不吊之人。"杜注："吊，至也。"案：《诗·节南山篇》："不吊昊天。"毛传："吊，至也。"郑笺："至，犹善也。"凡两见。子朝所云特不善之人耳。从郑笺，使读左者易晓。

3.《礼记·礼器篇》："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学也。"郑注："主谓本与古也，以本与古求之而已。"汪容甫《述学》之名本此。

4. 赵岐《孟子章指》：舜发于畎亩章。"圣贤穷困，天坚其志。次贤感激，乃奋其虑。凡人佚乐，以丧知能，贤愚之叙也。"案：士之得由感激以奋志虑，亦可为贤之次，可不勉哉！

5. 合河康氏所刻《古文辞类纂》，原板为合肥张靖达树声购藏。余友李健父国松借印如干部，余得其一，宛然好印本。

6. 今人称书之美恶为好丑，见《新序·杂事篇》："宓子贱为单父宰，引善书者之肘，丑则怒之。欲好书则又引之，书者请辞去。"

7. 余藏拜经楼本《汤注陶诗》。友人王君宗炎署其端曰："宗炎楬橥。"三儿武祐问二字所出。检《周礼·职金》注："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楬橥。"又《天官·职币》："以书楬之。"义亦与表识相近。

8. 临川傅平叔钞《两宋名臣集序》，有"窜于山堧水窍之间"语。案：左思《魏都赋》："岩冈潭渊，限蛮隔夷，峻危之窍也。"李善注："窍，空也。"空与孔义通。《汉书·张骞传》："凿空。"颜师古注："空即孔也。"平叔使此，亦好奇之病。

9. 吴枚庵翌凤，选国朝诗十卷，补编六卷，外编一卷。其序云："古人之诗浑，今人之诗巧。古人之诗含蓄，今人之诗发露。古人之诗多比兴，今人之诗多赋。古人之诗纡馀婉曲，无意求工；今人之诗，好着议论，动使才气，每用一意，不能自达，往往自下注脚。此今人所以远逊古人也。"其论甚允。枚庵有《与稽斋诗稿》，未刻。余藏其稿，托于叶鞠裳侍讲，俾吴人使刻之。

10.《唐楚州兵曹参军刘峑墓志铭》，进士景炎撰。其文有云："子婿杨氏，愿报泰山之恩。"云云。此文在太和八年，则知称妻父为泰山，其来已久。

11. 杭大宗《通鉴地理通释跋》："方密之撰《通雅》，顾景范辑《方舆纪要》时时窃取其说。辄叹学人著书，必有蓝本，深宁何尝不用《通典》，然有裁断，不蹈袭，固非今人可希。"案："有裁断，不蹈袭"，便足成一家之言。

12. 江宁朝天宫尊经阁，庋置江南书局书版，其后刻字匠李姓居焉。由此登飞云阁，四顾景物，拱挹于前。此阁榱桷欲堕，檐瓦落地如阜。飞云阁榜，为独山莫友芝篆，时在同治己巳，亦经风雨剥蚀，恒有落势。回想莫子偲、张啸山、汪梅村、刘伯山、唐端甫、戴子高诸君，栖集其上。再数十年，此地之旧址不可问矣。

13. 汪仲伊宗沂出示《礼乐一贯录》，云昔以此受知曾文正者。今观文正《求阙斋日记·品藻门》："歙人汪宗沂者，王子怀之婿，呈所作《礼乐一贯录》，虽学识尚浅，而颇有心得。"子怀名茂荫，文正之友也。

14. 监利王子寿柏心《百柱堂诗集·咄嗟复咄嗟行》，小序云："咸丰庚申二月，金陵穷贼溃围而出。张殿臣军门跃马逐之，战方酣，有发火枪拟其后者，军门立陨。则大臣某奴子受贼金，为此谋也。军门麾下卒尽见之，痛哭且大哗，大臣某惶惧自裁。或云大臣纵奴不问，疑预闻焉。"案：此张忠武殉节丹阳事，未见他书。所谓大臣者，疑为和春。

15. 《宋史·地理志》"万岁山艮岳"注："及金人再至，围城日久，钦宗命拆屋为薪，凿石为炮。"案：北宋犹用石为炮，与范蠡法合，南宋始有铳炮，用火药燃之。

16.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廖明略《竹林集》三卷"下云："黄、秦、张、晁，皆子瞻门下士，号四学士。子瞻待之厚，每来必命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明略来谢也。"余多接长老，凡有投赠诗文，每喜用此事。

17. 缪蓺风先生言："本朝刻仿宋经疏，和坤刻《礼记》，刘聚卿

刻《论语》，止有此二人。”又言：“苏州书局刻陈瑑《说文引经考》，乃沈学子先生书，相较不易一字。”此丁未六月语余者。

18. 《唐庞德威墓志铭》：“勇若专诸，捷如庆忌。”用左思《吴都赋》，而专诸、庆忌互易。又：“脱略公卿，跌宕文史。”直用江淹《恨赋》。

19. 严子进《江宁金石待访目》，陈善馀属余校勘。原刻有误。“大泉五百钱，见洪迈《泉志》。”迈改遵。“《祖融大师塔记》，刘禹锡撰，见姚燧《唐文粹》。”燧改炫。

20. 原刻龚礼部《己亥杂诗》一卷，杨钟麟署首，道光庚子夏镌板，藏羽琌别墅。题目低一格，凡三十七页。前有孔绣山题诗一页，末钤“韩斋学人”印。此刻有圈，吴晓帆刻本去之。孔诗云：“去岁来游瞿相圃，今年小憩沧浪亭。我归君去两相失，江南江北青山青。”原注：“君去冬至阙里，下榻余斋，余去京师未归。”“颐道好仙君好佛，原注：“谓云伯文。”诗仙诗佛在杭州。他年仙佛团栾会，说法吴山最上头。”“不须言行编新录，此即君家记事珠。出处交游三十载，新诗字字有珊瑚。”“戒诗以后诗逾富，哀乐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淮狂士笑，不携名妓即名僧。”“一家眷属神仙侣，有女能文字阿辛。莫爱南朝姜白石，学邪才调自惊人。”原注：“君室颉云夫人工书，长女工词。近以次女许字儿子庆弟，他日亦当能文也。”“尼山诗教有遗芬，阙里词场君未闻，文字风流前辈在，品题却是张吾军。”原注：“君论阙里诗人，谬以余为首，故云。”诗后低一格云：“定庵礼部自吴门寄书，见视此集。余适游大梁，携之行箧，旅邸篝灯，遂得卒业。有触于怀，辄题数语，即效其体。非敢学昌黎之于玉川，聊以志心迹略同耳。道光庚子十月十五日，寿张道中，绣山手记。”此诗从艺风先生假观，且以写样属校。并抚绣山题诗于首云：“汪郎亭前辈属刻。”郎亭旋卒，艺风亦未以新

刻赠余。

21. 洪筠轩颐煊《平津馆读碑记》:"李氏《三坟记》'讯之逢占';《穆天子传》'天子猎于草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汉书·东方朔传赞》'朔之诙谐,逢占射覆'。逢占二字本此。"详案:朔传颜注:"逢占,逆占也。"似不知出《穆天子传》。

22. 焦里堂循《里堂道听录》自写本十六卷"《吴风》"条,言宋牧仲观风七郡一州,录其诗古文佳者,厘为二卷,以吴风名编。其《平山春眺诗》,共取七人。内有兴化诸生余光纪。近世但知牧仲有《江左十五子诗选》,不知尚有《吴风》。此余光纪须访之余氏。又,卷四"周恕庵异遇"条:"周渔,字恕庵,顺治乙亥进士,授庶常。世祖章皇帝延海内习禅者究大乘法,知渔深于禅旨,召入侍左右。至孚斋问答称旨,命坐赐茶。与论圣学,久而忘倦。且谓渔曰:"此斋为朕宴息读书之所,外庭诸臣均未至此,尔今既亲历,可为朕作《孚斋说》以纪之,梓赐近臣。"一时以为异遇,旋转编修,以假归。见徐旭旦《世经堂集》。"案:咸丰县志恕庵传已载,特未将"章皇帝延海内习禅者究大乘法,知渔深于禅旨"纂入。"与论圣学"又改为"垂询圣学",于理大悖。垂询者,章皇帝也。圣学则又章皇也。垂询宜作何解,余特据此将县志改正。

23. 阮阅《诗话总龟》,为明宗室月窗道人刊本。此本极劣,海内无第二刻。扬估索价至七十元。月窗为太祖六世孙。

24. 宋敏求《长安志》:"石婆神庙,在长安县西南。张衡《西京赋》:'昆明灵沼,黑水玄阯,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余采宋说,补入选注。

25. 张南皮之洞《抱冰堂弟子记》，实自撰也。云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凡文章本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者，必黜之。吾友上元周左麾钺，于壬寅客南皮幕府，言南皮极不以胡稚威等骈文为然，谓以艰深文其浅陋。今观此言益信。

26. 《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又《齐王芳纪》裴注言："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魏文帝《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案：裴松之言尚存者，六碑具存，至衒之时，始亡其二耳。

27. 毛实君提学有小印曰"孝文为教"，于公牍文字，必钤此印。某君讥之云："《说文》教字，从季、从攴。季，即学字省文。教字，从孝从文，其殆新训诂乎？"又曰："孝文为教，何如反手为毛？"案：某君讥毛是也。说载丁未六月时报。自宋人已不识"季"、"孝"二字之别。《困学纪闻》引王去非云："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从孝字。"钱竹汀少詹谓季从子，孝从老，判然两字，岂可傅会？毛提学之仞季为孝，殆亦承宋人误说。

28. 《随园诗话》，称杭大宗《岭南集·题陈元孝像》五诗为工。案：今道古堂《岭南集》无此。光绪中钱唐汪氏曾唯辑大宗集外诗，有之。

29. 刘原父《代制赠韩通中书全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临难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节。"四语如转千钧之石，砰訇有声。原父诘欧公《五代史》不为韩瞠眼立传，有此足以慰韩。

30. 赵彦卫《云麓漫钞》:"韩退之《南溪诗》,据张籍祭文,盖绝笔于此。当时同集者,贾岛集中有《同韩侍郎泛南溪》诗。籍诗云'坐有贾秀才',盖岛也。二公实同为此游,两集可互证。"此条余引入《韩集补注》。

31. 乌程张石铭钧衡刻《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系据归安陆氏十万卷楼及汉唐斋两钞本,卷数与四库本同。惟本书集部别集类内,自嘉靖壬午科起至崇祯朝,有标明杭补百数十家。张跋不著其由。余谓杭补者,杭大宗世骏也。案,《道古堂文集》卷六《黄氏书录序》,即指此书。谓:"俞邰搜辑有明一代作者,详述其爵里,门分类聚,比于唐宋《艺文志》之例。自南宋以迄元末,皆以粲然大备。益其志直以《中经新簿》为己任。为有明二百七十载,王阮惜乎其不得与于馆阁之选也。不佞修浙志经籍,需此书甚亟。当湖陆陆堂尝携二册,有经史而无子集。及居京师,句甬全孝廉复携五册见示,皆从史馆录出。只有明人,而缺南宋以后诸公。盖为《明史》起见,固未知俞邰网罗四代之苦心矣。第神宗时,张萱、吴大山等重编内阁之目,他书多讹阙不可信,独地理一类详核不支,俞邰亲见此书,乃独不之采用。所挂漏者夥颐,为不可解。因取所闻见者稍足成之。一则以备史职之考信,一则以完此书之阙遗。且慰俞邰于九原也。"右语为杭补之证。

32. 于晦若侍郎式枚,客北洋李文忠幕府,掌书记。自光绪乙酉迄己亥,凡十五年。晦若手稿,有经文忠点定者。晦若没后,由李氏借出石印,分为三十二册。前有周玉山制府序云:"昔挚虞为晋王作草,再进再却,虞极思不能得,钟会为点定五字,而晋王称善。"案:此为"虞松"事,非"挚虞",见《魏志·钟会传》裴注。仲洽既不与士季同时,又以司马昭方文忠,盖两失之。

33. 上虞罗叔蕴振玉，侨居山阳。余于光绪辛巳馆清江浦，读叔蕴《面城精舍札记》，即重其人。后十许年，叔蕴学益邃，名益大。余以楹帖因徐宾华先生求叔蕴书，阅四五年叔蕴始从京师寄来。联语为“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八字，本亭林语，陈兰甫先生尝书之以勖门人者。余得之良喜。甲寅乙卯间，叔蕴自日本回淮上扫墓，一再晤于上海。时沈子培先生招饮，同坐为武陵赵伯藏于密，汉军杨子勤钟羲、满洲唐元素晏、归安朱古微孝臧，及余与叔蕴，共六人。叔蕴自刊有《五十日梦痕录》，即记乙卯回华五十日经历应酬诸事。中有一则云：三月二十二日，培老约午饭，坐客某某。其下即著各人之学。于余云：“李君兴化人，工骈俪之文。所注汪容甫先生文，至精密。相知已久，去年始相见于沪上。”云云。叔蕴颇以余注汪文为佳，问余脱稿否，余应唯唯，叔蕴云即当代刻。数日，其姻家连平范君，衔叔蕴意挟刻工某来索注稿写样，余一时未能理出，于范君作愧语别去。读叔蕴此录，不觉悚息。

34. 梅蕴生植之《嵇庵诗集》六卷，诗续集四卷，文集二卷。前有黄承吉序及植之自序，又仪征刘文淇《梅君墓志铭》。植之中道光己亥科举人，卒于癸卯，年五十。陈立、薛寿，皆其弟子也。文淇称植之诗“近体祖少陵，古体则导源康乐，文宗江、鲍，而参以庾、徐，哀艳”，稍有溢美。又以植之诗比汪容甫文，“哀切不能卒读”，劝其“废诗以延年”。植之于湾头镇得《唐田府君墓志铭》，撰有考释，海内金石家多引其说。甘泉岑绍周所刻《旧唐书》，亦据植之旧藏闻人诠本，而怂恿绍周刻者，植之也。植之有子名毓，同治庚午举人，传植之《穀梁》学，蚤逝。

35. 于友人处见翁覃溪楷书方幅：“《寄怀秋盦九兄，同石公、秋史作，禁用金石碑刻语》：何处挑灯梦宝苏，洛中济上日驰驱。客从东观添馀论，人似波斯老贾胡。只少神方能缩地，信知象罔善求

珠。武林春在诗囊否？各有蓬莱涌坐隅。乾隆丙午夏六月十三日北平弟翁方纲。”下钤“翁方纲”、“宫詹学士”两白文方印，右角钤“小蓬莱阁”朱文方印。诗共七行，后尚有馀纸。覃溪又题曰：“此纸后空半幅，以俟石公、秋史和作。乃日内秋史忽发咯血之疾，而石公亦云有事，不能属思。因将鄙衷所欲言者，杂书于此。可笑，可笑。”此两行微低。后跳行云：“季度铭云：‘典大君讳协，字季度，为西鄂长。’此文即接前半‘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嵩高山请雨’之文，则此典字即谓堂溪典矣。独不知大君二字作何解？据《后汉书·延笃传》注，则引先贤行状曰：堂溪典，字季度，为西鄂长，且延笃少时受业于堂溪典，尚在受业于马融之前，况又早终。此与熹平请雨，相去甚远，必非一人。此必得季度铭前后十余行全拓本，乃可考其端绪耳。”右共六行不足。覃溪所谓“衷所欲言者，杂书于此”也。石公名埙，姓张，又字瘦铜，官内阁中书，吴县人。秋史则吾扬仪征江德量侍御也。丙午是岁，朱文正典江南试，得阮文达、孙渊如、张皋闻、李许斋诸人。六月中旬，文正尚未简放，然欲得孙星衍、汪中，已在意中矣。既喜覃溪爱谈考据，又忆朱文正此年典试得士之乐，所谓丁零盗牛羊，并案也。

36. 班彪论司马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此论史迁最允。范蔚宗赞彪云：“以通儒之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此语评彪亦当。

37. 钱东生《文献征存录·徐枋传》附李洪储。洪储为吾乡人，即全谢山所称南岳退翁和尚也。冠之以姓，俨然以遗民视退翁。余修县志，入洪储《忠义传》，不敢以方外视之。

38.《倭名类聚钞》十册，杨惺吾先生极言其善。惺吾书目代售价六两，余以三元得之。此书笺注，乃承乾隆诸老馀响。缪蓺风先生不以为然，云“全抄《太平御览》”。余案源氏原文不免如此，若狩谷君之笺注，实事求是，语必究原。吾中国学人如此亦少，不敢以蓺风之言并贬狩谷，谨以备吾藏书小学类之一种云。

39.《韩城县志》十六卷，乾隆甲辰知县汝南傅应奎修，陕西巡抚毕沅总裁，署兴安府通判钱坫编次。傅序言：“中丞毕公有缮治之命，于是与邑绅士征文考献，属嘉定钱君精其义例，密其体裁。书未竣而钱君署汉阴通守以去，是义例体裁皆献之定也。”此志艺文杂考共占八卷，人物仅三卷。人物名闻人，有贤良、廉能、文学、武略、孝友、义行、流寓、方技、仙释、寿民诸目。而首列司马迁于贤良，贤良固该子长邪？卷四循吏左懋第，以不降本朝斩于燕市，此固无庸为讳。乃于懋第传言“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九日卒”，此不知何意？卷十艺文序类录《史记·自序》，此当附司马迁传，而别出，非是。献之义例体裁如此，不无可议。科举表载王文端杰为乾隆己卯优贡。武科举表，有乾隆庚子强克恭，与强忠烈克捷同辈行，斯可记者也。

40. 傅青主山《答补岩诗》：“问诗看法妄，索解傍人痴。如此不知我，一是还一非。情性配以气，盛衰惟其时。沧溟发病语，慧业生诗归。捉得竟陵诀，弄渠如小儿。”青主之尊钟、谭如此。盖明自嘉、隆以后，貌为唐音，而格调流靡，着人如腻。钟、谭特宗幽瘦枯涩，以救其敝。钟没后，云间西泠，独以隶事为工，力排钟、谭。余向亦附合牧斋、竹垞之说，至今思之，钟、谭岂可得邪？

41.《说文》：“贷，施也。”“贠，从人求物也。”贠字少用，唯见《汉书·陈汤传》“丐贠无节”。又《新附》：“贴，以物为质也。”此义最古，徐鼎臣犹知之。梁虞愿言：“卖儿贴妇，即为质之贴。”

42. 广西阳朔山水甲于天下，昔人有宁舍节钺而求为阳朔令者。彭乘《续墨客挥犀》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竹木蓊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佳，四面峰峦骈立，故友丘彬尝题诗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县，碧莲峰里住人家。'"彭语止此。可谓善状。余友贵州景缘生从其父馆阳朔有年，每道其奇。此生无分往游，因诵丘诗记之。

43. 《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案：近时男女，举皆如此。荀此文下尚有"中君羞以为臣"数语，及"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今则未闻以此等儇子为羞，有司之束大市之戮，更绝无议及此者。

44. 韩公《赠崔立之》诗："钱帛纵空衣可准。""准"字出任昉《奏弹刘整》文，即当质也。《太平广记》"韦丹"条引《河东记》："时正天寒，丹衫袄裤，无可当者。"此唐人质衣作当之证。

45. 赵云松《瓯北集·阊门晤西庄话旧》诗第一首，有"喜听贫官作富人"语。自注："君生事颇足。"案：西庄一为学政耳，富从何得？宜《啸亭杂录》有相诮之语，摹其鄙状有不堪者。瓯北又有《挽西庄》诗："牙筹不讳手亲持。"西庄当时诚富矣。

46. 钱少詹大昕，晚年目力，入夜则咫尺不能辨，昼视则能察秋毫。亦见《瓯北集·晤钱竹汀话旧》诗注。

47. 王敬美世懋《艺圃撷馀》云："杜子美出，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马勃牛溲咸成郁致，于是诗之变极矣。子美之后，而欲令人毁靓

妆、张空拳，以当市肆万人之观，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烦，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如何耳。善使故事者，勿为故事所使，如禅家云'转法华，勿为法华转'。使事之妙，在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可意悟不可言传，可力学得不可仓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案：敬美此论，真得诗家使事三昧。然有正用、反用、暗用之诀，七字之内，不得用成语四字，五律不得用三字。使事要以意遣，不以词缚，则事为我用，即敬美论杜之说也。

48. 董东亭《东皋杂录》言："徐健庵司寇归田后，重谋起复故官。事已有效，俟诏命至即行。计重阳前数日必到，偶以他故稽迟。司寇日挟门客数人，登洞庭东山，饮酒俟诏，遂以劳顿停滞得疾。比诏至，没已数日矣。"余前读阎百诗《哭健庵诗》："凤诏徒沾命，鸿文已隔生。"读此始悉其事。

49. 明人有《尚友录》，其姓氏不著所出，里俗取便检阅，实陋书也。余友泰州高君星仲，欲校此书，余力阻之。以刘知几讥刘孝标"锐思于流俗短书"相戒。此录东韵，有"鸿安邱"，指为汉人。高君属考其误，因为书复之，云：尊校《尚友录》，以"鸿安邱"为疑。前在贵州，一时无书，未知所对。今考《文选·雪赋》注引"鸿《安邱严平颂》"。然《补亡诗》注引作"梁鸿《安邱严平颂》"。《雪赋》特偶脱"梁"字，因遂据"鸿"为姓。明人不学之妄如此。《后汉书·逸民·梁鸿传》："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安邱，即颂内之一人。安邱，复姓，名望之，字仲都。见《后汉书·耿弇传》章怀注引嵇康《圣贤高士传》。此录乃云"鸿安邱"颂君平，尤妄中之妄。然此误实承杨升庵，《尚友录》犹无此见地也。

50. 汪容甫《自序》："余受诈兴公，勃溪累岁。"案：《世说新语·假谲篇》："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

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凌次仲《汪容甫墓志》："初娶孙氏，不相能，援古礼出之。"容甫隶孙氏故实，尤为精确。

51.《汪容甫先生年谱》一册，计四十页，后附年表十二页，《寿母小记》三页。江宁顾兰台镌，容甫子喜孙撰录。此谱表章先生不遗馀力，所载容甫绪言，论学术文章源流，在章实斋、阮文达前，早为先觉。当以容甫碎金视之。略云："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秋已然。而书存于孔门，比于告朔之饩羊。至宋礼以后，则并其书而去之矣。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传闻。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传之，后奉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变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闵其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又云："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所藏而世守之，民间无与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后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之所掌，荡然无存；而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言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不复举以教弟子。"又云："礼乐征伐，所在诸侯大夫，又后，而四豪游侠之徒出，而学问乃在士大夫。"又云："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则犁然俱在。而历世既久，徒以沿袭失之，而不能复知其制作之义。孔

子眷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诸当世，故云人存政举，又曰待其人而后行。庄子则一以为无用，而思欲尽去之。”

52. 戴子高《谪麟堂遗集·外王父周先生述》：“先生著撰甚夥，有《郑堂读书记》。其次子不肖，先生藏书及稿本鬻诸他氏。朱比部为弼得其《读书记》，云其体似仿《提要》，有百馀册。”详案：莫子偲《旧本经眼录》卷三有《郑堂读书记》，云：“国朝乌程周中孚撰，盖嘉道间人。读一书必为解题一篇，条其得失。议论颇能持平，亦好学深思之士也。凡三十四册，约存七十卷。经部编十七卷，诸经皆略具。唯阙《易》及小学雅故字书。史部二十二卷。子部三十三卷，尚无阙逸。集部则仅本朝二卷。计亡逸当十二三，不知更有副本否？乱后亦无从访求矣。”据此，稿本似藏莫氏，必有可观，当访之。此书近有乌程刘京卿承干刻本。

53. 邵二云《南江札记·三国志杨戏传》下云：“承祚身入晋室，奉命修史。彼自谓三圣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为正。乃于《蜀书》之末纪文然之赞，大书‘赞昭烈皇帝’。则己之所述曰《先主传》者，明其逊辞，实以文然所赞代己叙传也。”此论甚有见。

54. 殷芸《小说》：《续谈助》所录。“钟士季向人道：吾少年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案：江淹《杂题诗叙》：“士季假论于嗣宗。”谓此事。

55. 《皮子文薮·悼贾篇》：“既辀殷召之。”案：《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李善注引《吕氏春秋》：“辄辄殷莫不戴悦。”高诱曰：“辀殷，动而喜貌也。”今本《吕览·慎人篇》作“振振殷殷”。《广韵》一先、十六轸引《吕览》，作“辀辀辀殷殷”。皆吕书之异文。袭美所见，当是“辀辀殷殷”也。

56. 魏茂林《骈雅训纂·凡例》言，董方立有注《骈雅释诂》一卷，未竣而没。此亦方立著书未备之一种。

57. 杜少陵《秦州》诗："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案：《后汉书·西南夷传》章怀注引《仇池记》，不著撰人。《太平御览·居处部》引郭仲产《仇池记》，当是其人。《东坡志林》据赵德麟说，谓仇池为小有天之附庸，此则附会杜诗，不足为训。

58. 韩退之《感春》诗："屈原《离骚》二十五。"初疑《离骚》但屈原赋之一篇，不应统名为《离骚》。后读乌程周中孚《郑堂札记》，乃知退之不苟为是语云。《史记·太史公自叙》云："屈原放逐著《离骚》。"又"作词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汉书》迁传："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皆举首篇以统号其书，与《屈原传》言《离骚》，单指首篇不同。

59. 昔读桂未谷《札朴》，偶摘其误于下："冶容"条："《西京赋》：'妖蛊艳夫。'"案：《西京赋》："妖蛊艳夫夏姬。"此落去"夏姬"二字。"欻"字条："《西京赋》：'欻从背天。'"案：《西京赋》："欻从背见。"薛综注："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巍也。""天"字误。"摩跌"条："《舞赋》：'跗蹋摩跌。'善注：'跌，足蹠也。'《一切经音义》引字书：'跌，失蹠也。'"案：《一切经音义》在后，桂引为复。《雪赋》条："渔洋山人咏雪诗，极推羊孚'倾耳无希声，在物皓已洁'。"案：此二语乃陶公《与从弟敬远》诗。羊孚自有《雪赞》，见《世说·文学篇》，与此无涉。未谷此据《渔洋诗话》，而脱去"一赞及陶渊明"六字。

60. 刘楚桢宝楠《愈愚录》内，有论"王子安《滕王阁序》后半幅多慷慨激楚之音，及读《滕王元婴传》"云云，案：谓滕王元婴骄纵坐法，刘原引传文，今不具载。"乃知此文乐极悲来，有感而言"。案：子安因

作斗鸡檄文，斥出沛王府。复由虢州司户参军，杀奴抵罪赦出。其父坐子安故，贬交阯，今子安往省其父，路经洪州，偶预宴集，不解悲从中来。所谓“丝竹徒满坐，忧人不解颜”也。楚桢乃谓：“年少趋庭，路过洪州，适遇高会，宾从英俊，宜如何欢忻舞蹈，歌咏胜事。”似与子安本传，略未寓目。但一读滕王传，便摘为此文左证。更有异者，以李商隐《乐游原》诗为陈拾遗作，“附和《新唐书》‘太平公主乐游原，以为盛集’。拾遗此作，盖逆知其将败，与王子安《滕王阁序》，同一用意”。此论尤可骇怪。经生家本不当与论诗文，稍有寄心于此，鲜不错误，不仅楚桢一人已也。

61. 周保绪济《介存斋诗》六卷。自序云：“尝学书，知用笔，内外使转，方员垂缩，无不以腾掷出之，因用为诗笔。尝学词，比兴互用，内心外体，弃单取复，排阴比阳，沈激要眇，因用为诗声。拙于论议，以戆见尤，及其持久，咸谓朴诚，因用为诗心。诙谐微辞，每出风致，谑而不虐，闻者颐解，因用为诗趣。贫女谇室，悍夫詈衔，名士放浪于杯盘，轩冕促刺于迁擢，丑伎炫服而临镜，枯僧垂眉而唪经，每见之必噱，因用为诗戒。”语独奇。至保绪诗，始肆力于曹阮陶谢。继读亭林诗而有得，后又最喜少陵，亦其自序所云年二十四后进境也。

62. 张石洲“顾亭林、阎潜邱两谱”，顾谱在前。阎谱未成时，石洲过山阳，丁俭卿先生赠以潜邱眷西堂印，石洲喜甚。后以阎谱赠人，必钤此印。余闻之山阳段翁笏林。昔在扬州书肆，曾见阎谱，验有此印，以索价过高未购。

63. 《潜研堂文集·跋方望溪文》云：“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才阅一行便还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

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有五，桐乡、桐柏、桐庐、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近观《吴挚父集》，亦屡言桐及吾桐等字，殆未见《潜研堂文集》。

64. 李申耆先生《骈体文钞》所选，具有深意。今世所行本，但有吴江吴育序。字山子，申耆亲家。先生《养一斋集》卷八《答庄卿珊书》，附有代卿珊作《骈体文钞序》。先生论文之旨，略见于此。云："闻暂归甚喜，仍不得见，而又甚恨也。吾弟谓《骈体文钞》当改名，吾弟未阅兆洛前序耶？未阅所代作之序耶？亦未知深思耶？若以为《报任安书》不当入，则岂惟此二篇，自晋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则《四六法海》等选足矣，何事洛为之此哓哓乎？洛之意，颇不满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所谓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轻浅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咏，口牙小慧，谫陋庸词，稍可上口，已足标异。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书，其于古则未敢知，而于文则又难言之矣。窃以后人欲宗两汉，非自骈文入不可。今日之所谓骈体者，以为不之名也。而不知秦汉子书，无不骈体也。窃不欲人避骈体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岂第屈、司马、诸葛以为骈而已，将推而至《老子》、《管子》、《韩非子》等皆骈之。今试指《老子》、《管子》为骈，人必不能辞也，而乃欲为司马、诸葛避骈之名哉。《报任安书》，谢朓、江淹诸书之蓝本也，皆从源溯流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馀所收秦汉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此等语言，本不欲自吐之，冀阅之者会之。吾弟既有所疑，故不敢不以告。向曾与吾弟言，序中发言偏宕，恐治古文家见之不平，此时想治骈体者亦见之不平，则非其所料，姑俟诸异日何如？阅毕亟毁之，无留支节，籍承动定不宣。”文钞序云："古之言文者，吾闻之矣，曰云汉之倬也，虎豹之文也，郁郁也，彬彬也。非是，谓之野。今之言文者，吾闻之矣，曰孤行一意也，空无所傍依也，不求工也，不使事也，不隶词也。非是，谓之骈。唐以前为文者，必宗秦汉。唐以后皆曰宗

退之，退之亦宗秦汉也。而裴晋公之讥退之也，曰：'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律制，而以文为戏。'又曰：'文之异，在气骨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昔之病退之者，病其才之强；今之病退之者，则又病其才之弱矣。然则今之所为文，毋乃开蔑古而便枵腹矣乎？业此者既畏骈之名而避之，或又甘乎骈之名，而遂以齐梁为宗。夫文果有二宗乎？吾友李君申耆，欲人知骈之出于古也，为是选以式之，而名之曰《骈体文钞》，亦欲使人知古者之未离乎骈也。夫文之道，盛于周，横于秦，尊于汉，浇于魏晋，缛于齐梁。昭明隐忧之，而有《文选》之作。其言曰变本加厉，可谓微而显矣。而后之论者，辄以为惑溺卑靡之习。吾焉知读是编者，不以为昭明之重台也。"

65. 赵秋谷因演《长生殿》剧罢官。其《还山集·寄洪昉思》云："垂堂高坐本难安，身外鸿毛掷一官。独抱焦桐俯流水，哀音还为董庭兰。"《鼓枻集·赠洪昉思》云："颇忆旗亭画壁时，相逢各讶鬓边丝。早知才薄犹为患，正使秋深总不悲。吴越管弦君自领，江湖来往我无期。只应分付庭中鹤，莫为风高放故迟。"二诗词意最深，绝不涉昉思相累之迹。《金鹅馆集》又有《观长生殿剧十绝句》，《怀旧集》中又有《赠昉思》一首。唐人云："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其秋谷之谓与？

66. 汪容甫《广陵曲江证》，为辨竹垞之文而作。吴兔床亦不以朱说为然。今摘其《拜经楼诗话》于此，以证汪说。云："元钱惟善试《罗刹江赋》，以《七发》之曲江为即浙江。杨廉夫韪之。说者皆谓广陵江无涛，而钱塘江有涛也。国朝朱竹垞复以钱塘江干有广陵侯庙，赋诗以证之。近人多有疑钱说之不然者。邗江汪容甫中及吾友俞君秉渊思谦，皆为之论辨。余间考王充《论衡·书虚篇》之论三江云：'有丹徒大江，有钱塘浙江，有吴广陵江。'此明言钱塘江与广陵

江判为二江矣。又云:‘广陵江有涛,竟以隘狭也。’然则旧曲江本有涛,由当时江面隘狭之故。后来江面宽平,故遂无涛。仲任去枚乘未远,所见相同。惟善生后千馀年,辄欲夺广陵之涛于浙江,岂其然乎?”又:“按广陵侯庙,未见于《咸淳临安志》。考《西湖游览志》:‘广陵侯庙在石冢,本名协顺庙。其神陆圭,昭庆军人也。宋宣和中,引兵攻方腊,败之,没而为神。尝与其三女,效灵江岸。淳祐中赐庙,号协顺,封广陵侯。’是宋之封号,与汉之畺畛,初无相涉。竹垞偶见广陵侯庙,遂尔赋诗,以证钱之曲说,殆未之深考与?”

67. 徐星伯先生《西域水道记》,规模《水经注》,词语藻逸,不减善长。端牍迻写,聊助谈柄。窃谓天生此才,肆陈域外,挹其美言,信如少文之卧游矣。今录于下:“清流潆模,交覆浓阴。新畴方罫,梯柳绿塍。柴扉映溪,红杏成雨。”乌兰乌苏河注。“清渠环带,蔬稼苯䔿。”雅满雅尔河注。“玉河清泚,岸沙如银。随波鲰鯈,沿溪丰草。”泽普勒善河注。“朝日始升,据鞍鱼贯,如缘螺壳。天风横吹,飞沙击面。”渭干河注。“晨旭熹微,冰澌初泮。雉飞乌浴,琴筑琤琮。”库尔喀喇乌苏河注。“雪气不寒,柽桦萌茁。毡庐烛炧,残杯不干。涧声淙淙,胡歌四面。岁莫峥嵘,泣数行下。异乡之悲,至是已极。”特克斯河注。“营合围会,离散别追。径峻赴险,越壑厉水。箭不苟害,弓不虚发。《长杨》《羽猎》,未足为侈。”〇“孱颜积黛,蒙茏拨云。幽讨造深,赏心斯契。垂纶投饵,白小盈筐。”〇“激湍环曲,琴筑齐鸣。层嶂衔日,晚照薄林。”〇“清言毕景,无负溪山。”〇“每向日晡,河干促坐。借彼涛声,涤此尘耳。澄宏深碧,似镜通明。俯拾文石,盈于怀袖。”〇“悬崖耸峭,危石倚空。”〇“新禾穲稏,宾鸿白鹭,远近翱翔,宛成江乡风景矣。”〇“南山雨霁,沙市云开。酒榼茶钟,赋诗遣闷。苍茫独立,兴往悲来。”并河水注。“芳园桃杏,丙舍松楸。黄叶寻诗,仓庚送酒。春秋佳日,聊以写忧。”乌哈尔里克河注。“峭壁夹路,苍松据崖。山鸟飞鸣,林木阴翳。”〇“断坡曲岸,细柳新蒲。小溆潆洄,自成幽

境。”〇“夕阳西下，散步水滨。凫雁鸳鸯，冲烟拍水。”乌里雅苏图水注。“稷雪初飞，木叶尽脱。”莫霍图河注。“其水阳焊不耗，阴霖不溢，曾无片草及其风箨，鲲鲕孑孓皆所不生。每日水潮，若应子午。”赛喇木淖尔水注。

68. 李莼客慈铭笔记言：“姚姜坞《援鹑堂笔记·杂识》第二卷，载嘉靖末山阴诸状元大绶，官翰学，置酒召乡人徐渭文长，入夜良久乃至。学士问曰：‘何迟也？’文长曰：‘顷避雨士人家见壁间悬归有光文，今之欧阳子也。回翔雒诵，不能舍去，是以迟耳。’学士命隶卷其轴来。张灯快读，相对嗟赏，至于达旦。四明余翰编分校礼闱，学士为余言熙甫之文，意度波澜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隽。方植之谓此未知所出，详案：《援鹑堂笔记》为植之所校，附注案语最多。文长非能深解熙甫之文者，恐好事者为之，未可信。予谓，青藤文固未能成家，然自有才气。当时颇力欲与七子为难，固非无识者。植之何以知其未能深解邪？此事自为乡邦文献佳话，惜未知出于何书，当询之博览者。”详案：植之语固轻慢，莼客欲张乡里，又苦无其证。此事见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十二《归震川小传》内。余往爱其言，故得以广植之、莼客所闻。如此，讵可当莼客所云博览邪？

69. 杜牧《商山富水驿》诗：“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朱云”、“白日”借对。昔读杜陵“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又“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不觉其为对偶。牧之此对虽工，尚觉有痕迹。

70. 二百年来，人知毛子晋汲古阁刻书之富，而能综括子晋生平者，莫如郑德懋所撰《汲古阁主人小传》。叶鞠翁《藏书纪事诗》，所未探也。传云：“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常熟县人。世居迎春门外之七星桥。父清，以孝弟力田起家。当杨忠愍公涟为常熟令时，

察之邑中有干识者十人，遇有灾荒工务，倚以集事，清其首也。晋少为诸生，萧太常伯玉特赏之。晚乃谢去，以字行。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洲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子晋患经史子集率漫漶无善本，乃刻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二氏书，至今学者宝之。方汲古阁之炳峙七星桥也，南去十里为唐市，杨彝凤基楼在焉；东去二十里为白茆市，某公红豆山庄在焉。是时，海内胜流至常熟者，无不以三处为归。江干车马，时时不绝，而应接宾客，如恐不及，汲古主人为最。尤好行善，水道桥梁，多独为成之，岁饥则连舟载米，分给附近贫家。雷司理赠诗云：'行野田夫皆谢赈，入门僮仆尽钞书。'盖纪实也。子晋生前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岁之正月五日，至本朝顺治十六年己亥岁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葬于戈庄之祖茔。生五子：襄、褒、衮、表、扆。扆字斧季，精于小学，最知名。"此传在《小石山房丛书》内，余爱子晋，故具录之。

71.《颜氏家训·归心篇》后有"好杀果报"七条。《法苑珠林》九十一《杀生部》引之，而字句略有异同。《法》云："右七验，出《宏明杂传》。"案：唐释道宣《广宏明集》卷三十引《家训》七条，题曰《诫杀家训》，著之推名。道世撰《珠林》在道宣后，第引宏明，不引颜氏原书，改题曰《宏明杂传》，非别有一书也。

72. 李大理联琦《好云楼初集·元墓探梅歌》，自注："宋牧仲抚吴，每过支硎赵凡夫丙舍，款叙甚欢。遂有'山中驿站赵凡夫'之诮。"详案：凡夫名宧光，明万历时人。宋牧仲抚吴，在康熙三十馀年。人越两朝，年将历百，安有赵、宋相接之事？李诗有云："如何小

宋效清汤，驿站山中有人伺。"谓徐俟斋不见汤文正，凡夫独见牧仲为愧。自注且云："非凡夫不逮前型，即商邱风流，亦愧睢州矣。"夫仲与汤文正年辈相若，后先为江苏巡抚，约隔十年。又何得言小宋耶？大理以善读书名，诗与考据，俱非其所长，不可不正其误。

73. 唐裴晋公《诸葛武侯庙碑》："谁谓莛脆，励为劲兵。"左思《魏都赋》："禀质莛脆。"案，此魏国先生诋吴蜀语，故蜀亦可得而用之。"上下无异心，始终无愧色。"袁宏《三国名臣赞序》："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词。""如仁之叹，存必拜之感。"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道被如仁"，又"庶存马骏必拜之感"。"如仁夕惕"，亦见沈约《齐安陆昭王碑》。皆用《文选》。知"《文选》熟，《文选》烂"之谚，唐人始可当之，宋人虚被此称，以其文考之，则见矣。

74. 韩昌黎《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欢华不满眼，咎责塞两仪。"五百家注本，洪曰："魏道辅云：'诗恶蹈袭古人，亦有袭而愈工，若出于己者。盖思愈精，则语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眦，祸将溢世。退之则曰：欢华不满眼，咎责塞两仪。盖工于前也。'"详案："福不盈眦"二语，出班固《答宾戏》。前为《韩诗证选》，特纠其误。然窃疑独引魏人章疏，必有所谓。及读《魏志·张邈传》裴注引《献帝春秋》载："邈谓袁术曰：公居轴处中，无与为二。何为舍此而欲称制？恐福不盈眦，祸将溢世。"乃悟道辅所举"魏人章疏"，指此，但不知本班固语耳。

75.《汉书·陈胜传》："高祖时为胜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颜师古注："'至今血食'者，司马迁作《史记》本语也。'莽败乃绝'者，班固之词也。于文为衍，盖失不删耳。"师古之论甚婉，刘子玄《史通》亦论及此，文虽可采，要在颜监之后。

76. 王伯厚先生入元，称深宁居士。案：《庄子·缮性篇》："古之所谓隐士，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深宁"二字出此。

77. 嘉兴李遇孙《金石学录》四卷，道光二年自刻本。丹徒刘氏近刻于《食旧德斋丛书》内，市贾遽以活字印行。诡云此书少见，非也。是书阑入同时之人，致其著作未有定名，而亦不深核其实。李言龚自珍藏弆金石文字八百馀通，皆世所不经见。详案：此为定庵谲词，定庵凡有异书及金石文字，概云从火。老辈搜罗金石亦广，而云皆未经见；然则定庵所藏，不自世上出邪？定庵聚录南唐韩熙载五百字，颇疑为定庵伪撰。余曾请谢子受先生书之，今郑苏堪亦有写本。余与苏堪盖为定庵所绐。因遇孙矜言定庵藏弆，故附论之。

78. 吾友王道农耕心撰《内阁中书刘君墓铭》，言："故人朱副使琦督师浙江，先生过之，留先生赞军务。"案：伯韩先生以江苏候补道随升任浙江巡抚，王公有龄赴浙，同殉庚申之难，安有副使督师之举？昔访道农于戚家汉厘局，曾规其误。王云："系据原状。"余云："不学之子孙所次行状，安足为据？此文若行，咎将在子。"蓺风先生采此文入《续碑传集》属校，余改"督师"为"从军"，"副使"为"观察"。恐传于世为道农玷也。

79. 程午桥梦星之父名文正，字笏山，进士，官工部主事，为汪蛟门之婿，午桥则蛟门外孙也。

80. 沈文起钦韩《与凌晓楼书》云："著述满一橱。所最惜者，《韩昌黎全集补注》、《王半山全集注》，实唐宋两朝之典章文物备焉。搜罗抉剔，虽当代博闻之士如洪容斋，亦多未晓，竟不得梓行，以示同志。贫之害，可胜叹哉。"案：文起《韩集补注》，经胡氏承珙补

定，近刊于广雅书局。《荆公集注》稿本，在华阳王雪澄秉恩所，王亲为余言。

81. 沈云椒侍郎《西清散记》："纯庙问：'尔家乡今有人如钱陈群工诗文者乎？'对曰：'无之。'上曰：'仕籍中固尽知之矣，或草茅中有人？'对曰：'亦无之。'"案：嘉兴名郡，草茅中岂无工诗文者？当对曰："圣言甚是，草茅贤才，屈于科第，应尚有人。容臣访得，随时奏闻。"今概曰"无之"，非大臣语，自了一生侍从官而已。

82. 莲畦方伯继昌著《左庵琐语》，友人初以红样本赠余。今取视之，讹字多有其处，断语亦不甚确，特规其误如下：第八页"孙登铁琴"条，当跳行别为一则。十二页"《国语》《古诗》榼帖"，当作"《国策》"，以所引"无罪以当富贵"语见《国策》也。十六页"为言杜句只牢愁"，"杜句"，疑"扬子"之讹。又"倪鸿诗云二字谁题石上"，此句当有误字。十八页"李观督欧阳太夫人文"，"观督"，当作"觏祭"。十九页"江南王小舫"，王阜宁人。江南系统江苏安徽言之，此不当称江南。二十九页"本朝士大夫科名，状元、榜眼、探花备于一门，二百馀年尚未之闻"。乃不知有昆山徐健庵兄弟。四十二页"泰山康伯祥"，当作"泰州"。四十六页"庸间斋记"，斋下当补入"笔"字。此书未行遽没，其谈艺亦有近数十年所未闻者。

卷　五

1. 梁氏章钜《文选旁证》，为程春庐同文稿本。沈子培提学亲为余说。赵瓯北《陔馀丛录》，李爱伯谓常州老儒所撰，瓯北窜入己名。此语余谓未然。又苏州书局所刻陈瑑《说文引经考》，系沈学子大成原著，缪蓺风亲见沈稿，与陈氏一字无讹。武昌柯巽庵有学子稿本，蓺风见沈稿于张闻远氏。

2. 庾子山《哀江南赋》："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徐、吴、倪三家注本，皆引《艺文类聚》，而未著卷篇名。余昔注《哀江南赋》，遍检未获。后得之于卷六十一居住部，自此可以永永不忘。其语疑采自谢承、华峤诸家《汉书》。

3. 国朝昆山王桀著《易汉学》，常熟潘任谓《昆山县志》误以"易汉学"为人名，又误以桀所著《咏易集》为易汉学所著。余初未信潘说，后检《昆新续修合志》，果有"易汉学"其人，《咏易集》即次其下。潘言《苏州府志》已改正矣。

4. 郑知同伯更，子尹先生之子。张文襄督学四川，聘往校士，兼令子权受业。蒯礼卿在张幕，与伯更为友。蒯后客上海，闻司阍者与人争，声甚厉，亟趋视之，则伯更也。黧面短衣，发如蓬葆。骇问所从来？谓流落至此，亲友略不收恤，故来投子。蒯为具洗沐，进衣履，从容谈笑，始复人状。时文襄督粤，设广雅书局，荐伯更往，后即卒于书局。光绪乙未，礼卿督仪栈归。告伯更子新入学，仍命回里读书，岁资以膏火金。因论伯更前事。余疑伯更不自修饬，恐不

如此言。及观伯更《屈庐诗稿》，有《赠蒯礼卿部郎》诗，云："我生良友比兄弟，早得胡君今蒯子。四海论交三十年，胶漆陈雷独斯耳。谐君邂逅当热场，尔时声气胜屈指。畴非兰臭附同调，征逐何由辨朱紫。不缘旅泊嗟道穷，杜老亦将失崔李。我顷南游背时利，顿觉人寰不容趾。翻然婚媾且为寇，遑问朋俦弃如屣。不图声子念椒举，殷勤却顾拔泥滓。缊袍狐貉两忘形，抵掌惟闻议蜂起。尔室冰霜变暄暖，旁观累足惊谛视。岂惟贫病忽若遗，并令瑕疵一朝洗。倾囊周给乃馀事，饱德深资浃肌髓。"云云。乃知礼卿所言不诬。礼卿逝后，无人习知此事。余特书之以重礼卿，兼善伯更不忘云天之谊，如杜老之纪孙宰也。胡君名长新，为子尹入室弟子。婚媾指莫、黎两姓，皆寓上海。

5. 钱少詹大昕《陈书考异》："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案：魏收《志》：'东豫州，太和十九年晋治广陵城。'樊毅所克当指此，非江都之广陵也。"详案：汪容甫《述学·答钱少詹事问》，谓："太建五年，樊建从吴明彻北伐，当时兵路由江入淮，由淮入泗。六年则新克寿阳，江北兵力正盛，楚子城金城盖军戍之别垒，为齐人所据者。故《樊毅传》云：'攻广陵，楚子城，拔之，击走齐军'，是也。若魏侨置之广陵，乃分东豫州置，据《隋志》，东豫州在汝南新息县，陈之兵力所不至。"今詹事考异，乃不取汪说。

6. 余少于楷法最不置力，老犹狞劣，答人书札，常以此为病。每附注数语，谓"拙如儿笘"。友人叩其义。案《说文》，"笘"下："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笘。"本义谓"折竹箠"，即小儿学书之竹简。今则用白墡板，外傅以油，或界为方棋格，其遗制也。

7. 今人谓隐身避人为躲闪。闪，当作夹，或作陕。《说文》："夹，盗窃怀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谓蔽人俾夹是也。"案："蔽人"，畏人

见之。"俾夹"者，如今窃盗夥偷怀物，俾他盗挟之先遁。余乡小窃画招，往往如此。

8.《汉书·高帝纪》应劭注："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达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阁下、侍者、执事，皆此类也。"案：此段似师古注，误为劭语。

9. 明刻《说文》，多李仁父《韵谱》，余见白绵纸本，经傅青主手批者，藏余友黄岗张荆野翼轸所。荆野丁酉拔贡生，考职以知县签分江苏，榷税扬州泗源镇。舟覆于江，仓卒获救。此书为水所渍，幸未浥烂。惜当时未经借阅，不知青主小学深造与否。闻荆野已没，原书落于谁手，则不可踪迹矣。荆野冠乡学，杨惺吾先生极赏之；就试京师，受知于袁爽秋京卿，引为高第弟子；工四体书，多材艺。余观此书，悔不向荆野索赠，以渠交谊定不吝云。

10. 贵州新印《巢经巢遗稿》四卷，起咸丰壬子，讫同治乙丑，共诗二百九十九首，前有光绪三十年唐炯序。以校高氏所刻后集，先后颠倒，无甚出入。陈小石制军近刻子尹全集，贵阳当有传本，即未见，亦应据其前后集刻之。仅印此奇零不全本，以饷黔士，此吾所不解也。

11. 蒯礼卿观察藏绩溪胡绍煐《文选笺证》稿本三十二卷。刘君聚卿借以刻入《聚学轩丛书》。蒯抽印十部，余乞其一，后以赠门人江宁蒋苏庵。胡氏此书，审于声音训诂，其学出于段、王二家，而引证稍易其例。余尝劝聚卿将丛书拆散发售，海内治《文选》学者庶几易于购读。聚卿丛书提要，每载明某氏藏本，而此不著出自礼卿，余特据所见书之。

12. 吾乡陆西星先生长庚，著《南华经副墨》八卷。《四库·子部·道家类存目》著录，《提要》云："不知何许人。"误也。书为吾家墙村公所刻。文定公弟，字子蕃，名齐芳。藏本渐少，余亲家顾石孙从其妇翁徐氏假得一部，携至陕西。仪真严玉森先生强以他书易去，云藏之华阴道院。余复得一部，楮墨俱不如徐氏本，价银十二元。往者乡人徐石秋氏，诡云好道，募刻是书。不依原书校刻，将其批点标识，一律删去。又将《渔父》、《盗跖》、《让王》、《说剑》四篇，屏去不录。余谓此非《南华副墨》，仅可名《南华副墨选》而已。今坊间刷印出售，皆此陋本，读者不可不知。余此书有缺页数纸，沈子培提学许假旧本补完。沈云书藏嘉兴里第，以此不果。闻乡人任氏有藏本，因吾友顾光万借得补之。

13. 《辍耕录》云："今人以米汤和入盐、草灰以团鸭卵，谓曰咸杬子。按《齐民要术》用杬木皮淹渍，故名之。若作圆字写，则误。"详案：《尔雅·释木》："杬，鱼毒。"郭注："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颜师古《急就章注》，谓藏卵之杬，乃左思《吴都赋》"绵杬杶栌"之杬。今按刘渊林注："杬，大树也。其皮厚，味甚苦涩。剥干之正赤，煎讫以臧众果，使不烂败。"即此杬也。今吾乡咸鸭卵，多用米汤和盐、草灰，杬则罕得之物。中藏之中，去声。

14. 屠琴坞倬《是程堂集》卷十三，有《谳狱昭阳途次即目》五律二首，又《抵昭阳作》七古二首，又《中秋夜饮胡晓帆明府衙斋归坐古藤道院却寄曹狄两广文》五律一首。考其年为嘉庆十六年壬申中秋左右，时琴坞官仪真县，不知奉何檄来谳何狱，故老亦无知此事者，《兴化县志·秩官表》，是年知县为胡廷锡，教谕、训导为曹国安、狄尧佐。

15. 庾信《哀江南赋》："豺牙宓厉。""宓"，一作"密"。今人多论

“宓”为伏牺之伏，非也。《礼记·月令》《明堂位》之“宓”字，陆氏释文俱音“密”；《晋书》“李密”，《华阳国志》作“宓”；《蜀志》“秦宓”，《后汉·方术·董扶传》作“秦密”；知二字古本通用，则以读“密”为是，“密厉”正与“潜窥”相对。亦如“山岳暗然，江湖潜沸”，读者多以“然”为助词，长洲朱丰芑先生训“然”为燃火之燃，与“潜沸”偶句。读者注者，往往不省。

16. 吴融《题兖洲泗河中石床》诗，自注：“李白杜甫皆此吟咏。”又《病中宜茯苓寄李侍御诗》，自注：“杜工部有寄杨员外茯苓之作。”案：杜《戏呈杨四员外》诗：“寄语杨员外，山寒少茯苓。”又题下原注：“甫赴华州日，许寄员外茯苓。”即此事。唯“石床”，李、杜两集，未见题咏。

17. 孔东塘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开浚淮扬下河海口。东塘以国子监博士从。著有《湖海集》十三卷，见《四库·别集类存目》，《提要》谓尚任自编诗文，入淮以后故名《淮海集》。今从高邮孙君少谭借阅《湖海楼诗》六卷，前有邓汉仪、宗元鼎、黄云三序。邓序作于丁卯，云：“《湖海诗》二卷，盖东塘以丙寅七月随节南下，至次年，仅有诗二卷。”邓序最早，故云。黄序在康熙戊辰五月。此年三月孙侍郎因与靳辅互揭撤差。东塘有《端阳前二日将北临邗上诸子集林蕙堂饯别赋答》七律一首，仅有六月之作。大约结束官牍文书，随孙入都。诗在戊辰第六卷内。是此六卷，诗无缺佚可知。东塘监浚丁溪、草堰、冈门诸河。丁卯往来吾兴，以拱极台为行馆。有《昭阳拱极台上五日有感》七律一首，及《拱极台拨闷》、《馆拱极台》、《楼上忆颜修来》七律共三首。又《拱极台张宴口号》七绝、《拱极台招同宋既庭等》五律、《昭阳李令携尊北台》七律、《昭阳楼上即事》七绝、《拱极台僧舍送周生赴武林移家》五律、《蒋玉渊朱天锦汪柱东过拱极台消夏竟日》五律、《维扬反棹夜至拱极

台辞寓》七律，又《昭阳拱极台余题曰海光楼十月廿四日悬额其上黄仙裳交三缪墨书柳长在子臣虎汪柱东朱锦天陈鹤山邑人朱崔山李艾若金九畹释云间同来落成即席分赋》七律，共八首。此诗下黄仙裳评语云："昭阳拱极台，擅一邑之胜。先生馆其上，题以佳句，大会宾客。予男泰来即席作赋，四座谬为许可。先生诗传事传。而此赋亦托得以问世，何幸如之。亡友郑省三训导希曾，常欲补东塘海光楼旧额，余特请金坛冯蒿庵先生书之。余意并欲为东塘设主，尽刊诸诗于石，嵌之壁中；亦拟于十月廿四日悬额，以续东塘故事。此则出省三愿望之外，当与友人合谋之。

18. 徐绩馀观察藏《隋常丑奴墓志》拓本，后有龚定庵印，又有定庵子橙题字，险怪可怖。徐属诸友作跋，并题诗张之。沈子培题云："苏斋苦忆刘珉迹，似人作喜托隋石。可怜淡墨本苍茫，指画频烦拟戈策。羽琌山馆宝墨香，复有佷子书跄踉。老夫无复论书楫，勉为僧权署末行。"案：苏斋《复初斋文集·启法师碑第一跋》："唐人正书，莫先于欧、虞、褚三家。虞之发源在智永，欧之发源在刘珉，褚之发源在史陵。刘、史之书，世所不传。智永千文，宋人伪撰。则三家之发源，皆渺不可见。吾独取北齐樊逊书孔庙碑及常丑奴志耳。"又《北齐孔庙乾明碑跋一》："北齐三公刘珉之迹，今不可得见，即以此为职志可以。"又案：黄长睿《东观馀论》："古兰亭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特阔者，盖纸接处，与不知字适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僧权，于其旁著名堂时，谓之押缝。梁御府中法书率如此。"余与培老好谈复初斋体，今渠诗复初体也，因疏其所出，以备遗忘。

19. 乌程张秋水鉴《冬青馆甲乙集》六卷，南浔刘翰京怡卿刻本。摘余所当记者列后。甲集一，《真子飞霜镜引》云："真子飞霜镜，江南钱博士坫以赠阮中丞元。"甲集二，《访书图歌为何梦华赋》，言梦华藏书精者有：钱讽《回溪史韵》龙爪本，史炤《通鉴释文》，杨氏

《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魏鹤山《礼记要义》。又《挽校官凌次仲》诗，有“闻道小红仍好在”，知次仲有妾。又《为贝简香作千墨盦图歌》，自注：“琅環仙馆，近以二十万钱得西岳华山碑，不翦本。”甲集三诗注，言阮云台先生，戊辰以前《揅经室集》及《雷塘盦主弟子记》，皆渠编年。又《题张叔夜未清仪阁图》：“始知翁北钱南外，留得由拳百尺楼。”

20. 缪蓺风先生为仁和朱子涵潜刻《结一庐丛书》，中有《刘宾客文集》，系据明蓝格钞本，属余校正。原钞本上粘签标作疑字者，余则引书证之。如《连州刺史厅壁记》“不足庚其责”，余则据《礼记・檀弓》“请庚之”，谓庚有偿义。《鉴药篇》“辄者造焉”，余据《穀梁・昭二十年传》“两足不能相过，卫谓之辄”，以辄为是。今并为蓺风取入所著《刘宾客文集跋》。

21. 龚定庵《己亥杂诗》，《读陶》第二首：“陶潜酷似卧龙豪。”自注：“语意本辛弃疾。”案：《稼轩长短句・寄陈同父》云：“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此语指同父。

22. 《定庵续集》，最录南唐五百字，谓是韩熙载手写真迹，定庵得之为奇。余谓此定庵谲词也，疑为定庵自作。内多小学训诂家言，二王书未必具有其字，可以决定其伪。余于光绪辛卯，曾请居亭主人谢子受先生书之，为儿童放格。癸丑客上海，复见郑苏堪书方寸楷本，由商务印书馆发卖。此文特以集字为贵。若系伪撰，则才亚定庵者，皆能为之矣。

23. 南陵徐氏影刊宋明州本《徐公文集》，陈彭年序：“王伦之知礼。”伦当作俭。《南齐书・王俭传》：“俭长礼学。”《隋书・经籍志》：《丧服古今集记》三卷、《礼论要钞》十卷、《礼问答》三卷，并王

俭作。

24.《南齐书·褚渊传》,附见医者徐嗣:"春月出南篱门,闻笪屋中有呻吟声,乃往视,一姥称举体痛,而处处有黝黑无数,嗣还,煮升馀汤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黝处皆拔出长寸许,乃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云此名钉疽也。"案:此即今之疔疮。《集韵》笪,音旦。似蘧蒢直文而粗者,江东呼为笪,斜文为篨。笪屋,盖即今之竹席屋。

25.《困学纪闻·考史类》:"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钱氏大昕评《纪闻》云:"此是公论善见,欢所立室炬,泰所立强名为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后儒必左袒关西,非持平之论。"详案:少詹此说,为谢蕴山《西魏书》而发。

26.《北史·许善心传》:"冢壁皆残,不准无所盗;帷囊同毁,陈农何以求!"案:不准,人名,与下文陈农相对。淮南局本《隋书》,校者定远凌兆熊,"不准"作"不淮",误也。

27.《通鉴》卷二百一:"或作破李义府露布:'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胡注:"学者为文类有所祖,汉高帝为太上皇营新丰,后人志其事,其辞云:'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此语所祖,有自来矣。"详案:二语出潘岳《西征赋》,胡但云"后人",似尚不知为潘,咙胡言之。

28. 陈后山《赠二苏公》诗:"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柟栌枫柞樟,青金黄玉丹沙良,兽皮鸟羽不足当"云云,脱胎昌黎《送区宏南归》诗。其"妖狐幻人下",又学退之《和皇甫湜陆浑山》诗,皆有所自。

29. 元遗山《论诗绝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方知渠是女郎诗。"案：遗山《中州集·异人王先生中立小传》："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是遗山论诗此语，全本王说，例当自注所出。乌程施国祁《元诗注》，知取《中州集》证之，而世人多以为元说，误矣。

30. 李习之《国马说》，余常读而悲之。因跋其后曰："今之国马固少，骏马亦罕，所见皆凡马也。凡马相踶啮，则务斗，斗则两伤。人具国马性者，世偶一见。而具凡马性者，见国马性者必踶啮之，退亦不自悔。国马性者则曰：'吾人也，非马也；彼人而马者也，吾何足与之校邪？'然则习之所谓马乘人，以今世态揆之，直曰马乘马而已。"

31. 钟嵘《诗品》："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近者吾友梅县古公愚《诗品笺》，钩沈掇潜，尽举所出。独于孟坚咏史，未有佳证。余谓《文选·王融〈策秀才文〉》李善注引班固歌诗咏缇萦事，即是孟坚咏史之作。当写质古君，不知以为然否？古人咏史，不参议论，其体如此。

32. 明于文定公慎行，有《新都程君房奇墨数螺道中为税使所榷戏作志感》诗，爱其隶事之雅与东坡《青州六从事》相匹，云："客卿闻已渡江涔，乌有何从问艺林。楮国交游成落莫，松侯封爵付销沈。思玄但检张衡赋，守黑空遵老氏箴。为语中人休错误，隃麋原不化黄金。"文定为先文定公隆庆戊辰所得士，私独张之如此。

33. 阮文达初刻《揅经室集》，有其弟子乌程张鉴序，言"揅经"之揅，系慕钱少詹"潜研"之研名书。及道光三年文达重定本，依四

部为次，与初刻之集迥异；张氏序亦未列入，又不承慕钱少詹潜研之说。余获见初刻本，特记于此。研改揅，用《易》蜀才本。重定本，文达序云："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

34.《世说新语·纰漏篇》："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刘孝标注："《大戴礼·劝学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为《劝学章》，取义焉。《尔雅》云：'螖蠌，小者蟧。'即彭蜞也，似蟹而小。"详案：刘注谓蔡邕《劝学章》取义者，以蔡取义于《大戴》，裁而成章，即本文"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四字为句。说本王氏念孙《小学钩沈》校语。蔡误读之，几因之吐下而死，诚刘孝标所云"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者也。

35. 余族侄福祚，字学庵，道光乙酉拔贡生。品端学粹，为乡里所矜式。著有"三述"，虽见书不广，其留心于故乡文献，甚为可敬。"三述"已刊。其一，《桑梓述》，载兴化前辈诸老先生诗文。其二，《蟠根述》，李氏先代诗文略见焉。其三，《苔岑述》，凡海内士流，与吾兴人士投赠酬答之作入此。皆从搜逸而得，有集盛行与文繁者不录。生存之人，以近标榜，亦用昭明之例，示有断限。统名《昭阳述旧编》。《诗·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张衡《南都赋》："永世克孝，怀桑梓焉。"桑梓指故乡始此。庾信《至老子庙应教》诗："盘根古树低。"杜甫《谒玄元皇帝庙》诗："仙李蟠根大。"郭璞《赠温峤》诗："及尔臭味，异苔同岑。"此"三述"名义所出。记之为儿辈及族人有留心者正告之。

36. 旧椠本亭林先生《音学五书》，前有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启云："舅氏顾宁人先生，年逾六十，笃志五经，欲作书堂于西河

之介山，聚天下之书藏之，以诒后之学者。伏维先达名公、好事君子，如有前代刻版、善本及钞本，经史有用之书，或送之堂中，或借来录副，庶传习有资，坟典不坠。”案：先生此堂未果立。后来朱竹君先生议藏书于曲阜孔氏，亦仅有此语。惟阮文达藏书于杭之灵隐、镇江之焦山，见诸施行。东南乱后，灵隐之书毁于兵，焦山之书复多散佚，但有“藏书楼”三字榜楬楣际耳。此两藏，光绪中梁节庵臬使谋之丁淞生，各捐书复之。松老捐藏尤多，故梁《题松老著书图》，有“焦山灵隐存双藏，犹记秋灯递信时”之句。

37. 赵秋谷《饴山诗集》二十卷。卷一，《并门集》，四十四首。卷二，《闲斋集》，四十六首。卷三，《还山集》上，六十首。卷四，《观海集》上，二十五首。卷五，《还山集》下，三十九首。卷六，《观海集》下，六十二首。卷七，《鼓枻集》上，一百八首。卷八，《鼓枻集》下，一百十五首。卷九，《涓流集》，三十九首。卷十，《葑溪集》，六十五首。卷十一，《红叶山楼集》上，三十二首。卷十二，《红叶山楼集》下，四十六首。卷十三，《浮家集》，七十二首。卷十四，《金鹅馆集》，六十二首。卷十五，《回帆集》，七十六首。卷十六，《磺庵集》一，七十四首。卷十七，《磺庵集》二，三十三首。卷十八，《怀旧集》，十四首。卷十九，《磺庵集》三，二十七首。卷二十，《诗馀》，七十二阕。首有卢见曾序。殁后，滇南李鹤峰编修视学山左，就钞于其家，以还京师，因介宋蒙泉编修，乞阁学之本，刊之于津门。适闻本家刻本已出，随罢。兹复据此为家刻本，而四库著录本：《因园集》十三卷，《言集》一卷。此本《还山》、《观海》、《鼓枻》、《红叶山楼》，卷皆分上下，《磺庵集》则析为三，与《诗馀》共二十卷，疑此为先生晚年自定本。而四库馆臣据丁际隆跋，所得稿本犹不备也。

38. 余十六七时，在姨丈曹君听事，有钟孟鸿书联云：“书似西台差少肉，诗如东野不言寒。”举以问余。答以“此苏诗”。并告“西

台”为宋李建中。时先主薄君在座，深喜之。今阅苏诗，忽忽二十许年，淹留无成。感念前事，泫然不能自已。

39. 彭文勤与刘金门同撰《五代史注》。金门别属俞理初采辑。理初自言，此书之误，惟已知之。金门提学浙江，携此稿往付刘申受校勘。金门孙名咸者，官淮扬海道，携《五代史注》及《存悔斋集》板，藏于署中。咸没后，两集板存清江丁氏。其时，听人借印。每印百部，酬以数部，不为贵也。迨余馆清江，刘氏后人亦寓此。乃与周君左麾从舆府主谢子受先生，属魏君松生向刘借印，酬例如前。刘诡云，有嫠妇割分书板之事，载回东台，遂不克成议。或云刘氏闻余辈过张此书，虑谢久假不归，故预绝之。

40. 陈兰甫先生《东塾集·谭君墓志铭》：谭莹，字玉笙；宗裕、宗浚之父。“生平博考粤中文献，凡粤人著述，搜罗而尽读之。其罕见者，告其友伍君崇曜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曰《粤十三家集》，百八十二卷；选刻近人诗曰《楚庭耆旧遗诗》，三百四十三卷；又博采海内书籍罕见者，汇刻之，曰《粤雅堂丛书》，共千馀卷。凡君为伍氏校刻书二千四百馀卷，为跋尾二百馀篇。君之博雅，略见于此。”余向读《粤雅堂丛书》，每册后有“南海谭莹玉笙校”七字，疑诸跋为玉笙所作。读兰甫此文，乃知其实。

41. 钟伯敬、谭友夏所选《诗归》，《明史·艺文志》著录。余家有其书，乃先考升华府君同治乙丑购自苏州。余幼时观之，于性情茫无所触。二人诧为绝特者，叩之余心，不知所谓。稍长渐鄙薄之。装线既断，懒复补之。其《古诗归》已散乱，付之一炬。《唐诗归》尚存。因思古人诗岂不佳，而专标枯涩清灵为宗，便味如嚼蜡。所谓“掣鲸碧海”、“巨刃摩天”者，概从摈落，未足厌人之心，反令读者憎及胥馀，并其选而置之。朱竹垞《静志居诗话》云：“《诗归》既出，纸

贵一时。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慑。”窃叹主持风雅者当以竹垞之语为戒。

42. 吴梅村先生《绥寇纪略》一书，说者不一。朱竹垞云：《曝书亭集》跋此书。“梅村先生以顺治壬辰舍馆嘉兴之万寿宫，方辑《绥寇纪略》，以三字标其目，盖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全谢山云：《鲒埼亭外集》跋此书。“陈令开云：‘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然舍梅村莫能当此者，令开盖心疑之，而不敢质言之也。后见林太常茧庵所答赠公札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于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窜改，遂无完本。”施愚山云：《为邹流绮致金长真书》。“梅村先生《绥略纪闻》一书，邹流绮以故人子弟之义，卖屋剞劂。一以备放失旧闻，一以表章前辈著述，良为胜事。但不合轻借当时姓氏参评，致有此举。益惩前史之祸，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究于邹也，闻其中绝无触犯，惟凡例所列大事记，似多蛇足。今拘系赴解，举家号哭，悉焚他书，笥橐为空。毘陵士大夫甚怜之。邹既贫且老，莫为手援，万一决裂，不特邹祸，且恐波及梅村先生遗孤，惴惴卵巢是惧。夫束天下文士之手，寒先辈地下之心，或亦当世大贤所不忍为也。”详案：以上诸说略见此书本末。至“鹿樵”为梅村先生别号，林太常所未知，谢山误信其说。

43. 钱衎《三国志证闻·刘表传》：“琦与琮遂为仇隙。”引赵氏曰：“袁尚有少子名修，字季绪，见《陈思王传》注。”此论表诸子，无缘涉及袁尚。检《陈思王传》注，引挚虞《文章志》云：“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著诗、赋、颂六篇。”知“袁尚”为“刘表”之讹。

44. 《汉书·陈遵传》载：“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时好事者从之

质疑问事。”《扬雄传》亦言:“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详谓,二公居贫,皆为好事者相过,粗足自乐。然当汉季世,如此好事者,惜不见其姓氏。子云尚有侯芭,柏松竟无闻也。

45.《史通·正史篇》:“元魏文成帝以高允典著作,修国纪。允年已九十,手足俱衰。时有校书郎刘模,长于辑缀,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岁。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子元之语,取之《魏书·高允传》。详谓,清初万季野、钱亮功修《明史》,与之相类。

46.《四库总目》:卷十七地理类。“《洛阳伽蓝记》,后魏杨衒之撰。其里贯未详,据书中所称,知尝官抚军司马耳。”详案:《五灯会元》卷一《初祖达摩大师传》内,有“期城太守杨衒之,早慕佛乘”云云。是衒之又曾官期城太守也。

47. 昔客扬州,雨中登康山。数椽仅庇,东为佛殿,有僧司香火,踞坐不复唱喏。远眺城外,帆影徐度,睥睨间与树色映蔚相接。念此山昔在江氏第中,宾客饮燕,据为胜地,顷摧颓至此。循其草木,皆令累息。觉区区固郭,已概明远一赋,不必四会五达也。曾有句曰:“东主程罗枚马客,不堪僦舍似鸡栖。”江氏、鲍氏已往,并其宾客亦不踵生于世。扬州之衰,是其宜矣。

48. 姚姜坞先生《援鹑堂笔记》,于望溪之文之人,颇有牴牾。而方植之曲为回护,殆以望溪开宗派之祖,不敢与姜坞辨,而致私心于望溪者,其隐如见。姜坞当时独轻其家邱,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矣。

49. 王仲瞿《烟霞万古楼集》,堕入恶道,溯厥源流,不知所自。

徒以驱遣史事，易眩耳目，乡曲狷子，敛衽交推，非其正也。仲瞿乾没甲科，佹得复失，遁而作此狡狯。猖狂妄行，与其姨夫舒铁云沆瀣一气。世有别裁伪体者，庶不河汉予言。最可骇异者，窦东皋许其《西楚霸王庙碑》，谓二千年中无此作。但置仲瞿此文于二千年上，谁可附丽？窦本非南威，轻议淑媛。其时鼓荡仲瞿狂焰，使其沾沾自喜者，皆此辈之罪也。缪蓺风先生云："窦东皋一八股匠，何足知此？"

50. 宋牧仲《西陂类稿》三十九卷，《四库》著录。其提要云："荦虽以任子入官，不由科目，而淹通典籍，练习掌故，诗文亦为当代所推，名亚于新城王士祯。其诗虽不及士祯之超逸，而清刚隽上，亦拔戟自成一队。其序记奏议等作，皆流畅条达，有眉山轨度。"馆臣此言，盖为世之宗赵秋谷爱憎之言而发。乃洪稚存短之，其《过黄州》诗云："百年谁续雪堂游，苦竹寒芦起暮愁。毕竟后来才子少，诗名数到宋黄州。"此轻薄之言，若令秋帆毕公见之，无乃太息邪？秋帆好客，亦一牧仲也。

51. 吴山夫玉搢《别雅》，引书多，无条理，乖舛时见。余见丁颐伯寿昌手校本，钩乙满纸，惜仅及卷首而止，其精当处，山夫不及也。此书为山阳韦氏所藏，落于书贾之手，余姨弟许君葆生购得之。

52. 吴汉槎兆骞《秋笳集》三卷，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卷一，赋八首；卷二，诗一百二十首；卷三，诗一百十五首。前有汉槎兄兆宜《秋笳集小引》，言："健庵先生，身既托于重霄，情弥深于旧雨。读定远玉关之作，侧望沾襟；接都尉塞外之诗，悲凉陨涕。乃谋剞劂，以寿枣梨。"案：《四库提要·别集类存目》，存《秋笳集》八卷。前四卷为徐乾学所刊，三卷题《秋笳集》，四卷题《西曹杂诗》，今此三卷定为徐乾学刻本，而阙其《西曹杂诗》一卷，然于《秋笳集》则无阙

失。据兆宣《小引》，乃汉槎自定其集寄健庵者，与张尚瑗《宁古塔纪略序》合。言："汉槎《秋笳集》，始寄归昆山司寇公，为梨木行世。"《小引》云："构此危苦，抒彼劳歌，命曰秋笳，汇成一集。"喜段翁笏林新得徐本，摭考于此。

53. 全谢山《经史问答》："董秉纯问：'谢承《后汉书》：豫章太守贾萌讨王莽而死。《太平御览》引《安成纪》，与安成侯张普争地而死。而《莽传》则萌以九江连帅为莽拒汉而死。谁是？'答曰：'恐是《莽传》为是，倘如谢书，则翟义血流矣。莽之九江，即汉之豫章，而连帅则太守也。'"案：贾萌事，谢山《困学纪闻三笺》及《鲒埼亭集》，屡表章之。答问但据《莽传》，非奖善之道。又《水经注·赣水篇》："津步有故守贾萌庙，萌与安成侯张普争地而死。为普所害，即日灵见津渚，故民为立庙。"赵氏一清本引全氏云："贾萌事，《太平御览》引谢承《后汉书》谓是讨莽而死，又引《安成纪》谓争地而死。《汉书·王莽传》则是为莽九江太守拒汉而死。亦异矣！岂同时先后有二贾萌，又皆为南州牧守邪？"赵氏有引《寰宇纪》："洪州南昌县龙沙庙神即西汉末太守贾萌。萌与安成侯张普共谋诛莽，普反告，莽收萌而杀之。时人感叹，故为立庙祭之。"据此，则萌之大节显著。全氏疑贾萌有二，与其答问，皆坚信班书之过也。

54. 聊城杨氏《楹书隅录》卷五："宋本注东坡诗，卷四十一、卷四十二，二册一函。"杨绍和案语云："宋椠本自苏斋后流落何所，先公曾访之数十年，杳不可得，恐不绝如线之残编，几成绝响矣。"又"元刻《梅花咏》一册"。杨端勤案语云："咸丰辛亥有估人持此本与《梅花喜神谱》来袁江求售，余极思并购，而《喜神谱》忽为他人携去，至今犹萦梦想云。"详案：苏斋本归之叶东卿，传之润臣阁读，又归吴荷屋，后又归番禺潘氏，复归荆州邓氏。《梅花喜神谱》归文登于氏，已见前卷。此苏诗施注及《梅花喜神谱》存落源委也。

55. 江文通自序云："所与神游者，陈留袁叔明而已。"又《袁叔明传》云："袁炳字叔明，陈郡阳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异才，学无不览，文章俶傥，清瞻出一时。其笃行则信义惠和，意罄如也。历国常侍员外郎府功曹，临湘令。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与余有青云之交，非互衔杯酒而已。嗟呼！斯才也，斯命也。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详之友人袁衔，与详交二十年，意气豁达，不见喜愠之色，倾襟敦素，表里如一。以戊子举人荐授景宁知县，甫遘稘岁，奄忽雕年。同符叔明，悕承远胄。详虽才不逮文通，伤实兼有之矣！

56.《汉书·王章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余于乙未、丙申之间，婴疾危笃，医药俱匮。时与妻赵孺人云珠流涕诀别，为说王章故事。孺人曰："秦南仓人秦南仓在盐城西，一小集镇，余侨居于此。谁逾君者，乃亦涕泣，又何鄙也！"余为放颜一笑。今孺人死矣，余特幸在。因读《章传》，叹其妻有识。余妻不知书，而亦能知余如此，所以可恸。觉李果堂言"王章之妻庸人，因班氏而传"，为不知夫妇之情者也。

57.《宋史·占城传》：四百八十九。"有蔷薇水，洒衣经岁香不歇。"又："猛火油，得水愈炽。"此即今之花露水及煤油。《天竺国传》：四百九十。"其王没，徙表称宋为支那国皇帝。"又"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今日本于中国，犹沿此称，其来已古矣！

58. 黄漱兰先生督学江苏，考试扬州时，赋题为"曹相国张饮后园"。官韵中有相字，乃平声。余乡某者以魏相押入官韵。先生批其卷云："魏相，相字押平声，有本否？"某惶悚无以对。详案：王楙

《野客丛书》:“《前汉·魏相传》,相字无音,人多呼为平声。”则知宋时已有此音。某以误读获选,亦可见先生之谦也。

59. 王褒《僮约》,其词严苦。以异方男子,止人寡妇之舍,奴睹主妇之状,不肯为之酤酒,云:“大夫买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作此戆语,隐愧主妇多矣!子渊不敛容相谢,反怂恿决卖,使之杜口不言,听其出入。文人玷品丧节,无过于此。而便了之忠于所事,至两手自搏时,曷不刿刀以冲仇人之胸,然后就黄土陌也。此事有关名教,故纵言之。

60.《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王隐《晋书》言:“贾充后妻郭槐谓:‘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与我并?’”李谓贾充前妻,时犹在。《板桥杂记·顾媚传》:“媚归龚芝麓为亚妻,元配童氏明两封孺人,龚入仕本朝,历官大宗伯。童夫人尚居合肥,不肯随官京师,且曰:‘我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同一后妻,郭攘佐命之功,顾膺夫人之号。其举可愧死,而当其时固自得也。

61. 王渔洋《蚕尾集跋》:“《西溪丛语》,鸩鸣馆旧刻,据《山海经》证,为朝士之被放逐者刻本。”详往谒某公,时以侍郎斥归家居,好流传古书,雕印精绝。献以诗云:“江湖憔悴行吟后,重见鸩鸣馆里书。”某公不省也。

卷　六

1. 钞本《戴东原事实册》，凡诸家所撰东原传、状、书序，及戴氏著书自序，皆在焉。乃甘泉汪喜孙孟慈属手摘抄。前有戴氏年谱，即金坛段氏撰本，而多所钩乙，孟慈似欲重编者，故于谱中段君之名，俱改称“段君”。诸家之文，眉端皆有孟慈亲笔评语，谨录于后，以为宗仰戴氏学者之助云：

钱少詹《戴先生传》　评云：此钱少詹撰，传尚未能举其大者。

阮云台《畴人传·戴震传》　评云：此《畴人传》，只叙录算学。

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　评云：东原先生无所不通，此只举小学、算学，见偏不见全。又云：校《水经注》，正千年之伪，非深于地理而能之耶？《直隶河渠志》，非深于地理而能之耶？按，凌云其地理之学，仅《水地记》一卷，故云。《考工记图文集》、说《礼》之文，非深于《礼经》钟律而能之耶？仲子以《三礼》、地学自诩，遂欲掩前人之长，文内颇诋毁之。欲将一人手掩天下目，多见不自量也。

程瑶田《书四友书》　评云：书事不过略举所见，非该括其生平之学问也。

孔广森《戴氏遗书序》　评云：此序罗列著述，亦有未备，检年谱核对可知。

卢文弨《戴氏遗书序》　评云：此篇不如段先生序文集，真深知东原先生者，叹服。

《孟子字义疏证序》　评云：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喜孙

谨记。

段懋堂《与方葆严制府书》　评云：此书真有古人风。

段懋堂《戴东原集序》　评云：昌明绝学，有功世道人心，汉以后无人道之者，此为之绝学。恨不得起周公、孔子而就正之。此篇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矣！

评云：周公、孔子之书具在，周公、孔子之道亦具在，学者盍尚论之！

评云：三千年来，长夜悠悠，一朝复旦。

评云：为东原先生作传诸君，从未有如此包罗总括者。东原先生有段先生为弟子，其贾侍中之有许君耶？然许君未有传贾侍中之文也。

评云：即以此篇为《儒林传》稿，胜于他人千百言矣！

2. 新化邹叔绩《汉勋遗书》，初刻本为：《读书偶识》八卷、《五均论》上下两卷、《颛顼历》上下两卷、文集三卷、诗集一卷。其孙代钧侯刻本，有《南高平物产记》、《红崖碑考》，字迹改用《说文》字体，编次亦有损益。余友山阳段君朝端得初刻本六册视余，余私定为赵㧑叔刻本，首有王壬秋先生撰《邹汉勋传》，文外曲致，掩抑情怨。代钧侯刻，不录此传，易以湘阴相国序。故以名位裁略耶？不可知矣！兹录存之。

邹汉勋传

夫自古今学者，蕴蓄闳富，曷尝不愿自效于当世？天下至广，人才虽或有不用，其出者，其效固可睹也。仲尼弟子七十有二人，独孙仲由为治赋，然其位乃止家臣，功不数见，卒死于乱。周处乡曲无赖，感激一言，斩蛟射白虎，切厉为学，适遘羌祸，或曰世棘兵变，又孤在岩穴，所以免脱也。且以商鞅宠亡，

韩非辱刑，荀况完于穷，屈原溺其忠。邹衍当战国时，无求高学，著书言迂怪荒诞之文，上下万年，成一家之言。二子者，有夸世之行，自矜其才，若庄周、列御寇之徒，未有文柔不容、刚武不擢者也。天下多年，魁悍剽利之士，犹幸多免，若新化邹汉勋者，又何称焉！汉勋字叔绩，博学名湖南，以附生中咸丰辛亥乡试举人。越二年，寇大起，郡人江忠源奉诏御贼，屯南量。汉勋故与善，往见之，即留同守城。有用，奏用知县。贼复下犯江汉，督抚守田家镇，至者达十余壁。汉勋从忠源至，军败，汉勋强骑，堕马，臂折几死。又从守卢州，有功迁同知直隶州。卢州援绝围急，军多逃亡，或怵劝同走，汉勋不应。俄报城陷，从卒不待汉勋言，急负而趋。汉勋欲奋下，手固不开，即从背上龁卒腕，卒痛释手，则跃地取刀，转叱卒曰："吾今死此，若敢强我，斫死矣！"乃持刀前行，乱斫寇，寇刺之死。初汉勋之为诸生，过邵阳，邵阳令固骄庸，以事收之入狱。事颇急，自院司以下，皆不能道地。会太守至郡，思所以出之。五月五日，太守宴僚吏耆老，人士毕至，太守虚上坐，遣人持纸，书名称顿首，诣邵阳狱，敬通邹先生。狱中无邹先生，唯有囚，囚即邹先生。于是狱吏大惊，出汉勋。是岁恩诏举乡科，汉勋往应科，居长沙蔡公墓祠。蔡公者，明长沙推官，以守城死于寇者也。汉勋试毕，还所居，梦蔡公冠服召见，索所为文，览之，谓不工。又曰："吾始荐尔。"已而汉勋举，名最后。由今观之，汉勋不举，即或不从军得官矣，或不死矣！其以微名巧驱之耶？若甚敬重之以成其名耶？岂所谓文柔而不见容耶？汉勋著书三十二年，言数十万。所考治《易》、《诗》、经训、史家、音韵、小学、金石、字画，靡所不究。其志未尝满，方乡于学耳。天地之于人也，弗全其身，必全其名。贪夫徇身，圣亦保之，烈士徇名，隐亦好之。汉勋两守城，迁两官，不为高。虽死难，名不如江忠源。忠源好学不如汉勋，沈隐不如汉勋，汉勋卒与同死。其书竟不成。然则生死而名微，

誉浅而名薄，天若予而若夺者，视汉勋意何等也？士固有附骥，足以自显，宝其所长，何避何乡，而曰成中壮，合圣贤则死者，蹈白刃相望矣！

3. 黄漱兰先生卒，余累其行哀之。中有一段论先生左迁后心迹，颇达其隐。今摘出自为之注，效王逸、左思故事云。

"王有程期〔一〕，趣赴朝右〔二〕。夫怀耿介，士虚善诱；夏官即真，尸臣密纠〔三〕。银台左迁〔四〕，金商谁剖〔五〕？置膝喜儿，亡何惟酒〔六〕。宛雏见吓〔七〕，灵鼍息吼。独叹邃远〔八〕，罔衅奇偶〔九〕。"

注：〔一〕杜甫《前出塞》诗："王命有程期。" 〔二〕趣同促。 〔三〕张衡《东京赋》："王命尸臣。"颜师古注："尸臣，主事之臣也。" 〔四〕通政使司通政使，宋谓知通政银台司。〔五〕《后汉书·蔡邕传》："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 〔六〕《汉书·爰盎传》："丝能日饮，亡何。"颜师古注："无何，言更无余事。" 〔七〕《庄子·秋水篇》："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陆德明音义："吓，怒其声，恐其夺已也。" 〔八〕屈原《离骚》："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悟。"王逸注："言君处宫殿之中，其闺深远，忠言难通。" 〔九〕《汉书·李广传》："大将军阴受上指，以李广数奇。"注："孟康曰：'奇，只不耦也。'师古曰：'言广命只不耦也。'"

4. 《太仓志》十卷，明桑悦著，常熟罟里村瞿氏藏本，字样精致。其卷七《隐逸门》载其父传云："吾父姓桑名琳，字廷贡，号鹤溪道人。"云云。而取知县杨子器祭其父文，摘入传中。以为难于措辞，特载杨祭文，庶几不诬不蔽云尔。案，此可为县人修志入其先人之

例。又此志每一门下各有小引，文词甚赡。《名宦》下云："父高门以待封，母扫地以待葬。"此用刘孝标《辨命论》："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墓以望丧。"民恽不合使两"待"字，乃钞本误改也。《祠庙》下云："正神泯寂，灵液遂歇，又使人知穆愉土木之当否。"案，《文选·扬雄〈剧秦美新〉》："神歇灵绎，海水群飞。"善注："绎，犹绪也。言神灵歇其旧绪，不福祐之。绎，或为液。"于此可见民恽隶事之博。又《楚词·九歌·东皇太一》："穆将愉兮上皇。"王逸注："穆，敬也。愉，乐也。言斋戒恭敬，以宴乐天神。"此"穆愉"两字所出。

5. 前人赋颂有自注之例。谢灵运《山居赋》、颜子推《观我生赋》，世人所习知也。张衡《思玄赋》自注，见挚虞《文章流别》。左思《三都赋》，亦思自注，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王逸《九思》，亦自注也，四库馆臣疑为其子延寿之徒为之，盖未知此例自张衡已启之。

6.《朱笥河文集》，前有其子锡庚序，叙文章源流，与章实斋《文史通义》相出入。锡庚字少白，饫承家学，于此文见之。抑实斋之得笥河者，可以知矣！序云：

古者无集之名，亦无古文之目也。盖自六艺之道微，而诸子兴；百家之说熄，而文集盛矣！未明乎集之源委与文之流别，将以读先子之文，不可得已。自汉以降，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之伦，其为文，雄杰一时。弟必视其学艺之所至，乃成一家之书。若司马迁之为《春秋》家言，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并为儒家者流是也。传称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瑕邱江公呐于口，与仲舒议，不如仲舒，是则文虽附艺而行，不善为文，虽精通六艺，尚不足显用。故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必贵有文也。至若纵横家者流，以言相感，比事类推，长于讽谕。故庄助持议，大臣数诎；邹阳陈辞，骄主详案：当作骄

王。回心。下及徐乐、枚乘、主父偃辈，皆挟长短之术，为敷扬之辞，固不必根柢学艺而后附丽成文。文之独行，盖且纵横之流始。其后竞为侈靡闳衍，没有讽谕之义。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武帝，读之反飘飘有凌云之意。东方朔、枚皋之徒，不根持论，往往迹于俳优，故自诋娸其文，颇自悔焉。扬雄以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盖自文之与辞，遂有攸分。然文虽升降递嬗，而集之名尚未有称者。及乎魏晋，更为丽辞偶语，规制迥别。乃录往古之文，谓之散行；当世之文，谓之骈体。古文之称，良由斯起；文集之渐，实始滥觞。魏文撰陈、徐、刘、应之文为一集，是为文集权舆。晋挚虞《文章流别》，梁萧统《昭明文选》，犹其后也。逮夫晋著作郎李充，径易《七略》《七志》为四部，子集二门，俨然对峙。《隋经籍志》因之，遂为永制。不知史本发源于经，集固支分于子。盖自是经史判而六艺淆，专集行而诸子亡矣！唐代文人，代有专集。纪、序、疏、状、碑、铭、颂、诔，体类斯备。第人各为集，充栋插架，几家有一编。大抵迹近辞章，而于六艺之文相去远矣！元明以还，迄于本朝，以古文辞自命者，辄以韩、柳、欧、曾、王、苏诸集为宗，号称八大家。似近著述之旨，然不师其意，徒袭其貌；未成文章，先成蹊径；初无感发，辄起波澜。不问事之巨细，专以简练为工；无分言之长短，每以诘声为古。遂乃划段为文，模仿蹈袭；雷同勦窃，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为，转相非笑。自是文道榛塞，不绝如线矣！韩、柳、欧、曾、王、苏诸集，亦必有其所学之本，乃自成立言之体。不学其所学，而徒学其外之文。是犹学步邯郸，未得仿佛，转失其故步耳。欲将以读先子之文，岂非以筳撞钟，胶柱鼓瑟，乌可得耶！昔先子有言曰："文无常律，唯求其是。"又曰："有意为文，绝非真文。"故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记事二端，而不为论辨。夫考古者，经之遗也；记事者，史之职也；不为辨论者，六艺而外，有述无作也。尝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

通经必先识字，庶几两汉诸儒所讲之经可以明，而后世望文生义之弊绝”；欲仿扬雄《训纂》，而课《纂诂》。又谓“学者不通古音，无以远稽古训，故刘熙《释名》因声求诂，扬子《方言》偏历輶轩。可以异域之言，而证近正之训；亦可以殊方之声，以推往古之音。庶几秦、汉、魏、晋声音递变之故可以通”；欲仿《方言》而作《方音》。礼起于未然，制莫精于丧礼，撰《礼意》。礼莫古于《仪礼》，苦节文之难读，撰《释例》。所辑金石遗文，汉唐以及元明不下千通，谓“金石文字，上可以通经，下可以释史”。尝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撰《五代史补注》若干卷，既成，为人误毁。凡所纂者，阙而不录。第其微言遗旨，往往错见于简编，好学深思，自可按而窥也。然则先子是编，虽以集名，其与世之所为文集者，固皎然殊矣。锡庚因就编次所及，故备述源委如右，后之览者，自有知言，小子何敢多赘焉！

7.《世说新语·排调篇》：“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望卿遥遥不至。’”案：遥，同繇音，盖隐其父名戏之也。今人读太傅名作犹，此亦有所本，《礼记·檀弓》：“咏斯犹。”郑君注：“犹当为摇，声之误。秦人犹、摇声近。”

8.《抱朴子·广譬篇》：“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曰《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案：夏侯湛《补亡诗》名《周诗》，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安仁诗，未见所出。不审广微之作，稚川何以不言也。

9.《蜀志·秦宓传》，《与王商书》云：“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案：相如于小学有《凡将篇》，魏文帝《与吴质书》以比之徐伟长，汉、魏之际皆以儒者视

之，马、班二家，但采其《自序》入传，不及他事，后世仅以辞人目之矣！

10.《通鉴·梁纪九》："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到洛阳，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胡注："陈庆之特有见于洛阳华靡之俗，而为是言耳。"详案：《通鉴》此段全采《洛阳伽蓝记》。先是庆之在魏，预侍中张景仁宴，时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蓄在座。庆之矜言正朔当在江右，诋娸魏人，为中大夫杨慎所折，庆之噤不得语。故归重北人，以弥前愧。《通鉴》所采，有首无尾，令人莫识。所谓注，亦不得其指。

11.《通鉴·梁纪十七》："上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聘于东魏。"胡注："案：梁官制，建康令秩千石，散骑常侍秩二千石，谢挺不当在徐之上。盖徐陵将命而使，谢挺特辅行耳。"《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徐孝穆集笺注》下案语云："集中《在北齐与杨仆射书》有云：'谢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宾又杖乡。'云云。是谢挺实为正使，盖假散骑常侍以行。《通鉴》但书本官，并非舛错。胡三省未考陵书，未免曲为之说。参诸此书，可证其讹。"详案：《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观我生赋》自注："梁武聘使谢挺、徐陵始得还南。"挺亦在陵之上。三省之言诚误，宜为四库馆臣所纠也。

12. 杜宝《大业杂记》《续谈助》所录。载隋柳顾言。言《华林遍略》之蔽，如"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序剑者，尽录为剑事；序溪者，亦取为溪事；撰玉者，亦编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详案：《太平御览》最犯此病。当时亡国诸臣，借此消遣岁月。太宗以是羁縻，不加督过。其书固不足重也。然流传至今，

推为类书之最，非以略存古书故耶？

13. 王子安《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俗间选本，截为《滕王阁序》。幼时读之，怪篇所云与题不合，及别见《子安集》，始知其误。往授诸学子时，有聪颖者来问："时惟九月，序属三秋"为重复？余告以宋人之言："九月"当作"九日"；欣然而去。后此子亦废学易业，可惜也。

14. 朱竹垞《曝书亭集·书〈玉台新咏〉后》："《昭明文选》入选之文，不无伪制。所录《古诗十九首》，以徐陵《玉台新咏》勘之，枚乘诗居其八。至《驱车上东门行》载《乐府·杂曲歌辞》，其余六首，《玉台》不录。就《文选》本第十五首而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则《西门行》古辞也。古辞：'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辞：'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而《文选》更之曰：'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古辞：'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谁与期？'而《文选》更之曰：'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剪裁长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后，杂糅置十九首中，概题曰《古诗》。要皆出《文选》楼中诸学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为昭明诸臣后进，不敢明言其非，乃别著一书，列枚乘姓名，还之作者，殆有微意焉！昭明庆礼诸臣，容其作伪，岂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云：'降将有河梁之篇。'钟嵘亦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谬欤！"详案：竹垞此论，未免附会。盖渠胸中，先有枚乘诸诗，遂欲尽翻前说。前言昭明容儒臣作伪，与徐陵不敢明言诸臣之非，果两人意中当尔乎？至如钟嵘，非《文选》楼中客；《昭明文选》，亦非皆览之书，人畏其势，不敢置辞。其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必有所本，知非仅祖昭明之说者也。夫议论古今，必有佐证。竹垞乃以子虚乌有之辞，诋过梁胄，其说则巧矣，服之则未也。

15. 朱伯韩《怡志堂文初编·孟子说》一:"暖暖咮咮,抱一先生之言。"案:《庄子·徐无鬼》:"所谓暖姝者,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伯韩用此咮字者,据其形似,故致讹耳。

16. 焦廷琥《读书小记·老学庵笔记》:"今人书某为么,皆以俗从简便,其实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宁注:'邓,么地。'陆德明释文:'不知其国,故曰么地。本又作某。'案,今汲古阁《穀梁传》注疏本,作'某地',引释文,无'本又作某'四字。"详案:抱经堂本《经典释文·穀梁音义》:"么地,本又作某。不知其国,故云么地。"毛子晋既改作"某地",则"本又作某"为赘,故得擅去之。焦氏未考《释文》本书,乃为毛氏所误也。

17. 胡文忠属汪梅村诸人撰《读史兵略》,采司马公《通鉴》,而以《左传》兵事列于卷首,其二卷即以《通鉴》起,终于周代,不相凌杂。文忠序言,宋元明亦将告成。此三史稿藏于独山莫氏。见莫子偲《宋元旧本经眼录》附录内,子偲客鄂抚署预修此书。昨岁沪上书坊排印成书,诡云访购甫得,余疑即出于莫氏也。

18. 《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八十四:"《墙东杂著》一卷,王汝骧撰。其以墙东为名,盖用后汉王君公事。汝骧掉鞅文坛,事殊牛侩,殆以其王姓断章取义耶?"案:汝骧有《墙东草室记》,取义于居丧倚庐,非用王君公事。

19. 《世说新语·文学篇》"康僧渊"条,刘孝标注:"僧渊氏族,所出未详,疑是胡人。"案:梁沙门慧皎《高僧传》云:"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胡人,语实中国。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度敏等俱过江。后于豫章山立寺,带江傍岭,松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尚学之徒,往还填委。后卒于寺。"此可释孝标之疑。

20. 宋国子监卖书，有越纸、襄纸之分。越纸价少，襄纸价贵。见《陈后山集·论国子监卖书状》。

21. 叶调生廷琯《鸥波渔话》："朱高安《冬夜读书》诗：'孤吟惜四余。'自注：'署中有四余额。'谓三余并公余也。调生欲以老者生之余，以配遇之三余。谓三国董遇之三余。"余则易调生为健者病之余，是有三"四余"矣！

22. 严铁桥辑《全汉文》，卷五十五有郑子真文。子真名朴，见《汉书·王贡传》前序颜师古注引《三辅决录》。严辑例书人名，而此偶遗。

23. 王茀卿言，《永乐大典》今存翰林院只八百馀册，传闻英人购去储博物院。案：谓庚申之变。见茀卿《送黄公度参赞随使英法》诗自注。诗有云："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流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

24. 姚惜抱先生《与吴山尊书》云："鄙著诗文集，以一部奉寄。此事要当听之后人公论，今之故人相爱者，雅以见许，安敢信乎？"又《与王惕甫书》："鼐于文章，粗识门径，而才力不足尽赴其识。譬诸李翱、皇甫湜，岂不欲为退之之文邪？而才不能赴其所识。鼐是以更望之年少者。假令有韩、欧之才出，而世第置吾于独孤及穆修之伦，则吾心所大快矣！"《惜抱先生尺牍》卷二。观先生两书，撝然自退，盖雅不欲为后人标识。相去未久，即有据程鱼门言，尊为桐城派。此于豫章之一祖三宗，而莫敢有抉藩篱以出，甚非先生所乐许也。

25. 司马相如《上林赋》："掩群雅。"张揖曰："《诗·小雅》之才

七十四人，《大雅》之才三十一人。"阎征君若璩《困学纪闻笺》："《小雅》除笙诗，自《鹿鸣》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戴东原《董思亭诗叙》用张说。

26. 余亲家顾石孙昔言，阎文介公敬铭曾刊《资治通鉴》，置司马文正祠中，陕西有售本。今湖南长沙胡氏元常刻本《资治通鉴》序云："丁亥冬，长沙书局为朝邑阎相国敬铭刊《通鉴》成。明年春，置板山西解州司马文正公祠。湖南印本无多，同仁拟将其书翻雕，商其可否？窃以解州本系仿明陈仁锡本，陈本固非善本也。"乃悉阎本刊于湖南。独怪文介当日不取胡果泉中丞翻刻兴文署本也。

27.《野客丛书》"持国秉"条："《史记》《汉书》，《周亚夫传》并曰：'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注并作彼命切，呼为柄字。观《史记·蔡泽传》：'泽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政，有之乎？'"因疑《亚夫传》"持国柄"下脱一"政"字。详案：政与正同。"政有之"者，谓果有此事也。泽传故以"持国秉"为句。勉夫失其读矣！

28.《资治通鉴》一百二十二言："魏昭成帝制法令，盗官物，一备五；私物，一备十。"胡注："备，陪偿也。今人多云陪备，俗作陪偿。"胡云"陪备"，今亦不闻此语。

29. 赵秋谷《谈龙录》："或问于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近之？'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于朱，而学足以济之，朱博学于王，而才足以举之。真是敌国矣！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曰：'然则两先生殆无可议乎？'余曰：'朱贪多，王爱好。'"详案："贪多"、"爱好"之评，朱、王两公所不能辞。因爱好如偃师之技，衣冠藻绘，外质俱存，而运动非质。因贪多而斗韵险涩，如嚼蟛蜞，得不劳

偿。读二公诗,当知其病,学者仅避之足矣!

30. 阮文达《揅经室文集》记任昭才事,云:"昭才善泅海,余所获安南铜炮,重二千馀斤,甚精庄,甚爱重之。兵船载炮,尝遭飓,沉温州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图之,昭才用八船,分为二番。一番四船,满载碎石,自引八巨绳于海底沉船之四隅,以四绳末系四石船为一番。系既定,乃掇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复为空船,浮起者数尺矣!复以二番绳之末,系二番石之船。系既定,复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数尺矣!如此数十番,数日之久,船与炮毕升于水面矣!"详案:此宋僧怀丙之术,《宋史·六伎传·僧怀丙传》:"怀丙,巧思出天性。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夫昭才武人,不知读书,其术暗与古合。《宋史》序此,词简而意隐,文达记此,繁而意明。此序事之文所以贵显豁也。

31. 李义山《骄儿》诗:"豪鹰毛崱屴。"此本杜少陵《送李校书》诗"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语,诸家注咸遗此说。

32. 《书目答问》所列《文选》学家,如钱陆灿、潘耒、余萧客、严长明、叶树藩,陈寿祺,或诗文略摹选体,或涉猎仅窥一孔,未足名学,余为汰去之。而补入段懋堂、王怀祖、顾千里、阮文达,此四君子乃真治《文选》学者。若徐攀凤、梁章钜亦可祔食庑下也。

33. 吴挚甫先生《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道光二十六年,以编修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帅滇阮文达赠诗"云云。案:文达以道光十八年予告回籍,二十六年,正其重赋鹿鸣时也。吴说必有误。

34.《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吴县王韬旧藏。韬时记所见及家藏本于群书下。卷二十九《昌黎先生文集》下韬自记云："余藏有世彩本，亦希世之珍也。"案：世但知世彩本为丰润丁氏所藏，不知韬此本归丁，抑丁别有一本也。往昔见《持静斋书目》，不及致此，殊为可恨。

35. 韩公《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欢华不满眼"二语，注："魏人章疏云：'福不盈眦，祸将溢世。'"案：此班固《宾戏》语，班作"祸犹溢世"。余两门生，年甫十五六，曾读《宾戏》，继诵韩诗，亦知其误。检《野客丛书》，知出于《隐居诗话》，勉斋亦尝辨之云。

36. 丁俭卿先生《曹集诠评》，曾文正公过淮安访丁，索付江南书局开雕。洪琴西不以为然，久置不问。刘恭甫屡向洪言之，得刻成。"诠评"二字见《史通·论赞篇》："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盖谢承《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后，"论"改此新名。丁书有评有释，其本非史书，于义亦舛也。曹集自以宋述之绪曾《考异》为述，有传钞本。

37. 段懋堂先生《戴东原年谱》，载东原议论，有足取者。云，先生言："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贵博也。"又云："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又云："阎百诗善读书，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

38. 包慎伯嘉庆初至扬州时，汪孟慈尚少，以《述学》稿求慎伯编定。慎伯文集自诩其删集《述学》诸稿，纂成一篇，一如容甫之笔，此慎伯之伪言也。仁和谭先生献《复堂日记》，亦不承此说。迨孟慈宦游识通人，所刻《述学》，尽更慎伯之旧。慎伯忌而愎，方以容甫入梦，见诧于人。一旦如此，遂与孟慈有隙。并及容甫，亦有微辞。其《凌晓楼墓表》云："汪君虽博览强记，钜公推挽者多。晚以饶裕，其勤学亦

稍稍减矣！”又云：“君得于天者后汪君，而人力坚致，终始不渝，则殆过之。”《与杨季子书》云：“贵乡汪容甫，颇有真解。惜其骛逐时誉，耗心饾饤。”《复李迈堂书》云：“《述学》二卷，说经未为精湛。世人盛传其《广陵对》、《琴台铭》，皆下乘。《哀盐船文》，差有哀雅之致，亦非上乘。”其余诸文，论及容甫，皆不免褒中寓贬。以容甫之文，海内交颂，非可一概抹杀，故为此毁誉参半之言，令人无从置议。其偏心易触者若是，余颇不直之。友人前言汪、包构衅，语多不尽，因记于此。

39.《晋书·艺术·佛图澄传》：“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谓刘曜。’”钱竹汀先生《晋书考异》云：“今俗传圆光之术，盖出于此。”详案：澄又有一事，见晋释宝唱《比邱尼传·伪赵建贤寺安令首尼传》云：“安令首，本姓徐，东莞人。父忡，伪赵外兵部。令首幼聪敏好学，以佛法自娱，不愿聘求。父曰：‘汝欲独善一身，何能兼济父母？’首曰：‘立身行道，六欲度脱一切，何况二亲？’忡以问佛图澄。澄曰：‘君归洁斋三日竟，可来。’忡从之。澄以胭脂磨麻油傅忡右掌，令忡视之。见一沙门在大众中说法，形状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往如此。若从其志，方当荣拔六亲，令君富贵。’”云云。据其说，与今术异。今术取净水研掌中，诵咒良久，令童子视掌有光，徐就纸吹之，光傅纸上。再令童子聚视，云见某状某状。年长者视之即不见。澄为高僧，术宜过人。今则江湖卖艺者流，藉此糊口，不足比也。

40. 惠定宇《精华录训纂·苏门行》“精庐”注：“《世说·文学篇》：‘何子季与周彦伦同时信佛法，何子季别立精庐。’”详案：此王世贞《世说补》语，何、周皆在刘义庆之后。王据何良俊《语林》，《语

林》本之《南史》。定宇《金注辨伪》，曾摘金误引《世说补》作《世说》，不谓躬自蹈之。且诗指孙征君、夏峰村，当引《后汉书・姜肱传》为注。何之“精庐”，乃六朝士夫私自佛寺，非儒者讲授之所，定宇原引亦误。

41. 甲辰客扬州，于运司街前书坊购得王怀祖先生《丁亥诗钞》一册。纸不盈七番，价一百钱。爱其雕印甚精。蒯礼卿观察从余乞去。余属门人李寅恭影写一本，以正本归蒯。后以李生本请缪先生刻之，即用原抄覆板。诗凡二十首，为怀祖先生二十四岁时作。其《游蒜山》第二首：“山光引游寺，窈窕乘险绝。”不免袭用杜陵《铁堂峡》诗，然经生少作，能规杜老，亦为难得，固不宜以苛例绳也。

42. 王惕甫芑孙《评金石三例》前引云：“学古文者，始入当极才尽致为之，不必求例。子厚、老苏早年文字可按。言例则有一物利之于先，而无以极其才。然才境既极，而无驭之者，必将为七百之连营，必为八骏之游寄瑶池而不知反，故授之以文律焉。无例则文之能事必不至，有例则文之趣必不得，文之用必不宏。始由无例以之有例，继由有例以之无例，此学者之功夫次节也。”案：陆新孙、管异之辈喜毁惕甫，不知惕甫此等议论，亦有见地，非妄得名也。

43.《魏鹤山先生大全集・答周□书》云：“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始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不得真。来书乃谓只须看祖述朱文公，文公之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案：卖花担上看桃花，最易错误。能免于此病者，方为豪杰。

44.《南齐书・褚渊传》：“出为吴兴太守。”殿本考证臣祖庚曰：“按《通鉴》本作‘吴郡’。注：‘吴郡，近畿大郡也。吴兴，次郡也。

渊以大尚书出守，得大郡为是。'据此，则传云吴兴，误矣！"详案：《文选》卷五十八王俭《褚渊碑文》："丹阳京辅，远近攸则；吴兴襟带，实惟股肱。频作二守，并加蝉冕。"李善注引《南齐书》云云，是吴兴不误，不可据《通鉴》擅改。

45.《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正义："十四年传称施邢侯者，或是夏姬之男；此杀杨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孙。其种类盖尽矣！"案：天生尤物，为祸如此。正义又推言之，后有效屈巫之为者，宜懔懔也。

46. 欧阳公《五代史》，于没后由朝廷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案：公集有《免进五代史状》，知公著书之慎。状略云："右臣准中书札子为知制诰范镇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书局缮写上进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无他能。少急养亲，遂学干禄。勉作举业，以应所司。自忝窃于科名，不忍忘其素习。往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以负罪谪官，闲僻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缉，而外方难得文字检阅，所以诠次未成。昨日还朝，便蒙差在唐书局，因之无暇更及私书，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渐次整辑成书，仍复精加考定，方敢投进。冀于文治之朝，不为多士所诮。谨具状奏闻。"据此知公于此书曾几经修改，始有定本也。

47. 王右军与人书，问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有后？余雅慕之。昔馆南清河日，有友榷税板浦，余帖书属访凌次仲先生后何若？友人复书，谓次仲歙产，不应在彼。案：次仲生于板浦，后没于皖，子孙仍居板浦，有其门人张其锦所为状可证。江郑堂谓次仲虽死于故乡，实同旅殡者也。阮文达官漕督，行部海州，过板浦时曾访其家。

48. 虞山钱氏有《赠夏童子端哥》诗。自注:"云间夏彝仲之子。"盖即存古。彝仲身殉国难,存古甫及童,牵染赴义。余客江宁,每过竺桥市,忆存古就刑之所,存古与刘㦤皆死于此。辄欲流涕。谓天生此才,乃以国殇终也。诗云:"背诵隋人诘,身书等严躬。倒怀尝论日,信口欲生风。灯盏调声病,棋枰喻国工。"其倾倒亦至矣!

49. 《潜邱札记》:"甬上李邺嗣曰:'先辈言古今著述之盛,前无如葛稚川所著书六百余卷,其次即先生所著六百八十九卷。'"某氏批《札记》上云:"先生未详何人?"详案:此指王伯厚所著书凡六百九十五卷。阎氏服膺伯厚,考其著述之富,签置箧中。其孙学林,随意刊入,未加案语,无怪人不知也。《札记》某批,相传出程鱼门手。王文简《蚕尾集》定本,《摭言跋》云:"唐人说部流传至今者绝少,此书泊封闻见,皆秘本,可宝贵,当有好事者其表章之。"案:二书皆经卢雅雨刊入丛书。文简所为好事,其庶几焉!

50. 唐荆川《胡贸棺记》:"书佣胡贸,龙游人,以善锥书,往来诸书肆及士人家。尝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所谓汗牛充栋者,稍删次之,以充简约。既披阅点窜竟,则以付贸使裁焉。始或篇而离之,或句而离之,甚者或字而离之。其既也,篇而联之,句而联之,又字而联之。或联而复离,或离而复联,错综经纬,要于务归其类而止。盖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书佣束手,虽士人细心读书者,亦多不能为此。贸于文义,不能解晓,而独能为此。盖其天窍使然。余之于书,不能及古人蚕综牛毛之万一,而贸所为,则蚕系牛毛之事也。"案:自石印缩本出,上海书场取原书裁贴,其技精者,颇复擅场,但不能如贸耳。荆川写贸技语极工,想稗编、文编、左编诸书,皆取成于贸也。

51. 谭氏宗浚《希古堂甲集·论衡跋》:"刘勰《文心雕龙·养

气篇》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造哉!’案,此书无此篇名。此则或出于充他所著述之书,或即《论衡》中之一篇而近时佚去,亦未可定。”详案:《论衡·自纪篇》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云云。是《养气》别为一书,彰彰如此,谭氏殆失之眉睫也。充又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亦在《论衡》之外,书并不传。

52. 陶靖节《孟府君传》:“褚裒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亮,庾亮,时镇武昌。晋时,进谒上官谓之朝宗,以《书》中之“江汉朝宗于海”为喻也。《世说新语·假谲篇》范玄平投桓大司马云:“虽怀朝宗。”亦是此意。《晋书·范汪传后叙》,全录《世说》,独删去“虽怀朝宗”一语。唐之史臣修《晋书》时,当不悉此义也。

53. 乾隆十三年六月丁丑,上谕军机大臣等:“朕闻江苏华亭县生员姚培谦、江阴县布衣是镜,此二人皆力学有素,闭户著书,不求闻达。尹继善、安宁既为江苏督抚,谅必知二人之梗概,可寄信询问之。或其人才具可用,或学问可膺师儒之任,据实奏闻,候朕降旨。”谨案:姚氏所著书,如《左传》、《周礼》、《李义山诗》注,小有考定。其馀类《腋温》《李诗选》等,亦仅治词人兔园册子馀习。是镜为雷翠庭学使所重,后以诡激败行。二人皆不克仰副圣意。然以虚声至达天听,亦异数也。

54. 祁文端《䜒䚹诗集》自注:“遗事颇多。”诗亦清腴相间。往在扬州见此集甚夥,余嫌文端晚节多訾,颇轻之。今再观其诗,究有可取。䜒䚹亭,晋阳东百余里,见《颜氏家训》,文端籍晋阳故也。

55.《红拂记传奇》:“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入人家。梦中空遇,仙姿莹雪,宫鬓堆鸦。不知游

子，貂裘敝尽，流落天涯。”案：此剪截金人吴激小词。吴激词见《容斋随笔》卷十三。“飞入人家”，吴作“飞向谁家”。“梦中空遇”，吴作“恍然相遇”。“不知游子”三句，吴作“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56.《隋书·经籍志》：“《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孙盛撰。”《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谓盛此书大约不过及海西公或简文而止，似未检《隋志》。

57. 徐健庵《憺园集》卷六《同吴园次志伊石叶陈其年姜西溟李武曾过访毛斧季和园次韵》：“曲室尚闻藏万卷，那容排闼舞阳侯。”旧注：“斧季藏书密室，志伊欲入不许。”案：此亦藏书故事。

58. 李爱伯《越缦堂骈文》卷二《与秦澹如都转书》：“定当击尘叹至耳。”案：《世说新语·文学篇》：“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尘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据此知“击尘”当作“击尘”。

59.《玉台新咏》内《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登即相许和。”“登”，即登时，急读作登，缓读则登时，皆言即也。《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裴注引《会稽典录》云：“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与《古诗》之“登”，并为当时口语。

60.《樊榭山房集·病中承功千以佳豉见饷》诗：“幽豆提携裹饭同。”案：“豆”当作“豉”，《说文》：“豉，配盐幽菽也。”樊榭本此。

61.《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正义引《晋诸公赞》曰：“鸩鸟食

蝮，以羽翮栎酒水中，饮之则杀人。旧制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为南中郎将，得鸩，以与王恺养之。大如鹅，喙长尺馀，纯食蛇虺。司隶傅祗于恺家得此鸟，奏之。宣示百官，烧于都街。”据此，知晋禁令甚严，故六朝以来此鸟绝少也。

62. 黄黎州《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论钱牧斋文：“所得在排比铺张之间，却是不能入情。”详案：黎州亦是病此。

63. 陈寿《进诸葛武侯集表》：“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晋书・李密传》：“张华问：‘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是以碎耳。’”两人论武侯，取譬皆同。寿举或人之言，疑即华也。

64. 段懋堂先生言：“好书者多寿。”又云：“好学者，以书卷自养，往往多寿。”此语实有所征，余多病早衰，往在三十六七时，几濒于危，虽当喘息，犹持卷自娱，亲友多为余庆。赖有至今者，岂无故耶？

65.《史通・因习篇》：“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而于列传前不复别标小目。详案：是否漏掉？与刘说异，且范书有《逸民》，无《高隐》，刘氏即避唐讳，当云《逸人》也。

66. 晁公武《读书志·别集类·蔡中郎集》下云："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传者，只掇论其文学之词及略载其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馀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庶几有考。"案：后世目录家，无不遵用此例。

67. 吴山夫《别雅》五卷，新安程氏初刻本，楷书不精，每卷末叶有"乾隆七年九月新安程氏督经堂刊"篆文长方木记，即安东程氏也。时鬻鹾淮北，居于淮安河上。子孙亦多有文人，富甲一郡，鱼门编修晋芳，即其后也。

68. 徐世溥《榆溪文集·黎美周诗序》："自神祖时，天下文治向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山之首德丰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陵之博核，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之历法，汤临川之歌曲，李奉祠之本草，赵隐君之字学，皆可与作者同敝天壤。"案：邹元标伪学不足重，焦弱侯亦循升庵之派，博而不核；赵凡夫之字学，则又轻出私见，不知古义，皆未得云与作者同敝天壤。明人论述，多务夸大其词，巨源尚稍有分寸云。

69. 纪文达《史通削繁序》："昔郭象注《庄子》书，盖多删节。凡严君平《道德指归》所引而今本不载者，皆象所芟弃也。"详案：《道德指归论》虽著录《隋志》，其后佚去，好事者遂伪托其书以传。今考其中引《庄子》多与《庄子》不类。阎百诗笺《困学纪闻》，《庄子》逸篇乃取以补王氏之漏。全榭山又述张南漪语："此书所云《庄子》，乃君平自称之言。"文达承阎氏后，亦轻信为真，而云"今本不载，皆象所芟弃"。此说近于武断。顾犹有疑于文达者，《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道家类》有此书，《提要》云："所引《庄子》，今本无者十六七，不应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弃。此必遵重散佚，好事者遂多造《庄子》语，以影附于逸篇。"夫《提要》，文达一手所定者也，其论如此，当以

此论为正。《史通序》特借作波澜耳！不知通人之论，为海内所准，一有两歧之说，则致疑者众矣！余故哓哓辨之如此。

70. 古者书籍托于史官。仓颉为黄帝之史，后世遂有黄帝以下五帝之书，及追论三皇之事，三皇之书因之而成。此在《周礼》，同为外史所掌。《左传》："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获见《易象》与《鲁春秋》。"又，"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庄子》亦言："孔子、子路谋藏书于周征臧史老聃。"至汉司马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东汉之书，并盛集于东观兰台，皆古者藏书托于史官所在之证。以其职司典掌，便于撰述。两汉藏书，别有太常博士延阁，广内秘室及辟雍石室、宣明鸿都诸所。然太史东观兰台之藏，皆史官所集也。魏晋以后，渐异其制，虽有典书之官，不尽与史司相合，亦由书籍浩繁，其势不得不分。然于古人藏书遗意，学者不可不知也。

71. 书之分类，始于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因之，后汉东观仁寿所集亦因之。至晋荀勖始分为四部，宋王俭别撰《七志》，梁阮孝绪更为《七录》，与其国家四部、五部分隶署名，各有不同，然王、阮所撰皆私家著述。唐人修《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分为四部，唐又列经史子集为四库，此今日《四库全书》分别经史子集所自始。汉刘歆《七略》，一为《辑略》，颜师古云："谓诸书之总要。"今《四库总目》，每部总叙及每类总叙仿之。刘向之校书，每一书毕，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今《四库全书》每书下"提要"仿之。其以经、子立名分部者，始于王俭《七志》。古无文集之名，两汉皆云：某人某书，某篇某人所著，某文凡几篇，而不名为集。阮孝绪《七录》云"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则名集始于梁时可知。余特综其源流言之。

72. 曾文正《先正事略序》，据鄢陵《苏源生文集》谓，李元度与

钱衎石书命名相同。余亲家顾石孙官河南，托其访《苏源生文集》。未几，书来，凡两函。总名《记过斋藏书》，曰：《记过斋文稿》二卷，《师友杂记》四卷，《大学臆记》二卷，《省身录》十卷，《贞寿堂赠言》一卷，《记过斋赠言》、《言行录》各一卷，《崇祀乡贤录》一卷。《文稿》卷二《书先师钱星湖先生事》，其一则云："先生仿焦弱侯《献征录》，为《国朝献征集》，又节录名臣事状为《先正事略》，尤为珍秘焉。"案：钱氏所为《献征集》，黄子寿方伯属诸迟鞠大令校刊于苏州书局，《先正事略》竟未得传于世。

73. 毛斧季访赵孟奎《分类唐歌诗》，致友人探油锅事，亦世所称。有俞安期之智，不可无斧季之愚配之。此亦见槎客《拜经楼诗话》，今并录之。

> 常熟毛斧季嗜古不减其父，曾读手跋赵孟奎《分类唐歌诗》残本，自言展转访购，几于心力俱殚。因摘其大略，以见前辈求书之笃，非后人所能及。云："赵氏《分类唐歌诗》，乃乡前辈藏本，后以售于先君者。先君见背后，先达为余言：'此书世间已无第二本。'予急归检之，按照目录，仅存十一，为惋怅者久之。因思以天下之大，好事者之众，岂遂无全书？传闻武进唐孝廉孔明(予昭)有之，托王石谷往问，无有也。先是托王子良(善长)访于金坛。甲辰二月，子良从金坛来，述于子荆之言，曰：'唐氏旧有其书，须价百金。'因思唐与于姻娅也，果能得之，鸠之以资，不过倾家之半，遂可公之于天下。俾读其书者，如入建章而睹千门万户之富。此生乐事，孰逾于此矣！盍再访诸？内兄严栱侯(桓)曰：'此韵事，亦胜事也，吾当往。'次日即行，道经丹阳，宿于旅店中。夜闻门枢声，鸡初鸣，邻壁大呼失金。诸商旅皆起，将启行，户皆扃鐍不得出。天明，伍伯来追宿店者，二十三人，栱侯为首，为与失金者比屋也，匍匐见县令，命各出囊中金，召失金者验之。多者数百，最少者栱侯也。及

验毕，皆非。棋侯曰：'可以行矣？'曰：'未也。'令不能决，当质之于神。舁神像坐广庭，庭中架赤炭，上置巨锅，倾桐油于火中，炎炎从油上出。向棋侯曰：'请浴。'棋侯叹曰：'毛斧季书癖害人，一至于此乎？赵孟奎之唐诗，其有书未可知，令余死于沸油何也？'一老人曰：'若无恐。苟盗金，必糜烂。不然，无伤也。'试以手探之，痛不甚剧，遂蘸油涂体，果无损，遂以次二十二人尽无恙。棋侯曰：'人谋、鬼谋，镬汤、炉炭，尽尝之，今可行矣！'又一人亦去。其二十一人方与旅店哄，事乃白。盗金者，店家也。棋侯抵金坛，促于子荆寓书唐孔明。答曰：'无之。'竟不得以书归。予趋迎，问《唐歌诗》，棋侯曰：'焉得歌，不哭幸矣！'予叩惊之，备述前事。既怅怏复踢踏焉！"

74. 梁吴平侯萧景神道碑，石刻皆反字，翁覃溪先生谓系汉隶"永初七年"。官壑及巴官铁盆铭，己、七、官子皆反字。见《娄氏字源》。案：近长洲叶鞠裳先生《语石》第九卷，反文一则，未及引此。

75. 余友丹阳吉城，字凤池。有《荀卿赋章句》，以《成相》三篇，缀于《赋篇》之后，属余序之。云："《汉书·艺文志》：'孙卿赋十篇。'今荀卿书《赋篇》，财有其七。唐大理评事杨倞，逡汉刘子政氏校上原第，撷《成相》三篇，与之同卷。隐以复《汉志》《七略》之旧，而未明揭其旨。或以《汉志》，《成相》杂辞，别隶于后，不可合并，遂留此憾以遗来哲。吾友吉君，专治荀学，定以《成相》三篇，校其时代，羼于诸赋之后，使复其所。别为条其章句，无以训故，仍取本书及《穀梁》家言，参错互证，秩然一贯。于是杨氏企望尘躅，历今千载，乃于今豁之。至其释疑祛惑，有逾杨氏，则又君之本学，非元和诸子所及见也。昔东原之治《楚词》，稽之《汉志》，名从主人，今君仿之，具可缮写。窃愿公诸海内，使大儒之赋与屈子并峙。则君之功，不后王叔师矣！"凤池昔以余序示缪先生，先生加以圈识。今检日记见之，

写入《丛录》，可以纾怀旧之思，盖与凤池不相见久矣！

76. 桐城姚叔节解元，余游皖始识之。出示《慎宜轩笔记》稿本，考证经史，率于微眇处契勘。其味悠然以长，文笔之洁，又其后矣！余匆匆旋里，采十数条存《丛录》中。《论衡》之秘，泄之以公同好。毋谓余之独擅也。今附记于后：

诗

陈氏《毛诗稽古篇》云："朱子于《郑风》，满纸皆淫媟之谈，《狡童》《褰裳》二篇，摹画荡妇口角，尤鄙秽无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诸口，不知大儒何以出诸笔也？每展卷至此，辄欲掩目。"永概案：郑释"亦既觏止"为"交媾"，于《溱洧》笺，何尝不有描摹？《泽陂》序无兄弟之文，郑则以同姓为淫。正义："男悦女云：'汝体之柔弱如蒲然，颜色之美如荷然。'"又，"女悦男云：'汝体信滑利如蒲然，汝形容俊大如荷然。'"此等语言，集传尚未若斯已甚。不知陈氏之目，不掩于笺疏，而独掩于集传也。

"'有母之尸饔'，未言父也。"严氏《诗辑》，以为无父。朱子善遂谓："孤子从军，见祈父之不仁。"钱氏澄之谓："宿卫之士，大抵死事之孤。"引"羽林孤儿"为证。永概案：《四牡》卒章"将母来谂"，笺谓："人之情，恒思亲者。"此诗有母无父即《四牡》卒章之比耳。诗者发声宣志，厥维天籁，忧念之情，因思加切。郑君所谓，殆通论矣！

"国既卒斩"，犹祖伊所云："天既讫我殷帝"，国乱而作危悚之词。故未斩而言斩，未讫而言讫也。注疏训为："诸侯自相残灭，而王不正之。"夫幽王时，王室荒乱如此，自正不暇，何暇正人？诗人不应作此舍己芸人之语。方望溪又以为指厉王前事之监，皆未得诗人之意。

国之盛也，世家子弟，莫不皆贤。及其衰也，世家子弟，先习于恶。盖世臣于国脉，隐相维系也。此《诗》之“皇父”，即皇父之后。“趣马”之“蹶”，即韩奕蹶父之后。“师尹”即吉甫之后。“申侯”即申伯之后。“幽王”即《斯干》熊罴入梦之子也。国家废兴存亡，故岂不以人乎哉！

观《东山》之诗，未尝无零雨之苦也。观《采薇》之诗，未尝无逾年之役也。观《江汉》之诗，未尝无山川之苦也。乃时之盛也，上下情通，师旅气振。今诵其词，岂弟之情，奋迅之气，邃然并集于目。若《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三诗，怨叹何其极也？“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与《王风》“尚寐无吪”，《桧风》“乐子之无知”，同一意兴矣！考其愁苦之事，不过石高路远，久雨滂沱耳！朝夕不暇耳！鲜可以通饱耳！盖上不恤下，远涉则同，而苦乐迥异。且政教不修，往必无功。岂如盛世之师，可以策敌制胜乎？宜其言之凄楚也。

《板》“善人载尸”。笺：“贤人君子则如尸矣！”不敢言语，时厉王虐而弭谤。永概案：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据此，则厉王有杀谤者之事，皆当时老成有识之人。此“善人”即指谤者。“载尸”如易之弟子舆师。正言善人被杀，载尸而去也。善人既被杀，而民愈病，念咿之声，莫有揆度，尚何所质以弭乱乎？

史　　记

《史记》每于愤惋不平处，又难以明言，往往归之天命，深致其意。如《项羽本纪》：“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六国年表序》：“盖若天所助焉！”《秦楚之际月表序》：“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李将军传》：“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

非天哉!”陈承祚亦得此旨,故于《诸葛武侯传》云:“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知言之君子,自能得承祚深心。又其评曰:“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亦作疑难推度之词。

汉　　书

《公孙宏传》:“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又云:“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邱墟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永概案:《朱云传》:“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然则,东阁开自宏,废自蔡,至宣乃复修之?宣宜贤矣哉!

《汉书》赞中用“哀哉”字,皆是冤惜非罪之词。如《李广传》云:“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武五子传》:“巫蛊之祸,岂不哀哉!”《霍光传》:“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王章传》:“刚直守节,不量轻重以陷刑戮,妻子流迁,哀哉!”《萧望之传》:“及其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辟宦竖所图,哀哉!”《冯奉世传》:“宜乡侯参鞠躬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自免,哀哉!”《何武王嘉师丹传》:“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以上凡七见。李广、王章、萧望之、冯参、何武诸人,死非其罪,世所共知。显禹山云虽自取灭亡,然博陆之勋,竟以绝嗣,亦人所不平者也。戾太子见害于江充,尤伦常之变,故以哀哉见意。至用“悲夫”字,则稍有不同。《梁孝王传》:“怙亲亡厌,牛祸告罚,卒用忧死。悲夫!”《爰盎晁错传》:“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睦两

夏侯京翼李传》:“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翟方进传》:“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 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元后传》:“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晁、京、翟,盖悲其忠;梁孝王、元后,盖悲其愚。惟冯参姊弟,既云“哀哉”,又云“悲夫”,乃深病之。

后　汉　书

《桓谭传》,殿本考证引《日知录》曰:“前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是谭曾受莽封爵,史为之讳耳!”永概案: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是谭之事莽,并不为之讳也。封爵之事,盖是偶遗。

《郑兴传》:“兴乃西归隗嚣,虚心礼请。”刘攽曰:“按文少一‘嚣’字。”永概案:刘以“西归隗嚣”为句,故云然耳。当以“兴乃西归”四字为句。兴本无意归嚣,特以尝为凉州刺史,乃西归而已。如真归嚣,则嚣虚请,正得所愿。又何必“耻为之屈”乎?

《马融传》:“昔毛遂厮养,为众所嗤,终以一言,克定从要。”注:“厮养,贱人也。”永概案:毛遂在平原门下为食客,非厮养也。《史记》“厮养卒”为张耳、陈馀说燕归赵王。燕赵罢兵,是亦“从要”也。融盖兼用二事。

南　史

《王裕之传》:“自敬宏至纶之,并方严,皆克日乃见子孙。盖家风也。”又云:“未尝教子孙学问,各随所欲。人或问之,答

曰：'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捶。'"永概案：此二事，皆不足法。一家虽小，亦必上下情通，而况父子之关天性乎？克日始见，其情之疏，有逾路人。以至敬宏之子恢之，请见不得，"阁外拜辞流涕而去"。岂复人理也哉！以云方严，未见其可。若夫子孙贤愚，各有其数，然尽有教而后善者，岂可以丹朱、宁越籍口耶？凡此皆祖清谈之余波，大乱之道也。

《袁湛传论》曰："袁门世滔忠义，固知风霜之概，松筠其性乎？"永概案：阳源死于元凶，愍孙徇于石头。宋齐之间，衣冠道尽。伟哉二忠，足厉薄俗。至于千里，虽拒命吴兴，然白头尚书，不终晚节。德章虽哭拜后主，然晋府长史，旋事开皇。其余诸贤，抑又下矣。哀哉！马仙琕言之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觍不知羞。史称义烈，其可当耶？"

褚裕之、淡之、秀之兄弟，妹为晋恭帝后。帝每有男，辄令方便杀焉。前后如此非一。宋武将杀恭帝，令淡之兄弟视后，后出，兵人乃逾垣杀之。读史至此，令人发指。伏完、董承虽忠于汉末，因椒房而更切。君父至重，骨肉至亲，乃忍背厥天良，希保富贵。其后彦回又卖宗与齐，褚氏一门，人道殆尽，宜贲、炤之愤恨终身也。

愧生丛录

责任编辑　王华宝

装帧设计　郭宝林

ISBN 7-80643-274-4

9 787806 432747 >

ISBN 7－80643－274－4
Z·20　　定价：6.80元